READERS

读者®

口戏

平庸乏味才是人生最大不幸

婚礼进行曲

“温顿列车”

ISSN 1005-1805

12>

9 771005 180158

扫描二维码 关注微《读者》

2015·12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593期 六月下

人生拿趣味做根底

◉梁启超

有人问我："你信仰的是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底？"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底。"

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什么"悲观厌世"这种字眼，在我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

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地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感觉趣味，也在失败里感觉趣味。

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在积极地活动。然而我从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都有趣得很。

精神上的快乐，可补过物质上的消耗且有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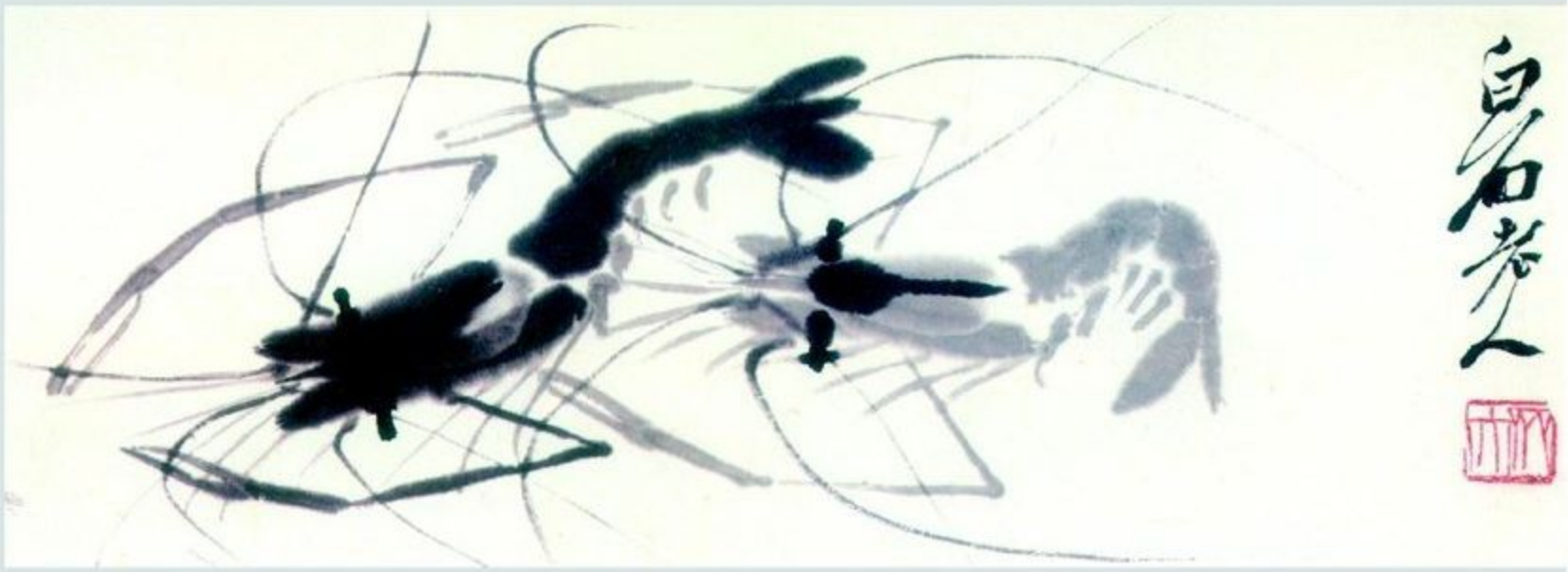
趣味的反面，是干瘪，是萧索。

晋朝有位殷仲文，晚年常郁郁不乐，指着院子里的大槐树叹气，说道："此树婆娑，生意尽矣。"一棵新栽的树，欣欣向荣，何等可爱。到老了之后，表面上虽然很婆娑，骨子里生意已尽，算是这一期的生活完结了。

殷仲文这两句话，用很好的文学技巧表达出那种颓唐落寞的情绪。我以为这种情绪是再坏不过的了。无论是对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倘若被这种情绪侵入，这个人或这个社会就算是完了，再也不会有长进，何止没长进，什么坏事都要从此孕育出来。

（**激扬文字**摘自豆瓣网）

齐白石绘



读者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吉西平
编委会执行主任 陈泽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 恢
副社长 副总编辑 侯润章 袁勤怀 任 伟

·编辑部·
主 任 张 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李 霞
编辑 贾 真 孙烈举
蔡 喆 马逸尘
美术编辑 刘全镛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0931)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 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 燚 8773039 姚宏霞 8773054
雷 洋 8773094 夏玉柱 8773092
颉慧雄 8845947

·广告部·
(0931) 8773029(传真)
总 监 杜孟瑛 8773309
广告经理 韩学斌 8773073
尹 莲 8773042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 任 王 祎 (0931)8722496
行政助理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176293
稿 酬 叶丽琼 8773352
邮 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新媒体部·
北京读者天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李 进 (010)59361208
经理(兰州) 周 丹 (0931)8773170

目 录 2015年第12期

文 苑

【卷首语】 1 / 人生拿趣味做根底 梁启超

【文 苑】 4 / 口戏 聂鑫森
6 / 就那么爱上他 三 毛
9 / 听雨室 陈丹燕
66 / 小鸟离巢 琦 君
68 / 回家 李 娟

【书林一叶】 16 / 我来到这个世上的意义 李光耀

【原创精品】 60 / 穿长衫的老裁缝 禹正平

人 物

【人 物】 12 / 永远是她的“蚌壳精” 林青霞
28 / 最有钱的民国文人 吴安宁

【名人轶事】 33 / 海明威替朋友还钱 秦 湖

社 会

【杂谈随感】 21 / 教养，就是要让别人舒服 刘主编
30 / 平庸乏味才是人生最大不幸 闫 红
36 / 禅意行旅 钟立风
42 / 中国式的聪明 庄佩璋
47 / 不是人人靠“拼爹” 白岩松
48 / 比贫穷更可怕的是不体面 陈思呈

【话 题】 24 / 我的爱情丢了 石 勇

【社会之窗】 54 / 婚礼进行曲 顾以宁

【资料卡】 37 / 面试前，你应该知道的数据

人 生

【人世间】 10 / 在路上，才感觉我是个父亲 卢美慧
22 / 一滴流给陌生人的眼泪 葛 闪
40 / 我将死去，但仍前行 保罗·卡兰斯

【人生之旅】 50 / 第15页和第16页之间 刘荒田

【婚姻家庭】 20 / 因驴肉火烧逃走的恋人 毛 利

【两代之间】 8 / 爸爸们的女权主义萌芽 宋 涵
62 / 淡，也许才是最深 爱 永

生 活

【心理人生】 14 / 青春逝去，不是从皱纹开始 Windy Ye
27 / 笨钱效应 刘威麟
43 / 为什么你就是忍不住发朋友圈 王 璞

【经营之道】 51 / 深入人心的一秒广告 张珠容

首届国家期刊奖　第二届国家期刊奖　第三届国家期刊奖　双高期刊

（总第593期）六月（下）

生活

【生活之友】 57 / 顾客等待心理的十条原则 David Maister
70 / 私房钱效应 罗尔夫·多贝里

文明

【在海外】 46 / 文明与野蛮 罗伯特·路威
58 / 美国人对奢侈品的另类追求 范　琪
64 / 拉什么马，用什么炮 阎京生

【他山石】 32 / 守法模范安德鲁 文　扬
44 / 最珍贵的遗产是什么 三　月

【历史一页】 34 / “温顿列车” 陈　墨

悦读

【幽默小品】 5 / 有害的食物 费方利
31 / 不开罚单的理由 朱　思
57 / 谁住贵宾房 寇士奇

【言　论】 23 / 言论

【漫画与幽默】 38 / 漫画与幽默

【影　像】 18 / 日常物品的涂鸦 Christoph Niemann

【话与画】 52 / 漫画与设计的融合 莱克斯·德文斯基

点滴

【意　林】 56 / 一等优雅 苏　芩
56 / 不肯红 知知堂
67 / 堕落 欧　南
67 / 耳朵掌控故事 伊塔洛·卡尔维诺

【点　滴】 13 / 耳才 张建中
15 / 把一样东西做好 蒋　勋
17 / 俯仰两无愧 酱香老范
17 / 美好 柴　静
26 / 满足 张佳玮
29 / 微书摘
49 / 缺乏热情的年代 齐克果
59 / 酸甜苦辣才是人生正餐 青　莲
63 / 一种孤独酿两种酒 朱成玉
70 / 微语录

互动

【互　动】 71 / “《读者》光明行动”（26）
72 / “《读者》光明行动”两周年特别公益活动(一)

艺术

【封　面】 晨歌（摄影作品） Shawn Van Daele

(((· 联系我们 ·)))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
《读者》信箱 730030
社　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网　www.duzhe.com
《读者》微信　duzheweixin
《读者》微博　@读者

·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

《读者》Web版　通过读者网订购
《读者》iPad版　苹果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Win8版　微软应用商店搜索读者
《读者》数字版　龙源期刊网、亚马逊、多看阅读等平台均有售，搜索读者
《读者》手机报　发送短信dub到659000
《读者》手机杂志　发送短信KTDZB到10658080
或扫描二维码订阅

移动用户　电信用户　联通用户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如有印装问题，请致电：(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 (0931)8822550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查询及其他有关稿酬的未明事宜，请与杂志社联系(0931－8773352)。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读者》(藏文版)定期出版

口 戏

◉聂鑫森

这所“五七干校”，全称叫“反修防修五七干校”，地处湘潭市远郊的茅山冲。有山有谷、有树有花、有水田有菜地，一栋栋的土坯茅草房，散落在山边、田畔、树林中。1969年冬，本市文艺界各个行当的人物，当然是多多少少有些“问题”的人物，都被遣送到这里来了。

我是戏工室的专业作家，曾写过几出古装戏，颂扬的是封建王朝的贤臣良将，属“阶级立场有严重错误”，被批得昏天黑地。能够来干校，我反觉轻松，比在单位没完没了地写检讨强上百倍。白天劳动，晚上开会，然后上床睡觉。就是总觉得饥肠辘辘，一餐一钵饭、一碟缺油多盐的小菜，荤腥更是难得一见。在家时，妻子亲操厨事，让我吃得饱也吃得好，从没有过饥饿的感觉。我是典型的“君子远庖厨”，不会也不想做饭炒菜，除了看书和写戏，什么事都干不了。

我当时40岁，正是大量消耗能量的年纪，饥饿的煎熬让我度日如年。

戏剧界的人被分在一个生产队，住在一个大院，每间房住8个人。我和曲艺团的口技演员乐众住上下铺，他上铺我下铺。原先虽和他碰过面，但交情不深。现在大家都落难了，顿感亲热。

乐众52岁了，他的爷爷和父亲都是有名的口技演员，可惜都已过世。他7岁开始学艺，干这行40多年了，最拿手的是学百鸟鸣叫，斑鸠、黄鹂、杜鹃、乌鸦、百灵、孔雀、麻雀……他学得惟妙惟肖。他曾随团出访过苏联和南斯拉夫。这是两个“修正主义”国家，乐众因此也就有了人生的“污点”。

乐众把口技叫作“口戏”，说远在明代就有了这个称谓。还说他的原籍是北京，祖上是清末著名口戏大师“百鸟张”张昆山的入室弟子，之后南下卖艺，就在湘潭定居了。

有一天晚饭后，我对乐众说：“我总觉得饿，难受。您呢，口戏大师?”

“吴致小友，彼此彼此，而且，所有的人都一样。我这辈子，会吃也会做，厨艺是相当好的，会做不少名菜。您呢?”

“蠢材一个，只会吃。”

“只会吃的叫美食家，会吃会做的叫吃家，我是真正的吃家。”

“乐大师，没事时给大家讲讲食谱，应该会有‘望梅止渴’的效果。”

“这是个好题材，我可以说得绘声绘色。”

冰天雪地，我们修了一天的水利设施，在食堂吃了顿半饱的粗菜淡饭，然后又去会议室学了两个小时的《人民日报》社论，才回到宿舍，洗脸洗脚，再上床睡觉。

22时整，熄灯了。

军宣队、工宣队的人，住在院子外面的那几栋屋子里。

床板的响声此起彼伏，每个人都在床上翻动，睡不着。

我听见上铺的乐众轻轻地坐了起来，接着他操着堂倌的语调，高喊一声：“欢迎3位来‘东来顺’，里面请!”接着又说，“涮羊肉3斤，上火锅、调料啊……”

屋里的人止住了所有细小的响动，都在屏息静

听。

乐众模仿3个客人移动板凳、落座的声音，再模仿一老叟和一对年轻夫妇的对话。

“爹，您先涮!”

“爹，儿媳先给您涮一筷子，这是礼数。”

“你们知道吗？在北京和北方其他地方，这涮羊肉叫作‘野意火锅’，是随满清入关传过来的。‘东来顺’肇兴于1903年，先是设摊；1921年，建起了馆子。此馆第一是羊肉好，选用的是内蒙古集宁的绵羊，且必须是阉割过的重五六十斤的公羊，每头羊宰杀后只有15斤左右的肉可供涮用；第二是刀工好，羊肉要冰镇后再切成薄片，一斤肉要切出6寸长、一寸半宽的肉片40至50片；第三是调料好，芝麻酱、绍酒、酱豆腐、腌韭菜花、酱油、辣椒油、虾油、米醋、葱花、香菜末，任各人喜好去调配。火旺了，水开了，涮吧。”

我的嘴角流出了涎水，仿佛闻到了满屋子的肉香、调料味。

接着，乐众用嘴制造出筷子夹肉时与碟子相触的声音、夹着肉在沸水中来回涮动的声音、舀调料搅拌的声音、夹肉入口咀嚼的声音，间或还传出添木炭的声音、火星子爆响的声音。老人手笨，将一个瓷勺掉到了地上，破碎声很清脆。

大家“啊”了一声，好像看见了瓷勺的碎片。

乐众忽然说：“今晚我们吃饱吃好了，睡吧，明日还要干活呢。”

这一夜，我睡得很安逸。

我们忽然觉得生活有盼头了，天再冷，活再重，饭菜再简单，都无所谓了，因为临睡前有一顿让人大快朵颐的“盛餐”。

说菜谱，有声有色，有场景，有人物，乐众投入了最大的创作热情，这是他过去从没有演过的节目。

松鼠鱼、鲜鲫银丝脍、全蛇宴、佛跳墙、熘白菜、大闸蟹……乐众有的表现制作的全过程，有的表现吃时的真实感受。

这消息不知怎么被别的宿舍的人知道了，熄灯后，也悄悄地蹲在我们宿舍的门边、窗前，听乐众说菜谱，好好地“吃”一顿后，再高高兴兴地回去安睡。

乐众在水田开秧门的时候，突然被勒令搬出我们宿舍，搬出这个院子，住进院外的军宣队、工宣队的那几栋屋子里去，而且是单间。干活也不跟我们在一起，他一个人到山冲里的一块坡地上放羊，不与任何人接触。

有一回，我因干活砸伤了手，被批准休病假3天。我装着午饭后散步的样子，离开大院渐行渐远，去了乐众放羊的地方。我没有走上前去，只是站在一丛灌木后，拨开枝叶往外看。乐众背对着我，站在一群山羊前，大声说菜谱，说的是任过湖南督军的谭延闿家厨做的一道名菜“神仙鱼”，从制作到品尝，声、色、香、味俱全。听完了，我忍不住大喊一声：“好!”

乐众转过身来，拱拱手，说：“我早看见你了，谢谢你来捧场！我在排新节目，总有一天要登台演出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五七干校”烟消云散，我们都回到了原来各自的单位。

曲艺团举办了“乐众口戏首场演出”，一票难求。乐众打发人上门给我送了一张第一排的票，还捎话说，除以往的传统段子之外，说菜谱是重头戏，望莅临捧场。我当然要去一饱耳福、眼福、口福。

观众疯狂地为说菜谱鼓掌、喝彩。

乐众说完“神仙鱼”时，忽然现场抓彩，对着我说：“坐在第一排正中的吴致先生，系我在‘五七干校’的同学，对‘神仙鱼’您可中意?”

我站起来，双手抱拳，大声说：“此天下美味，先生是独一份，我谢谢您了!”

（梦　爸摘自中国作家网，何保全、于泉滢图）

有害的食物

◎费方利　编译

医院的营养顾问在给一些社区护士做讲座。

“我们吃进肚子里的垃圾食品会损害健康，严重影响寿命。红肉很不好。起泡饮料有损胃黏膜。中餐味精太重。蔬菜是个灾难，因为有化肥和杀虫剂。我们都没有认识到，饮用水中的细菌对我们有长期危害。不过，有一种食物更加危险——而且我们都吃了，或者，以后某个时候会吃。好了，在座的有没有谁能告诉我，什么食物，我们吃了之后，会悲伤难受很多年。”

坐在前排的一位65岁的护士站起来说：“婚礼蛋糕。”

（余　娟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

就那么爱上他

◉三 毛

那一年秋天，我10岁或者11岁，是台北市中正国民小学的一名学生。每一个学期的开始，学校必然要举行一场校内同乐会，由全校各班级同学表演歌舞、话剧和双簧等节目。

记得那一次的同乐会上演了两出话剧，毕业班的学长们排练的是《吴凤传》。我姐姐被老师选出来女扮男装，演主角吴凤。

除了《吴凤传》，毕业班的学长们还在排练另外一出话剧《牛伯伯打游击》。这两个话剧组每天中午都在学校的大礼堂彩排。我吃完了便当，就跑去看姐姐如何“舍身取艺”。她演得不大逼真，被杀的时候总是跌倒得太小心，还细声细气地叫一声“啊！”吴凤被杀之后，接着就看牛伯伯如何打游击。当然，彩排的时候剧情是不连贯的。

彩排了几天，那个指导游击戏的老师突然觉得戏中的牛伯伯打土匪打得太容易了，剧情没有高潮和激战的部分。于是，他临时改编了剧本，用手向台下看热闹的我一指，说：“你，吴凤的妹妹，你上来，演匪兵乙！”

之后的午休时间，我的任务便是蹲在一条长板凳上，面前一大片黑色的布幔将我与前台隔开。当牛伯伯东张西望地经过布幔时，我就蹦出来，大喊一声：“站住！哪里去？”有匪兵乙，当然，也有一个匪兵甲。甲乙两人一同躲着，一起跳出去，一起大喊同样的话，也各自拿着一支扫把柄假装是长枪。

在当时的小学里，男生和女生是禁止说话，也不可能一同上课的。如果男生对女生友爱一些，或者笑一笑，第二天上学的路上，准会有人在墙上涂上“某年某班某某人爱女生不要脸”之类的鬼话。在那个时代，老师居然将我和一个男生一同放在布幔后面，让我们一同蹲在长板凳上，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们始终没有在排练的时候交谈过——他是一个男生。我们天天一起蹲着，那种神秘而又朦胧的喜悦却渐渐充满了我的心。总是在默数到17时，布幔外牛伯伯的步子正好踩到跟前，我们便一起拉开大黑布幔，叫喊着冲出去了。

就是那么爱上他的，爱上那个演匪兵甲的人。

同乐会结束了，学校的一切照常进行。我考试不及格，被老师喝问为什么退步时，我讲不上来。于是老师责罚我，打完后我撩起裙角，弯下腰偷偷

擦掉了眼泪。竹鞭子打腿其实并不怎么痛，只是我很想借此而疏解伤心。

那个匪兵甲，我只有在朝会的时候可以远望一下，要在队伍里找他倒也不难，因为他的头比别人光，也比较大。

那出戏演完后，隔壁班级的男生总是成群结队地欺负人，下课时跑到我们女生班的门口叫嚣，说匪兵乙爱上了牛伯伯。被误解已很难过了，更令人难过的是，上学经过的墙上被人涂上了鬼话——牛伯伯和匪兵乙正在恋爱。

有一天，我下课后走田埂小路回去，迎面来了一大群男生，双方在狭窄的泥巴道上对峙，那边有人开始嬉皮笑脸地喊，慢吞吞地："不要脸，女生——爱——男——生——"

我冲上去要跟站在最前面的男生打架，大堆的脸交错着扑向我。错乱中，一个几乎是在受着极大苦痛而又惊慌的眼神传递过来，那一瞬，我的心，尖锐而甜蜜地痛了起来。我突然收住步子，拾起掉到水田里的书包，低下头默默侧身而过。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下去，朝会的时刻，我总忍不住轻轻回头，眼光扫一下男生群。那淡淡的一掠，总会被一双漠然的眼睛接住。我总固执地相信，那眼神里的冷淡，是另有信息的。

中午不再去排戏了，吃完了饭，我就坐在教室的窗口看同学。也是在那一次，我看见匪兵甲和牛伯伯在操场上打架，匪兵甲被压在泥巴地上，牛伯伯骑在他身上，一直打他。那是雨后初晴的春日，地上有许多小水塘。我看见牛伯伯顺手挖了一大块湿泥巴，"啪"的一下糊到匪兵甲的鼻子和嘴巴上，被压在下面的人四肢无力地划动着。那一刹那，我几乎要窒息，指甲掐在窗框上都快把木头掐出洞来了，眼睛却不能移位。后来，我跑去厕所里吐了。经过那一次，我更肯定了自己的那份爱情。

在那长长的高小生活里，每天夜晚，我都在黑暗中苦苦哀求垂听祷告的神，苦求有一日长大了，做那个人的妻子。我哀哀地求，坚定地求，说绝对不反悔。

当我们站在同样的操场上唱出毕业的骊歌时，许多女生哭得稀里哗啦，女老师们的眼眶也是淡红色的。司仪一字一句地喊，我们一次一次地向校长、主任、老师弯下腰，然后听见一句话："毕业典礼结束。礼——成。散——会。"我没有按照两年来的习惯回一下头，而是跟着同学们往教室里冲。理抽屉，丢书本，打扫，排桌子，看了一眼周围的一切，这，就结束了。回家的路上，我尽可能地跑，没命地狂跑，甩掉想要同行的女生，一口气奔到每天要走的田埂上去，喘着气拼命地张望——那儿，除了阳光下一闪一闪的水波，没有什么人在等我。

进初中的那年，我穿上了绿色的制服，坐公共汽车进城上学。刻骨的思念，即使再回头，也看不见什么了。可我依然要在夜间祈祷了才能安心睡觉，那个哀求，与高小时仍一模一样。有一次，我反反复复祈愿，说着说着，竟然忘了词，心里突然浮上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无能为力的悲哀。

"当年，你真爱过牛伯伯吧？"

我笑了起来，说："没有，真的没有。"

许多年过去了，两次小学同学会，来的同学都带了家眷。人不多，只占了一张大圆桌。说起往事，我心中涌出一些淡淡的喜悦和亲切，毕竟这都已成往事了。

饭后，一个男生拿出我们那届的毕业纪念册——学校印的那一本。同学们尖叫起来，抢着看当年彼此的呆瓜模样。那一张张自以为是的小面孔，大半庄严地板着，好似跟摄影师有仇。

"小时候，你的眉头总是皱着。真受不了！"一个男生说我。

"原来你也偷看我呀？"我顺手拍了一下他的头。

轮到我一个人捧着那本纪念册的时候，顺着已经泛黄了的薄纸找名单——六年甲班。找到一个人名，翻到下一页，对着一排排的光头移手指，他，匪兵甲，在我眼前出现了。我连忙将目光移开，还是吃了一惊，好似平白被人用榔头敲了一下。"我要回去了，你们是散还是不散呀？"

大家喊喊叫叫地散了。坐车回家，付钱时，我手里握的是一把仔细数好的零钱。下车了，计程车司机喊住我，慢吞吞地说："小姐，你弄错了吧！少了5块钱。"我没有跟他对数，道了歉，马上补了。司机开车走的时候笑着对我说："如果真弄错倒也算了，可是被骗的感觉不大舒服。"

那天晚上，我躺在黑暗中，只能说一句："哎，老天爷，谢谢你。"

（**六月的雨**摘自哈尔滨出版社《倾城》一书，**李　晨**图）

爸爸们的女权主义萌芽

◉宋　涵

丹麦一所大学公布了一项跟踪研究结果：男老板在有了女儿以后，会改变他们对待女员工的态度，更容易给女员工加薪。

看到这项研究成果，我是相信的，同时想起了我的爸爸——有一天，酒过三巡，他和一个大叔在饭桌上争论起来：女人是否要努力拥有自己的独立事业。

有两个儿子的大叔说：“外面的世界，是男人的世界，女人的职责就是收拾家、带孩子。像我的老婆，现在每天带孙子，不知道有多充实。”老爸不同意：“如果我生的是儿子，我也会说，女的嘛，好好照顾家庭就行了；但有了女儿，我一定要说，女人必须得实现经济独立，这是拥有一切话语权和幸福的基础。”

我在旁边偷偷听着，心想：光听最后那句话，我老爸也算是个女权主义者呢。其实呢，我知道，还不至于上升到这样的高度。我的爸爸就是一个普通的男人。一个普通的男人，在一个男权社会里成长，见到的都是女人围绕着老公和孩子而活，曾经他一定像那个大叔一样，认为女人依附于男人生存，是条和“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一样不需要讨论的真理。直到有一天，一件事情发生了，让那个坚如磐石的“真理”裂开了一道缝——他有了一个女儿。

他有了一个女儿，那是一个小小的有趣的生命，会哭会笑，会乖也会捣蛋，会好奇，会问很多问题，写作文时也会一本正经地描述“我的梦想”。她和一个小男孩并没有什么区别啊。随着她渐渐长大，他开始有点恐慌：这个小精灵，将来真的会成为另一个男人所期盼和要求的贤妻良母吗？

他的恐慌不是庸人自扰，因为他太了解男人了，他自己就是这样的男人。一个男人，可能会理直气壮地要求妻子牺牲自我、成为他背后的女人，却很难容忍自己心爱的女儿被人如此对待。

在女儿面前，他第一次发现“贤妻良母”这个角色不太对劲。以前，他是多么理所当然地认为，女人的使命就是成为男人所希望的那种女人啊。否则，她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可现在，不对了。他看着她长大，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个奇迹，她明显并不是只有依靠男人才能体现自我价值，更不需要听男人那些愚蠢的指令。

王朔曾为女儿写道：“你还是婴儿的时候，只要一笑，就像太阳出来，屋里也为之一亮。”在爸爸眼里，女儿是没有性别的，他只看到一个美妙的生命——而这，正是女权主义的真谛：每个人，首先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生命，其次，才是男人或女人，这个先后次序不能颠倒。在这个基础上，几乎所有的“因为你是女人，所以你必须……且不能……”的行为准则，都是经不住推敲的。

在微博上，不少大V们会时不时转发他们女儿的微博与照片，疼爱欣赏之情溢出网页。这些照片，多是女儿们让他们骄傲的时刻：拿到了知名学府的毕业证书，穿着优雅的小礼服参加朋友们的party，因特殊才华或事业成就而获得某项嘉奖……然而，没有一个爸爸会因女儿给丈夫做了一

听雨室

◉陈丹燕

很早以前，古印度有个小国王，住在沙漠深处的宫殿里。因为正处在金银宝石成河的古代丝绸之路上，所以他的宫殿里应有尽有。

传说中，他的宫殿里有最美丽的皇后，莫卧儿皇帝在宫中的水池倒影里看到她一眼，都无法忘怀。

传说中，他的宫殿墙上装饰着无数的细密画，用藏红花汁画成的花朵永不褪色，那些细密画之间镶嵌着无数彩色宝石，还有无数水银碎片。当夜晚到来，只要点起一根蜡烛，整个宫殿就会如晴朗的夜空那样，闪烁着无数细小明亮的光芒。

传说中，他宫殿的天花板上用无数金片镶嵌出云朵的图案，整整用了80千克的金子才完成。

有一天，我在土路上跋涉，经过了炙热的戈壁，经过了尘土飞扬的山丘，终于到达他的要塞。我穿过红砂石的要塞，经过已经被磨得能照见影子的石子路，经过已经干涸了的水池和已经变旧了的凉亭来到后宫。

我看见，猛烈的阳光里有一扇蓝色的小木门，里面是一间幽暗的小房间，墙上画着红蓝相间的波纹。墙上有一个凹处，墙下有条用金条包着的细缝，旁边还有一个用金子做的旋钮——国王的听雨室。

当他想念水滴的声音，宫中四处的喷泉也不能满足他时，他就到这间小室里坐下。一个仆人将银罐里的清水倒入墙壁凹处的水缸中，另一个仆人旋动旋钮，按照他的喜好调整落水的声音。有时他想听急流的声音，那便是淙淙；有时他喜欢细流的声音，那便是潺潺。

原来对他来说，世上最美妙的声音，就是流水的声音。

这是印度大沙漠深处，从前的沙漠之舟，如今的拉贾斯坦邦，这里有炙热干燥的大地，终年少雨。传说中，要是那里下雨了，人们不是急着往家跑，而是急着往外跑，他们欢喜的眼泪和着雨水，在黝黑的脸上、身上尽情流淌。

（**阿　喆**摘自浙江文艺出版社《我的旅行方式》一书）

顿丰盛无比的晚餐而骄傲。不是说照顾老公有什么不对或不好，而是对参与了女儿生命成长的爸爸来说，他们都怀着一个朴素的愿望：愿这个生命能发挥她最大的潜能，能自由而美好地活着，这胜过一切。

一位父亲在TED演讲里反省自己的教育方式。他发现，他对儿子和女儿的要求完全不一样：他不允许儿子哭泣，希望他阳刚冷酷，像个“做大事”的人；对女儿却是随时容忍她的撒娇。他一直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直到有一天，他问他儿子和其他几个男孩：“如果你们被人说像个姑娘一样，你们会怎么想？”男孩们都回答：“会觉得特别羞耻，还不如不活了。”他大吃一惊，质问自己：“如果一个男孩认为像女孩那样活着是羞耻，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和教育我们的女儿？”

这位父亲意识到了，假如所有的儿子都是那个“做大事”的人，那么他的女儿将会终生被囚禁在琐碎的小事里，还被男人瞧不起。他必须允许儿子柔软，也要鼓励女儿坚强。“他”和“她”应该互相欣赏与帮助，共同承担所有的大事与小事。

每一个女孩的诞生，都给了一个男人重新审视性别平等的机会。我的爸爸是一个普通的男人，也曾经非常大男子主义，但在有了我之后，他知道他无法庇护我一生，于是希望我能有一技之长，能独立思考，不信那些性别偏见的邪。如果他是一位企业家，看到女员工们以自己的劳动与智慧换取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筹码，大概也会像文章开头那项研究结果显示的，愿意给她们更公平的薪酬，而不是对她们说：“女人搞好家庭就可以了。”毕竟他也希望，这个社会可以用更公平的方式对待我。

这就是爸爸们的女权主义萌芽。从爱一个女儿开始，从希望她更少受到性别的偏见和束缚开始，从祝福她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走自己想走的路开始。

（**岸芷汀兰**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只有时间不会撒谎》一书，**勾　犇**图）

郭刚堂踏上了漫漫寻子路

在路上，才感觉我是个父亲

◉卢美慧

郭刚堂，45岁，山东聊城人，电影《失孤》中刘德华扮演的角色“雷泽宽”的人物原型。1997年9月21日，郭刚堂两岁的幼子郭振走失，从此他踏上漫漫寻子路。十几年来，为了寻找郭振，他骑摩托车找遍了全国除新疆、西藏外的所有省份，行程逾40万公里。但18年过去了，儿子郭振至今仍未找到。

失子，两个自己决裂的时刻

郭刚堂的儿子被人贩子抱走后，他曾发动亲友进行过拉网式搜索，但无济于事，于是他骑上摩托车，开始天涯寻亲。就像《失孤》中那样，一辆摩托车，插着印着儿子照片和信息的旗子，一个破旧的黑色挎包里塞满寻人启事，还有两件换洗衣服。再有就是一挂妻子做的印着烙画的葫芦，那是他一路的盘缠。

以山东聊城的家为起点，北到漠河，南到海南，十几年里，他走遍了每个可能有消息的犄角旮旯。一张用旧的中国地图上，郭刚堂用红笔和蓝色箭头密密麻麻地标记着自己的足迹。

郭刚堂喜欢电影中刘德华的特写镜头，布满皱纹和泥垢的脸，黯淡空洞、几近呆滞的眼神，都能诉说出自己十几年经历的艰辛。儿子刚走失的一两年，他有次骑车到河南，兜里只剩一毛五分钱，可他太饿了，就找了一家面馆。看着老板面善，郭刚堂小声问：“您能不能……”后面的话没说出口，郭刚堂就眼泪上涌，扭到一边攥紧拳头捶地。

多年后回忆起那个场景，郭刚堂觉得那是和前半生的自己决裂的时刻。在那之前，他是村子里最有出息的后辈，在20世纪90年代末，他一天就能挣上一两百块。他模样不错，自小人缘好，又有一副好嗓子。有次在歌舞团下乡表演时凑热闹，他连唱带跳《冬天里的一把火》，歌舞团老板甚至想挖他过去唱歌。可在儿子走失之后，他的体面，连着他20多岁时的自尊和志向，一起没了踪影。

只有在路上，才对得起儿子

郭刚堂一路乞讨、流浪。为了省钱，他找寺庙、道观借宿；怕跟饭馆老板、街头混混、桥洞里占地盘的流浪汉起冲突误事儿，所有挑衅、嘲笑、刁难他都不去理会；明明笑不出来，他也要硬挤出一张笑脸，求路上的人行个方便。

很多人劝过他，不如重新开始。但即使后来又有了两个孩子，郭刚堂依然听不进去。铁哥们儿付成说，郭刚堂出去四五年后，他绕了一个大弯儿说：“也该顾顾家里了。”付成至今仍记得郭刚堂那张脸，从木然到愤怒。妻子张文革从没阻拦过丈夫，她知道自己拦不住。最初几年，她目送丈夫骑摩托车出门，然后在安了电话的邻居家等着电话线那头报平安。有年冬天，郭刚堂在内蒙古，看着地图上镇子和镇子离得挺近，但真骑起来，发现荒野里一处人烟都没有。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手指裂开口子。半夜实在骑不动了，他就躲在一个小土堆后背身休息，困意阵阵袭来，可零下30℃的气温，他知道一旦睡过去人也就没了。他只能在旷野里蹦跶着取暖，挺到天明。

他有没有想过放弃？只有一次，他骑到大别山遇上大雨。山里的大风让雨点加速，石子一般砸在他的头盔上，发出爆炸一样的声音。山路上，摩托车推不动，雨水灌到头盔里顺着头皮往下淌，郭刚堂在心里抱怨：“老天爷，我都已经这样了，这雨就不能停吗？风就不能小点儿

吗？”老天爷没听，一股强风把郭刚堂和破摩托车一齐拍在山路上，所幸路一侧有一排一尺多宽的水泥桩，不然掉下去就是悬崖。郭刚堂被卡在水泥桩中间望向悬崖，觉得跳下去也挺好。“不是想放弃郭振，是想放弃自己。”但这时候，歪斜的摩托车后座上的旗子还在风雨里飘着，发出“啪啪”的声响。他幻听了，那声响像是郭振在说：“爸爸别难过，我一直陪着你呢。”

在电影里，刘德华说：“15年了，只有在路上，我才感觉我是个父亲。”这基本是郭刚堂对导演彭三源说的原话。彭三源觉得，在无数寻亲故事中选择郭刚堂作为主线，除了十几年骑行寻子的故事具有天然公路片的架构外，在一次次希望与失望交织的过程中，郭刚堂更展现了人性中最坚忍的意志与爱，他是把无形的父爱具象诠释得最充分的人。可郭刚堂说，这些年皮肉上遭受的痛苦更像是在赎罪。只有在路上，他才觉得对得起儿子。

回家的路，一走18年

2011年秋，有志愿者告知郭刚堂，山东蒙阴有个跟郭振年纪相仿的孩子是被拐去的。当地警方提供信息说，这孩子左脚上有一块伤疤——左脚上的伤疤是郭振最明显的特征。

当地警方公布DNA比对结果的当天，郭刚堂的心几乎提到了嗓子眼儿。原本说12点电话告知，一直到下午4点，电话铃才响起。全家人屏住呼吸，用力倾听，对方告知的答案是，不符合。

张文革起身，把呆坐在沙发上的郭刚堂抱进怀里，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隔了很久，郭刚堂说了一句：“咱明天还是去一趟吧。万一DNA弄错了呢？”见到孩子的那一刻，郭刚堂想扑上去解孩子的鞋带。那孩子一下把他推倒在地上。这次摔倒让郭刚堂瞬间清醒，他甚至庆幸眼前这个目露仇恨的少年不是他的儿子。临走之前，他拉着张文革给孩子的养母跪下，说谢谢她没有把孩子给养死。

郭刚堂恨买孩子的人，但心里也承认，这些人养大了很多来路不明的孩子，让他们有了家、有饭吃。“也许其中有一个就是我家郭振，所以我跪了”。这一跪，似乎是跟骑行岁月的告别。那之后，郭刚堂又去了一次浙江，骑了一万五六千公里，仍是一场空，那是他最后一次长途骑行。《失孤》结尾，刘德华骑着摩托车继续上路，画外音是禅师开导他的话：“他来了，缘聚；他走了，缘散。你找他，缘起；你不找他，缘灭。找到是缘起；找不到是缘尽。走过的路，见过的人，各有其因，各有其缘，多行善业，缘聚自会相见。”

郭刚堂喜欢这个结尾，在很多个借宿禅院的夜晚，同样的话，他听过很多遍。这么多年，通过不断地审视，郭刚堂跟自己说，也许该换个方式了。这一路，郭刚堂目睹了100多起车祸，许多人当场死亡，其中骑摩托车的6起，车主都死掉了。郭刚堂决定，不出去了。

郭刚堂在寻子路上不停地看小郭振的照片

对话郭刚堂：逼出人性最坏的一面

记者：很多人因为你的故事而感动。

郭刚堂：这些年，很多人说我是个伟大的父亲，把我抬得很高。但我一点也不伟大，我是无奈，也缺乏在磨难后立即重新开始生活的勇气，所以才有了那些年的经历。再有，我很怕别人把寻找孩子的过程定义为“温情”，真的不是这样，这个过程无比残酷和现实。温情，只是人们最愿意相信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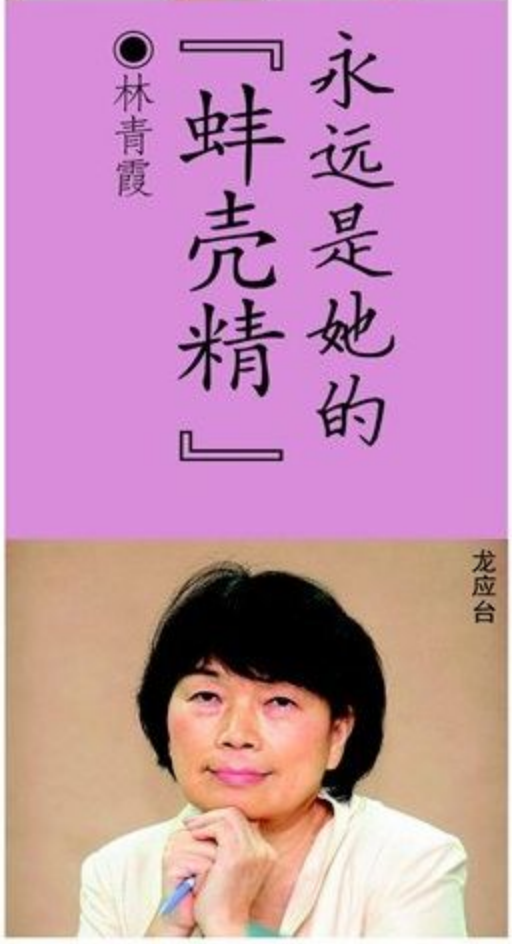
记者：有哪些残酷的事？

郭刚堂：电影里那个叫曾帅的孩子最终找到了家人，一家人相拥而泣，这是多少失去孩子的父母梦寐以求的场景。但真实情况是，这种场景很少。我认识一对夫妇，历尽艰辛找到了孩子，怕影响孩子考大学，两口子忍了将近两年不去认孩子。高考结束后，两人在考场外等孩子，接下来大家想应该是个温情的场景吧？但不是，孩子的养父母来了，冲突就起来了，最后这个孩子帮着养父母打亲爹亲妈，这才是现实。

（**阿　举**摘自《新京报》2015年3月29日，**张进刚、韦　鹏**图）

永远是她的『蚌壳精』

◉林青霞



你是我的“蚌壳精”

和龙应台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徐克家的饭桌上。那天，南生介绍说，她当过台北市“文化局局长”。

她长得娇小，声音非常悦耳，我们聊得很愉快。晚饭后她急着要走，因为小儿子飞飞在家。我看到一个瘦瘦小小的人，背一个很小的包包，脊背挺得笔直地走出去。我看着她的背影就想，这个人一定有很多故事，我有一种很强烈想了解她的感觉。能否成为朋友，往往是一种直觉。

后来我们走得近了，常听她跟母亲通电话，很不寻常。她的母亲失智了，但她在电话里总说：“你的名字叫美君，我是你的女儿龙应台，我是小晶……”那种孝顺，让我感动。

她有一种独特的性感，一种糅合了女人的柔顺和男人的果断的美。到任何环境，她都能很快掌握气场，进退有度，我觉得她做什么都会成功。有时候我会惊叹，她小小的身体里怎么会爆发出这么大的力量，这力量大到有时候会伤了她自己。

她很真，很透明，但做起事来有谋有略，比方写一本书，该怎样收集材料，怎样计划、操作，她自有章法。她观察事物很敏锐，写东西很入骨，一针见血，直接刺激到你的神经。我读《目送》里“四郎探母”一节，大颗的泪珠往下落。

在写作方面她是人中翘楚，在生活方面她却是痴人一个。她写起文章没日没夜，衣、食、住、行却全不花心思。

她在香港大学的工作室内闭关撰写巨著《大江大海 1949》时，非常辛苦。她一天到晚在楼中工作，直到整座山都黑了，四下里空无一人，只有杜鹃的啼声与之相伴。我打电话问她：“你那边有没有饭吃？”她说：“哎，忘记了，今天没吃中饭，也没吃晚饭。”其实，我早已料到，她不会准备吃的，因为她根本不会照顾自己。于是，我和小秘书决定给她送饭。

那晚，车子缓缓地驶上山，这里不像香港的夜晚，很静，周围不见一个人，也没有其他车子往返。

我和小秘书下了车，山上的树叶被风吹得“唰唰”作响，万分寂寥。我们转进香港大学柏立基学院，学院大楼是中国庭园式回廊建筑，楼梯转角的灯泡好像坏了，忽明忽暗。我身上那件开司米针织雪白大袍子给风吹得飞了起来，心里有点毛毛的。往回看，小秘书穿着一身绿衣服，两手各拎着一袋东西，正低着头往上爬，那是我在家里刚煮好的饭菜，热腾腾的，还冒着气。我心中暗笑，这情景好像白蛇和青蛇给书生许仙送饭似的。

门打开了，昏黄的灯光下，“书生”显然已经心力交瘁，见到我即刻露出灿烂的笑容。伴着满室的书香，她高兴地给了我一个满怀的拥抱，说：“青霞，你真是我的‘蚌壳精’。”

我环顾书房，室中央放着一个大画架，架板上架着厚厚的一叠像麻将纸般大小的纸张，纸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和线条，朦胧看见是“俘虏营”“长春”“满洲国”等字眼。左边长桌上放满了书。我走向窗前，窗外一片漆黑，一座座山深得见不着人影，却偶然看见被月光照亮的繁叶在风中起舞，我冲口而出：“这里好聊斋噢！”“书生”忙摇手认真地说：“你不要吓我！这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们把墙边的小圆桌拉开，摆上饭菜，我陪着她吃。碗筷不够，她请小秘书到楼下已打烊的餐厅去借。她连碗筷都拿不稳了。我想她大概是饿了，又可能是因写作而体力透支。我赶紧帮她夹菜，她这才定下来吃饭。刚缓过气来，她说：“青霞，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话说古时候有一位书生到海边散步，见到沙滩上有个活的蚌壳，快被太阳晒干了，便顺手拾起往海里丢去。过了几天，书生发现每天晚上家里都有丰富的饭菜摆着，觉得奇怪。有一天晚上，门外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书生打开门，见到一名美女，美女说她就是那天书生丢入海里的蚌壳。”

“哈！哈！哈!”书房里充满两人清脆的笑声。

你教我打扮，我教你思考

自此之后，我真成了她的“蚌壳精”。她认为作家不可以太享受，所以没请佣人。你绝对想象不到一个经常要查书、看资料、写作的作家，家里的灯泡竟然旧得昏黄而亮度不够。

有一阵子“书生”发现宿舍里有臭虫，她大惊失色。我请小秘书派除虫专家去杀虫，“书生”安心了，又很“学术”地说：“这是全球化的结果，美国、德国的臭虫都在以几何倍数增加呢。”还好“书生”巧遇“蚌壳精”，灯泡不敢不亮，臭虫也没法久留。

除了照顾她吃饭，穿衣也是我照顾的范畴。她不懂打扮，对外表极不敏感。我曾经送她一条裤子，两只裤脚各有一根带子系住。有一天见面，我发现那条裤子的一只裤脚的带子不见了，另一只还绑着。当时我没好意思说。第二天见面，她还穿着那条裤子，还是一有一无。我忍不住了：“你知不知道，你一个裤脚的带子不见了?”她说：“是吗?没有了吗?”我说：“你是我见过的最不爱漂亮的女生。”她趴在我肩膀上“咯咯咯”笑个不停。

她常常要出现在各种演讲场合，要上镜头，要介绍她自己，但好多次她都穿露趾凉鞋；她有一条裤子穿了25年，裤管都起了毛边，看得一帮朋友很着急。后来我送她一双黑色鹿皮的包头小坡跟鞋，百搭。穿衣服，南生建议她只穿黑或白；我建议她，不要穿得太正式，带点休闲才好，至于颜色，白、黑、灰、米、卡其色，怎样配都不会出错。

在我的“熏陶”下，她渐渐有了自己的审美。哪天她特别顺眼、好看时，朋友必先来个称赞，接下来的一句话一定是：“林青霞教的，对不对?”她也不避讳，爽朗地大笑。后来我到香港大学去旁听她的课，我们的缘分也更进一步，亦师亦友的时相往还。她说：“你教我打扮，我教你思考。”

她有思想，而且敏锐。我们一道看电影，她常有独到的见解，一语道破。她思考的时候不笑。我就提醒她，做一个公众人物，看到镜头就要笑，微笑，哪怕你在思考。她现在很会笑了。

她回台湾做“文化部部长”，我为她准备了几件最简单的化妆品：一盒粉、一支大刷子，很简单，不用打底，像刷墙一样涂匀就可以了；一个腮红、一管口红，也很简单，不用描边描线，只要涂上抿一下嘴就可以了。

本性里，她是一个纯真的小女孩，至今葆有童真。她离开香港时，对我说：“青霞，不要放弃我。”这是她表达友情的方式，很特别。

2014年12月，她卸任台湾“文化部部长”，终于又做回了“书生”，我为她高兴。而我，永远是她的“蚌壳精”。

（**赵子靓**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窗里窗外》《云来云往》）

耳 才

◉张建中

在一次采访中，记者问崔永元：“你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口才?”

崔永元笑了一下，回答说：“其实我的嘴很笨，只是‘耳才’还可以。”

“‘耳才’怎么说?”记者又问。

崔永元回答：“聊天、谈话的关键是要听得好。”

记者再问：“怎么才算是听得好呢?”

崔永元答道：“听人说话能听到画龙点睛，此一境界；听人说话能听到入木三分，又一境界；听人说话能听到刻骨铭心，是最高境界。”

崔永元连用三个成语，说明倾听的三种境界。生活中，一些人常常重说轻听，光有口才却无“耳才”，很容易掉进自己挖的陷阱里，致使沟通效果大打折扣。其实，越是善于倾听的人，越能得到他人的尊重，与他人的关系越融洽。

（**碧 影**摘自《广州日报》2015年4月10日）

青春逝去，不是从皱纹开始

◉Windy Ye

晚上，和朋友去听了一场关于欧盟经济的研讨会，法德两国的教授和听众唇枪舌剑，好不热闹。

也许是工作日的缘故，放眼望去，百分之八十的听众都是老年人，白发苍苍、满脸沟壑，有的听力已经弱化了，同步翻译器调得有点响，有的视力不太灵光，戴着厚厚的眼镜。

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的专注。他们认真做着笔记，抢着发言，针锋相对地辩论……相比起来，在场的年轻人倒显得吊儿郎当，时不时会掏出手机刷一下社交网站。

其实，无论是公开性的研讨会、新开放的艺术展还是在公共图书馆，经常能看到很多老人，而他们的学习态度常常让我感到羞愧。

记得某次我在一个学外语的社交网站上，碰到一位72岁的法国爷爷，他说自己退休之后开始自学西班牙语，每天要看两个小时网络教学，再做两个小时练习。发完这行字没多久，他立即又打上一行说：“对不起，我学习的时间到了，回聊。”

之前在洛桑旅游时，我也遇到一位70多岁的老爷爷，他告诉我，他现在正在大学里学习制作机器人，兼修戏剧，还强烈推荐我去看他们学校的机器人展。

相比起来，我们的父辈们，学习热情就没这么高了。

且不说七八十岁的老人，就连刚满50岁的中年人，都带着一种“我已年过半百，学不了新东西”的思想。

2014年10月，父母来巴黎看我，因为实习请不了假，我只好在上班前领着他们到景点，下班后再到离他们最近的地铁站接应。

按理说，地铁里标识明显，终点站跟地图对上，换线不会太难。况且父母虽然不会外语，可发短信时也是用拼音输入法的，字母在他们眼中总不至于是长一个样的蝌蚪。

但在我讲解加示范，带着他们换线二三十次之后，我妈还是做出一副“我不会”的摊手状，而我爸完全没在听我说话。

有一次，我们踏着关门铃奔上地铁，老爸被落在外面，他不知道怎么坐下一班车到下一站与我们会合，我只好让老妈在下一站站台上原地等候，自己则绕回

把一样东西做好

◉蒋 勋

我们会尊敬把一碗好吃的贡丸汤端到你面前的这个人，他在这个社会里有一个被我尊敬的地位，因为他把一样东西做好了。生活美学里，他不是一个空口说白话、讲一大堆空洞理论，而最后无法把事情踏实做好的人。

最近我得到一份自己很珍惜的礼物。有一位朋友从日本带了一盒珍贵的面条给我，放在漂亮的原木盒子里。我打开时十分惊讶，因为盒子里附有一张官方发出的证件，上面有红色的印章、负责人的名字，表示这面条由他制作、由他负责任。产品取名为“松の雪”，松树上的雪，就是冬天下的雪落在松枝上面，有松树的香味，而且非常洁白。盒内一共有三十把面条，每一把都用红色的纸圈住，光是视觉上就美得不得了。说明书上写明面条需要煮几分钟，水开了以后再加一次冷水，然后再沸一次，不需要加入其他的配料，只要一点点醋或者酱油拌起来就香得不得了。

一个国家的文化可以尊重手工业到如此的程度，让我十分感动，这才是真正的生活美学。

（烈 子摘自《信息时报》）

去把老爸接过来。

而那几天，老妈对我重复最多的话就是：“我已经50岁了，怎么可能记住这个单词。”

可是，有一天，他们自己去超市买东西，收银员少找了他们几欧元，他们则通过各种比画把钱要了回来；之后，他们参团去意大利旅游，跟大家走散后，也是一路对着地图坐地铁，安全到达酒店。

同样的，妈妈的朋友是家庭主妇，她在法国待了快20年，法语依然处于初级阶段，也没有打算去学。对此，她总是跟我说：“阿姨来法国的时候已经30多岁了，学不会了。”

真的是学不会吗？还是一种认命式的自我暗示，把大脑变成了滴水不进的铜墙铁壁？或是一种赶集似的慌张，巴不得30岁过完人生，40岁步入老年，50岁脑子已经不需要转了？又或是在填鸭式教育下，对非应试知识的习惯性漠视？抑或是疯狂追求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对学习的急功近利？于是，在职场奋斗接近尾声时已不需要任何学习？健全的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确让发达国家的人更放心地去陶冶情操，纯粹为了兴趣学习，而不需要担心时间成本，也不需要像国人一样拼命赚钱存钱，养老防病。

但可怕的是，那种到了一定年纪，便不再想跟上时代的封闭思想，和那种考试不考、职场不用便不学习的功利心。

如今的欧洲，在经济方面已经比不上狂奔的中国，中产阶级的收入也开始不及国内。

但是，在文化领域，中国依旧有所欠缺。民众的学习意识依然薄弱，国家对文化和教育的投入，相较国外，也可谓吝啬。

而发达国家之所以仍然“发达”，也许，就体现在文化的沉淀和对精神领域的不懈追求上。

在这里，学习不只是因为有用才被需要，而是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一种享受。

退休的老人学外语、研究新科技都太普遍了，他们也一样面临着记忆力、听力、视力下降的问题，单词一遍记不住，就多背几遍；课一遍听不懂，就录下来多听几遍，耐心点总能有收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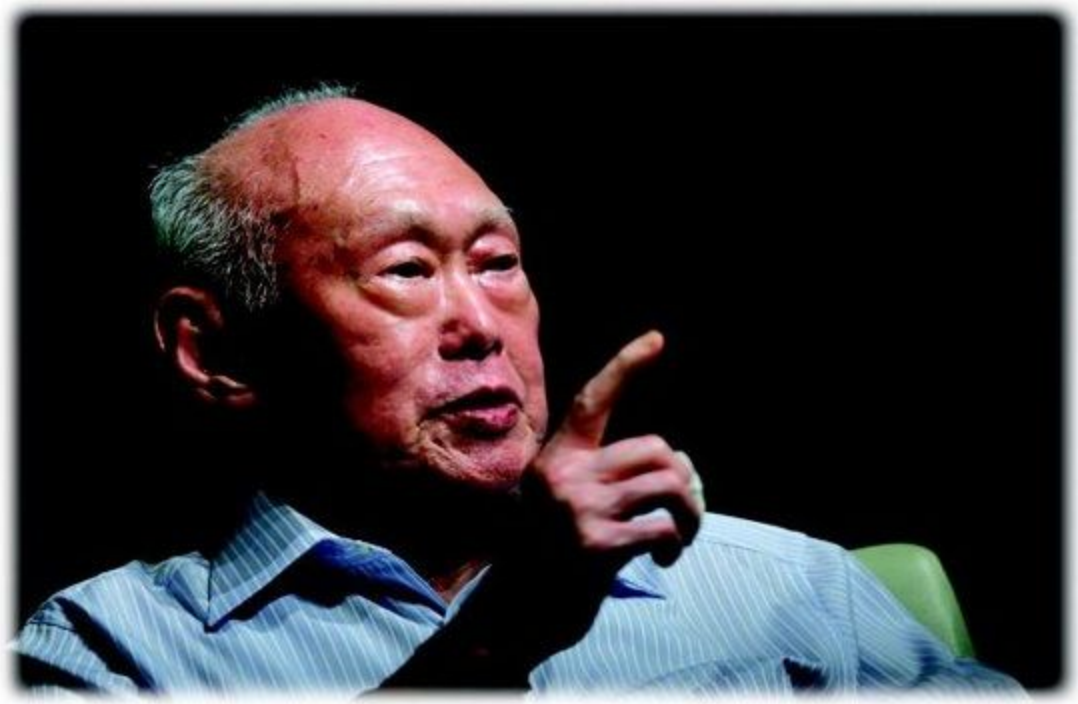
他们不会有年事已高的认命心理，更不会有老了就学不会新东西的看法。

教育的目的、知识的获取，不仅是为了构建生存的框架，或是为了塞满荷包。它还在于，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拥有更透彻的理解、更多样的视角和更广阔的包容度，从而带来更丰富的愉悦方式和更平和的生活氛围。

等我们老的时候，可纵论时政，可追逐新科技，可与其他国家的人交流广场舞的技巧，可摆脱走马观花又强迫购物的旅行团去自助游，这样是不是比待在家里要有趣一点？

更重要的是，这种不断前行的状态，会让人忘记年华的流逝。因为青春逝去，一定不是从皱纹开始的，而是从好奇心和求知欲的丧失开始。

（娟 子摘自凤凰网博客，王 青图）



我来到这个世上的意义

◉李光耀

我的日常生活安排都是定好了的。早上起床洗好吃好后，先要把电子邮件清理一遍，接着读当天的报纸，然后锻炼，之后差不多就到午饭时间了。午饭后，我会出门去我在总统府的办公室，处理一些文件，然后开始写文章或者演说稿。下午和傍晚，我有时候会有采访安排。在见完记者之后，我会找我的中文老师学一两个小时的中文。

好些年前我就养成了每天坚持锻炼的习惯。现在我89岁了，但是有事的时候我依然能坚持到很晚才睡，而且我走路时完全不用手杖。我还记得30多岁的时候，我多么喜欢抽烟和喝啤酒。后来我发现，烟抽多了容易在竞选演讲时失声说不出话，于是我就戒了烟。那时候医学界还没有把吸烟和肺癌、咽喉癌等癌症联系在一起。后来我对烟的味道可以说极其反感，这也让我自己很吃惊。30多岁时我就有了啤酒肚，从媒体发布的照片上我自己都能看到。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于是我开始打高尔夫球，想靠这个保持体形。但是后来我觉得打高尔夫球不管用，于是转而开始游泳和跑步。现在，我每天分3次在跑步机上面走，早上12分钟，午饭后15分钟，晚饭后15分钟，雷打不动。前几年我还能在每天晚饭前游泳20～25分钟，现在不行了。总的来说，如果没有严格自律和坚持锻炼，89岁的我应该不会有现在的精力。

虽然卸下了所有行政职务，但我还是坚持去见不同的人。我相信，如果你想保持眼界的开阔，想要跟上形势的变化，就必须不停地接触各式各样的人。除了新加坡，我也经常见来自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客人，当然，中国、欧洲国家、美国的客人也会见，只是相对少一些。我非常注重一点，除了见以前的老朋友和各国领导人，我还会找机会跟那些来自其他领域的人聊天，学者、记者、企业家或者普通人，我都不介意。

没了政府内一切职责的我，跟以前相比确实知道的信息少了，也就没有了那种时刻追求变革的紧迫感。所以我不会再干预什么事，而是让现在的领导层做他们认为正确的决定。现在我已经很少对政府提案提反对意见，至少，是比之前我还担任职务时少很多。因为放权意味着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参与内阁会议的讨论，说明自己的观点。偶尔当我非常强烈地反对某个提案的时候，我会直接跟总理（李显龙）讲我的意见。

能活着很好，但是人终有一死。年轻的时候，谁愿意去考虑死亡？但是我已经89岁了，我必须直面这个话题。我一直在想，我将如何死去。我生命的终结是伴随着心脏突然停跳，还是长期卧床不起，慢慢耗尽？我当然希望来快的。

不久前，我提前做了一份预先医疗指示，意思就是如果我有一天陷入那种必须靠插管维持生命而又不可能再恢复健康的情况，那么我的这份预先指示就授权医生为我拔管，不再继续维持我的生命，让我能死得利索点儿。我和我的律师还有医生，一同在这份文件上签了名字。

如果我不签这个东西，那么将来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医生会尽一切努力留着我一口气。这事儿我以前就见过太多。我小舅子当年就是在家插着管子，他老婆身体也不好，长年卧病在床，他靠着插管维持生命达几年之久。可是，这有什么意义呢？医

俯仰两无愧

◉酱香老范

民国时期，上海开明书局的厅堂里有副对联：“堂堂开明人，俯仰两无愧。”为人处世，倘能臻于“俯仰两无愧”之境，则不愧“开明”也！

胡风说：“待人要做到合情合理。”对上做到合情易，做到合理难；对下做到合情难，做到合理易。既能对上合理，又能对下合情，更难。若能做到此，愚以为即是“俯仰两无愧”。而且，两者相较，能对下合于情，尤为可贵。

在北京砖塔胡同，曾和鲁迅先生同住一院的俞芳，在《和鲁迅先生相处的日子》一文中回忆道：“大先生（指鲁迅）很尊重别人的劳动，尊重别人的生活习惯，处处为别人着想……在经济上，大先生对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从不计较，他出门有时坐人力车，车费总是多给一些，所以人力车工人喜欢拉他上班……他常说，人家辛辛苦苦挨来一点工钱，是要养家糊口的，在有限的工资上和他们斤斤计较，是不道德的。”大家都知道鲁迅先生金刚怒目的一面，那可谓是对“上”的讲理、求理，而对底层普通劳动者，他又如此体贴。先生算是做到“俯仰两无愧”了。

（**汪宇涵**摘自《今晚报》2015年4月2日）

美 好

◉柴 静

一个人，别说人了，一个活物应该这样活着：

春天来的时候，门开着，风进来，花香进来，颜色进来。你碰到雨或者雾的时候，会忍不住往肺里面深深地吸一口气，从而感觉到凛冽又清新的味道。

秋天的时候，你会想，跟你喜欢的人在一起，一个下午什么都不干，懒洋洋地晒一会儿太阳。到了冬天，你跟孩子一块儿出门，雪花飘下来，她伸着舌头去接的时候，你会教给她，什么是自然和生命的美妙。

（**雪 茹**摘自百度贴吧）

生和家属总是认为病人只要还有一口气，能维持就尽量维持。对此我不同意。如果人总有一死，那么在我已经不行的时候，我希望我的死来得快一点；而不是弄了根管子从鼻孔里插到胃里，神志不清地像半植物人一样只剩下一口气。这样活着，无异于一具能喘气的尸体。

我来到这个世上，并不是为了探索什么生命的意义，更不会对这个深奥的问题发表长篇大论。我生命的意义就是我做到了我想做的事情，而且我一直是尽力而为，所以我很满足，没有遗憾。

现在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我现在已经不能在下午两点顶着新加坡的大太阳出去见选民、和大家握手聊天、亲亲抱抱那些小娃娃了。二三十年前这些事我还都能干，现在我彻底不行了，得尊重自然规律——人老了，身体每况愈下。有时候我的秘书会趁我会见间隙来问我，要不要取消下一场的安排，给自己点时间休息一下。有时候我会说：“没关系，我休息15分钟，闭闭眼睛就好。”可是有时候，我会说：“好吧，取消了吧，我累得不行了。”即便我严格自律、健康饮食、坚持锻炼，我都是个走下坡路的老头子了，没有办法。

回头看，我今生最大的满足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没有虚度时光，我一直在团结各方面的力量，说到做到，让新加坡变成一个任人唯贤、人尽其才、没有贪污、各种族拥有平等发展机会的国家。而且这个国家没有了我，一样还能保持这些基本的东西，不会因某一个人在或不在而改变。我当总理之前，新加坡可不是这个样子。

纵观整个东南亚，只有地图上看就一个点那么大的新加坡是没有腐败的，其他国家无一例外都是贪腐横行。在新加坡，我们的国家反腐局守卫着这个清洁的系统。不管你来自什么民族、说什么母语或者信仰什么宗教，只要德才兼备，你就会得到重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新加坡能够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走向一个又一个新的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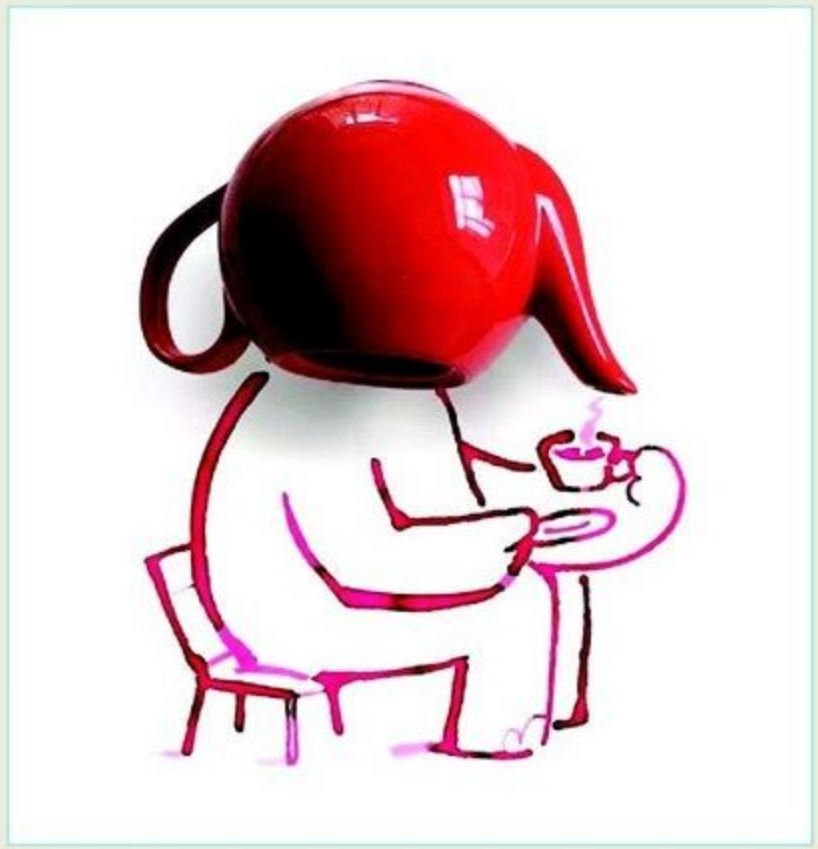
（**小 竺**摘自天下文化出版社《李光耀观天下》一书）

日常物品的涂鸦

◉Christoph Niemann

当不需要为《纽约客》《时代周刊》等杂志设计封面的时候，Christoph Niemann 就随手涂鸦。

每个周末，这位柏林插画家都选择用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平淡无奇的生活。2014 年 3 月起，他开始在 Instagram 上张贴这些围绕日常物品画下的涂鸦。



“周末的时候我就画着玩。”Niemann 说，“这一系列的创作不是刻意的，因为我的办公桌太凌乱了，总有东西出现在不属于它们的地方。于是我开始就这些美妙的错误画画。”

“每看见一件物品，我会想象跟它毫无关联的事情，越奇怪越好。我会盯着它，一直到脑海里浮现出某些画面。”

（杜　峰摘自爱微帮）

因驴肉火烧逃走的恋人

◉毛　利

驴肉火烧7元，驴杂汤6元，北冰洋汽水4元——家住六铺炕的京城土著王先生，骑着自行车去鼓楼吃了顿满意的中饭。回家的路上，他接到一个老同学的电话，说要给他介绍一名女士。王先生今年32岁，但凡认识他的人，没人能说出他一个坏处。而立之年、略胖、略朴素、略不修边幅，在每一家人均消费30元以下的小餐馆，你都能碰上这样的青年男子，灰扑扑的，毫不起眼，却总是一脸酣畅淋漓的满足感。

跟往常一样，王先生接受了相亲邀请。对方30岁，是个外企白领，薪水还比他略高一成。但王先生有土著的实力，虽然他不开车，但名下有一辆车；他住的房子是一套狭小的两居，但那也是二环的房子。

朴素的王先生在青年湖公园门口见到了亭亭玉立的Amy李。根据李小姐的意见，他们的第一顿晚餐定在不远处的五道营胡同的一家西餐厅进行。

西班牙海鲜饭、橄榄油煎蘑菇、意式生牛肉、蟹肉鳄梨色拉，王先生吃着色拉时想起了老北京人梁实秋说的那句话："这不是喂兔子吗？"女人为什么非要在西餐厅才能谈感情？眼前的Amy李喝着某个年份的雷司令白葡萄酒，比一开始见面时活泼了不少，不，应该说是活色生香。她讲了自己的奋斗史，也讲了自己的前男友。王先生觉得这女孩真厉害，一个人在北京能混得这么风生水起。他想到如果他们俩结合，后代肯定也能拥有这种勇敢基因。

饭后，王先生买了单，账单上的钱大约能让他吃30顿驴肉火烧，看得出姑娘很满意，于是结完账后，他们继续友好地散步消食。王先生问："你喜欢骑自行车吗？"Amy李说，她经常去骑健身房里的动感单车，没什么机会出来骑自行车。王先生建议，不如下次我们一起骑车出去溜达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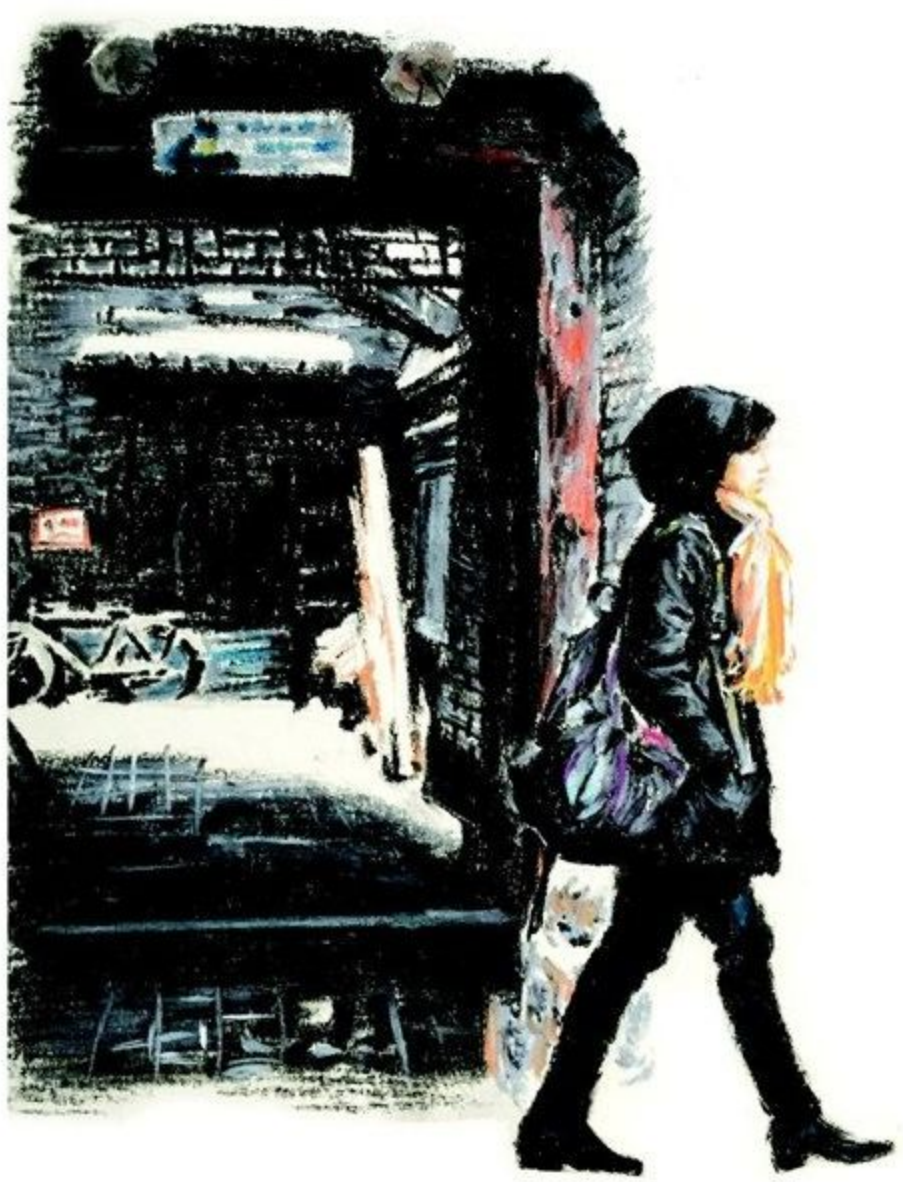
后来他们在一个夏天的黄昏，骑车穿过了天安门，又穿过故宫，在护城河那儿买了两根东北大板，一起笑着吃完后，王先生决定跟女孩过点他们北京人的地道生活。

他带她去吃最著名的火烧，老板挤眉弄眼地招呼他："来啦。"女孩盯着墙上的菜单看了许久，问："驴大筋是什么？"几个穿着白背心的中老年男人都笑了。他们还去吃了12块的小碗螺蛳粉、22块的鸭血粉丝砂锅，去牛街买了最正宗的酱牛肉，还有小李烧饼。王先生作为土著，简直是一本京城名小吃的活地图。

但是Amy李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有一天，她直接说："我不爱吃驴肉火烧，你想想，驴干了一辈子活，还被做成肉酱，太可怜了。""那去姚记吃包子？""人太多又不算好吃。""伤心凉粉？""最近上火不能吃辣。"王先生体贴地建议道："那么去一品粥道喝粥吧。"Amy李说，她生病了，没法出门。

这并不能阻止王先生的脚步，他去粥店打包了一份小米粥，加一份包子，找到了对方住的单身公寓社区，执意要送进去。Amy李执意不要，让他走。后来介绍人打来电话说："老王，走吧，人家姑娘以为你要对她干吗呢。"

李小姐事后在她的朋友圈哭诉，没想到会碰上



教养，就是要让别人舒服

◉刘主编

很多年前，余世维在“管理思维”课中讲过一个案例。他说他有一个习惯，每次离开酒店时，他都会把床铺整理一下，把摊在桌面上的东西整理好，尽量把房间恢复成他进来时的样子。这样进来清扫的阿姨会对住过的客人刮目相看。

也许客人和阿姨永远不会见面，阿姨高看这一眼也并不会对客人有什么影响，但这就是教养，在看不见的地方更显宝贵。

在研究生入学考试后等成绩的那段时间，我在一家麦当劳参加见习经理培训，培训的第一课就是倒餐盘。餐盘上有餐盘纸，只要不是被打湿或者故意破坏得很严重，清理餐盘是很容易的。只消把餐盘倾斜45度角插进垃圾桶，餐盘纸和餐后垃圾就会全部滑进垃圾桶，自己的手一点也不会被弄脏。

可据我的观察，就是这简单的动作，国内大部分用餐者都不会做。父母更不太会鼓励孩子吃完麦乐鸡和开心乐园餐之后把餐盘清理了。用好习惯换别人高看一眼？很多人还做不到。

有一次跟同事一起搭飞机出差，吃完飞机餐，我看见他把餐盒、纸杯、废弃物都一样一样整理好，铺平，然后把擦过手的餐巾纸摊开，均匀地盖在餐盘上，再交给空姐。我坐在邻座，瞬间觉得自己之前是多么粗鲁。垃圾本身不是美好的东西，但我们在丢弃它时却可以显示出个人教养。

看得见的教养是容易的。因为慑于群体的压力，但凡有些自尊心的人，都会努力接近自己跟文明的距离。在干净的环境里，你不好意思乱丢垃圾；在安静的博物馆，你不敢高声喧哗；在有序的队伍中，你不好意思插队；在清洁的房间，你不会旁若无人地点燃香烟。所谓的教养，真实存在于环境感染力中。

难的是看不见的教养。在乌合之众中，谁能保持优雅和教养？在群体无意识中，谁能保持清醒和判断？在舍生取义的时刻，谁能像一个绅士，把生的机会留给妇孺老人？这不是作秀和异类，这恰恰是最能体现教养作为品德的可贵之处。

更难的是那些“慎独”的教养。日本有一种文化，叫作“不给别人添麻烦”。比如不小心把水洒在了地铁座位上，即使下一站就要下车，也要想办法擦干净，这样下一位乘客就不会觉得麻烦。

虽然没擦可能也不会被人批评，虽然大部分时候并没有机会跟下一位乘客认识，但这种谨慎独处、保有敬畏的态度，恰恰是最能考验有无教养的地方。

再比如之前说到的整理房间、清理餐盘和盖上餐巾纸，听起来都是细微小事，难就难在明知道没有“好处”，还依然坚持，这就比“被称赞的道德模范”好得多，也可持续得多。

教养不是道德规范，也不是小学生行为准则，也并不跟文化程度、社会发展、经济水平挂钩，它是一种体谅，体谅别人的不容易，体谅别人的处境和习惯。

不因为自己让别人觉得不舒服，这就是关于教养的简单道理。

（**冬　冬**摘自andaximen公众号2015年4月13日，**黄永玉**图）

这么穷酸的男人，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她不知道的是，王先生除了自己的那套房子外，作为三代单传的他，在后海酒吧街边上还有个院子。他分分钟都可以变成亿万富豪，却仍然衣衫不改，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照旧去吃他的火烧。只有在高兴时，他才要上一盘25块钱的驴板肠。

王先生依旧单身，不知道谁能成为那个跟他共享亿万家产的女孩，但可以确定的是，要先爱上火烧，才能爱上王先生。

（**雪　瑞**摘自《看天下》，**李小光**图）

一滴流给陌生人的眼泪

◉葛　闪

两个月前的一天，他来城里卖水果。因为是周末，他便把9岁的儿子也带到了城里。一辆肆无忌惮的渣土车疯狂横行，导致侧翻。重达数吨的车体瞬间压碎了他的心。

孩子被送到医院时已不省人事。万幸的是，孩子的血型并不罕见，所以没用多久便为他输入了血液。接下来得马上做手术。孩子的父亲早就紧张得说不出话来，他知道住院要交钱，做手术也得要钱，马上哆哆嗦嗦地把身上的几千元钱取出来，还告诉我们，放心，只管手术，钱他有的是！

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发自内心的，绝没有任何虚夸的成分。只是他不知道，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不得不告诉他手术费、住院费、医药费、护养费、床位费等各个项目每天要交的数额。我注意到，每说到一个项目多少钱时，他的眼神里就流露出揪心似的疼。但疼也仅是瞬间，然后马上变成了决绝。他斩钉截铁地说，尽管治，他有办法筹钱！他不知道，其实我们也揪心地疼。他的眼神深深刺痛了负责孩子病情的每一个医者的心。

看我们沉默，他叹了一口气，说："没事，我回家卖屋去！"

从医多年来，我见过面对数百万医药费而眼睛也不眨的富庶人家，亦见过很多经济拮据的贫苦家庭，但是像他这般能击碎我内心的，却是少之又少。因为他说完那句话转身走出医院时的背影，实在让人忍不住跟着凄凉起来。这不仅是一个又当爹又当妈的男人——3年前，孩子的母亲就因为他的贫穷而远嫁他人了。他还是一个身残者——他以前是一个建筑工人，因为一次高空作业时安全设备发生故障，他从楼上摔了下来，命是保住了，左腿却永远失去了。

男人把用自己一生的积蓄建成的楼房卖了，换来的十几万元钱又拿到了医院。不过，这次没有花完。他的孩子因为伤势过重，加上感染而引起的并发症，最终还是离开了人世。

我们原以为他会肝肠寸断，号啕大哭。但我们没想到，当我们向他宣布孩子死讯的时候，他只是呆立了一会儿，然后慢慢瘫倒在地，一脸木然。过了好久，他才爬起来说："谢谢！"当这两个字冒出来的时候，连我在内，病房里的4个医生都潸然泪下。

他说："陈医生，您是个好人，孩子的命是老天注定的，谁也怨不得！我们谈不上认识，您却能为一个陌生的孩子掉眼泪，辛苦您了！"

我做梦也想不到，刚经历丧子之痛的他，没有怨恨医者，没有责怪命运，却在心里谨记他人为他儿子流下的泪水——不管是一掬同情悲悯之泪，还是为其而感到心酸的泪水，对他来说，都是最高的礼遇、最好的慰藉，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我们也更加明白，身为医者，虽已经历无数生离死别而让我们对生命的陨落司空见惯，但这不应成为我们冷漠的理由。

一个温暖的眼神、一个善意的举动，无论是对逝去的人还是活着的人来说，都弥足珍贵。

（**蔡正兵**摘自《情感读本》2015年第3期，**杜凤宝**图）

女性的婚后生活是啥样的？嫁了个祖宗，生了个爹。

——有人这样调侃婚姻生活

1.人家手里的股票；2.自己刚卖掉的股票；3.看中又没有买的股票。

——史上最牛的3只股票

想过八戒般的生活，却承受着悟空般的压力，只有沙僧的本事，还时不时得听唐僧般的唠叨。

——当下许多人的生活现状

网购后取快递的感觉就像与失散多年的骨肉重逢，但拆开后，却发现孩子长得像隔壁老王。

——网民调侃网购

我的目标：瘦身、安家、出国、吃天下。

——别人的目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56个民族，55个加分。

——你所遇到过的地域歧视是什么

老百姓身边的“苍蝇”没人管，甚至满天飞，我们打多少“老虎”，人民群众也不会满意。

——某官员这样谈基层腐败

你胖可以，但是不能胖出褶！没褶你是暖男，有褶你就是胎神。

——米其林和大白的差距鲜活地告诉我们

在以色列，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不同的活法，政府不会让每个人活成同一个样子。

——91岁老人、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颇为自豪地说

“厚葬”不必要，“厚养”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的先人在风烛残年之时没有得到足够的“厚养”，甚至得到的是“薄养”，相信再厚的葬也不会让先人安心。

——“厚葬”现象再度引发热议，有的墓地占地上百平方米，最高售价达43万元。一位房地产商，花58万元给已逝的父母购买了一座双人墓

房子无须太大，阳台有草有花，中午晒着太阳睡在躺椅上。偶尔闹闹脾气，我哭，你哄；你怒，我聋。我们记性都差，吵了架转眼就忘。踏着夕阳，一路上聊得嘻嘻哈哈，捧回半个西瓜……

——梦想的生活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到烟。

——凡·高

不要为别人不能成为你所希望的人而愤怒，因为你自己也不能成为自己所希望的那个人。

——托马斯·曼

一懒众衫小。

——女人最怕的事

社会进步需要更多“读书的傻子”，读书不只是一种自我体验，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来源。

——近日，一名初中生用手机拍摄了一辆占用非机动车道的私家车，遭到私家车上三女一男的集体“围攻”，被骂“读书读傻了”

别看不上你老婆挑的东西，你也不过就是其中之一。

——想婚姻和谐，谨记这句话

脸蛋和身材决定了男人是否想去了解她的思想，思想决定了男人是否会一票否决掉她的脸蛋和身材。

——女人的外在和内在都很重要

养狗的最大乐趣就是让它在朋友面前表演捡飞盘。

——那些没事儿就给孩子报各种兴趣班的家长，应该都有这种心态

一个群体的性格和命运，往往由其最低劣的成员决定。

——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

（汪杰、王军、余娟、徐杰、苏童等摘）

我的爱情丢了

◉石 勇

为什么爱情丢了，或找不到？为什么在当下中国，很多人居然不敢去奢望爱情了？我们的文化环境真的让爱情难以存在或存活吗？

2015年春节过后，我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信是一个29岁的女青年写的，她是一个在外企工作的职业女性。

在信中，她详述了自己多年来寻找真爱，并在父母的逼婚和舆论的压力下相亲近20次的“血泪史”。

她说，她曾经是一个对爱情抱有美好幻想的人，谈过一次认真的恋爱，无果而终，深感受伤。此后，她发现找到一个条件合适的、可以爱的人非常困难。大家几乎都是先从社会经济地位和身高外貌等条件去过滤、筛选对方，而在符合条件开始谈的时候，或是她因为没感觉而淘汰对方，或是对方把她淘汰。

随着岁月的流逝，她也跨入大龄行列，父母、社会舆论施加给她的压力骤然增大，好像不结婚，就是什么罪过，就对不起谁一样。为解除压力，也为了尝试着看能不能找到爱情，她多次相亲，结果却相当令她失望，甚至让她感到恶心：大家赤裸裸地在交易，“和牲口买卖没有区别”。

29岁了，也算“阅人无数”，却发现爱情这种必需品，其实是难以奢望的奢侈品。但随便找个人结婚，过一种没有爱情的生活，让自己这辈子就这样留下遗憾，同时可能也会埋下隐患，她现在还做不到，其中的焦虑、挣扎、痛苦，甚至让她失眠。她问我：“这个社会，是不是把爱情丢了？我就只能注定无爱地过一生吗?”

爱情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存在的治疗

这位城市中产女性对爱情的发问，让我想到了精神分析大师弗洛姆说过的一句话：“没有爱，是因为我们没有爱的能力。”

在弗洛姆眼中，如果一个人生活在缺乏某些品质的文化环境里，想要具备爱的能力非常困难。

所以我给她的回答是：在今天，当然是有爱情存在的，而且可以期待，但它只属于那些能抵抗污染，或可以把影响到自己爱的能力的毒素排出去的心灵。必须承认的是，我们自身和社会文化中的某些东西，已经让我们在爱情上自我下套，以致找不到，

或体验不到爱情了。

我愿意描述三种爱情理论。

一种是“大街上找人理论”。

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在存在的意义上，和世界是分裂的，从而有一种无法消除的“存在性焦虑”。他们需要消除这种分裂状态，和世界重新融合。

“大街上找人理论”的内容是：每一个男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女人是为他而来的，对于女人同样如此。从踏上这个世界开始，男人和女人便开始互相寻找。但他们对于对方只有朦胧而模糊的印象，并不准确地知道对方是谁。同时，他可能要找的是某一个，但属于这一类型的人实在很多。因此，就像在大街上找人一样，有可能会找错人。这会导致以下几种情况出现：

A. 发现自己找错了人，然后继续寻找。也许可以找到真正的归宿，也许永远都找不到。有的人最后放弃，随便找一个，但有的人一生都在路上。B. 认为自己没有找错人。但他（或她）会发现，自己找的不过是自己喜欢的类型中的某一个，而并不是自己真要找的那一个。C. 随便找一个，就这样算了，根本不去想什么爱情。D. 两个相互寻找的人终于幸运地会合。

在这里，D属于爱情，理想的爱情。

第二种爱情理论，是“一路人理论”。

我们都知道，有传说中的“灵魂伴侣”，这属于高境界的爱情。但也有境界可能不那么高的爱情，比如精神上较为契合的，“三观”比较一致，有共同语言的，性格上很互补且心灵上比较默契的，这些也属于爱情的范畴。大家能够感觉到，这一生大家是一路人。

还有一种爱情理论，就是“凑合理论”。

在这个世界上，有人寻找到了爱情，而有的人没有寻找到，他们即使结婚，也不是爱的结合，而是“凑合”。换句话说，他们解决情感和婚姻问题，更多的不是因为存在的需要，而是社会需要和生物学需要。对这个，相亲达人们最有发言权，尤其是给我写信的那位中产女性，有更深切的感受。

我们找不到存在感，只能去刷存在感

问题在于，为什么爱情丢了，或找不到？为什么在当下中国，很多人居然不敢去奢望爱情了？我们的文化环境真的让爱情难以存在或存活吗？

好像是的。

弗洛姆曾经讲到现代人有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一种是“存在式”的生存方式，另一种是“占有式”的生存方式。它们的意思分别是：你到底是以你的存在、你的心灵去体验某种东西，让你的心灵对世界开放，从中体验到你的存在，还是以占有的方式去体验，把一切，包括自身都变成心理上的占有物，通过占有来强调你的存在感？

如果我们的生存方式是“占有式”的，那么我们对爱情婚姻，大概也是把对方视为一种是否可以让自己在物质上或心理上增值的财产。对方于你而言，仍然不是一种可以和自己的存在融为一体的存在，而是通过在心理上占有对方，刷出自己的存在感。比如，男人在朋友面前显示“我女朋友漂亮”的优越感，女人在闺密面前玩“我男朋友多有钱”的心理竞争，就是如此。

于是，爱情和婚姻便异化为一种交易，像弗洛姆所说的，大家在爱情婚姻市场里根据权力、容貌、职业、收入、学历、社会地位，现在是否成功，以及未来是否有成功的可能性等来讨价还价。如果双方都能接受对方的出价，那就“成交”。遍布于中国广大城乡的相亲市场上，玩的就是这个游戏。

按照市场交易的规则，以及男女在出价上的对应条件，有两类人肯定在市场上处于劣势，至少所占的市场份额极少，他们就是城市中的大龄女青年（以中产女性为主）和农村中的超级大龄男青年。两者的区别在于，大龄的中产女性如果想嫁，大都可以嫁出去，但农村的大龄男青年在男多女少的今天，因为较差的经济条件，很多人只能打一辈子光棍了。

这是一种巨大的无奈。我们发展出“占有式”的生存方式，进而在爱情上也如此，除了自身的弱点之外，还和社会利益结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息息相关。利益分配上的不公，使权力和金钱稳居利益食物链的上端。进而，这个利益食物链通过崇拜权力和金钱的价值观念，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心理竞争，以及用一个人所拥有的东西来衡量其价值的文化心理，又建构了和利益食物链完美配套的心理食物链、审美价值链。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利益食物链和心理食物链、审美价值链是三位一体的，而“心理食物

链+审美价值链＝社会价值排序”。

一个人要想在心理上活下去，不做社会价值排序的忠实粉丝，不按权力、金钱、学历、容貌等社会价值排序上的东西去思考，去找恋爱或结婚的对象，可以说非常之难。

必须把这一点给挑明了：“存在式”的生存方式，对应的是一个人真实的自我，他是用真实的自我和世界打交道。因为一个人的真实自我，在面对这个世界时会显得比较弱小，所以如果他没有通过理性和爱让这个真实自我强大的话，肯定会经常受伤。

正因为如此，人们不得不把这个真实的自我隐藏好，或者压抑掉，甚至扼杀掉，发展出一个假自我，来和世界玩。利益食物链打击到的，正是人的真实自我，而人之所以屈服于社会价值排序，正是假自我在显现。

所以你想想，当两个屈服于社会价值排序的人，扛着假自我在那儿讨价还价时，能有什么爱情呢？有的，不过是各种利益算计，各种心理博弈而已。

“推开窗，撕去装”

我们的爱情丢了，是因为真实的自我丢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下给我写信的那位中产女性。在她相亲的“血泪史”中，从她那一方来说（对方很可能也是如此），虽然内心里渴望爱情，但仍然是扛着一个被嵌入了社会价值排序的某个位置的自我，即假自我，去面对这个世界，去衡量对方，有可能方向一开始就错了。

谁都知道，在市场里，买卖双方对对方是有心理防御的，绝不可能解除心理上的武装，把真实的自我赤裸裸地暴露在对方面前。爱情婚姻市场上也一样，大家听到的，甚至都不可能是对方内心最真实的声音，而是父母、他人的声音，更不用说去触及对方的内心了。这样的互动，条件又满意，又能够有爱情，概率当然非常低。

有个男孩对我说，他曾经喜欢过一个人，但因为自卑，一直不敢去追求。我说为什么呢？如果你是以真实的自我去面对对方，你最多感到弱小、无力，而不可能感到自卑。自卑是你把自己纳入到了社会价值排序之中，因为你的排位太低才感到自卑。这个假自我从一开始，就让你步入爱情的误区了。

还有一种假自我的出现，是因为一些在两性间预设了对立或相互提防的价值观念。比如，动不动就鼓吹两性间讲“独立”“自由”“权利”，又比如，鼓吹要控制异性。

在两性关系上讲究“独立”“自由”“权利”有错吗？它们本身当然是没错的，但在运用时，我们往往犯了“范畴错误”。这些词是用在陌生的关系上的，或者是用在已经不亲密的关系上的（比如夫妻离婚时、恋人分手时），在亲密的家人、恋人中提“这是我的自由”“那是我的权利”，很影响感情。这些词本身是有防范意识的，预设了自己可能会被侵犯或受伤害。

被这些价值观念所武装起来的人，不可能敞开内心去面对这个世界，去面对另一个人。

多少年来，流行着这样一种观念，即爱情是需要“缘分”的。这是一种神秘主义的解释，看上去也有点道理。但是，如果大家都缺乏爱的能力，都在“占有式”的生存方式中扛着一个假自我去面对自己、面对异性，即使缘分来了，又怎么知道呢？爱情就存在于两个人内心的融合中，并不是一种可以占有或崇拜的物品。

弗洛姆说，爱只可能存在于健全的人格里，包括爱情。这对很多人可能是一个高要求。我倒是认为，就像黑豹乐队在《我问》这首歌里唱的那样，对于爱情，“推开窗，撕去装，就会看到光芒把你照亮”。

（**海　晓**摘自《南风窗》2015年第7期，**黎　青**图）

满　足

◉张佳玮

我父亲在一个单位工作了四十年。他很快乐，觉得上班、做事、喝小酒、读书、钓鱼就很高兴。我妈先后换过七八个单位，最后自己创业。她也很快乐，觉得这样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说到底，只要他们能找到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的平衡，就可以了。古龙的《多情剑客无情剑》里，提过一个例子：两个厨子，饭馆打烊后，他们在后厨给自己炒了盘菜，找了点儿小酒，很惬意地饮食一番，舒服地过了一两个时辰。古龙说，他们还活着，就是因为一天还有那么一两个时辰。许多平凡人就是这样。朝九晚五或惊天动地都不过是形式，没有高低之分。

（雪　明摘自《格言》2015年第5期）

笨钱效应

◉刘威麟

最近看到一篇蛮有趣的报道，作者举了一个例子：一个人一开始对股市作配置，好几只股票一起买，两天过去了，有几只股票涨得特别高，而有一些股票还没有开始涨，到了第三天，你会做什么？答案：你很有可能受不了了，将不涨的股票卖掉，而拿钱去买涨的股票！

有人还反问："这样不对吗？"当然不对了！

因为，今天涨的股票，明天不一定会继续涨，但我们都会因为它今天涨了的"初步假成果"，而忍不住判定自己选的这些股票"才是对的"，最后一窝蜂地卖掉不涨的股票，并加码在这个"假对"的选择上。

我们忽略了那些不涨的股票，其实也是先前自己在思考周全之后的睿智决定，而且很有可能到了下星期，就会轮到它们开始涨。但我们就是无法克制自己，被眼前的"初步涨"给迷惑了。

经济学家将这个现象称为"笨钱效应"。

而笨钱效应，绝不只是出现在"笨蛋"身上！科学家发现，反而是"左脑"里面的逻辑编译功能特别强的聪明人，更容易发生"笨钱效应"。

实验证明，就连一些对"概率"非常了解的MBA的学生，当投掷硬币好几次都是"反面"时，他们竟也会愿意打赌接下来一定是"反面"。他们并不笨，反而是因为太聪明，所以不断地被表面的"初步假成果"给误导。

问题来了，是否"笨钱效应"就是"罪魁祸首"，让我们无法迅速地达成自己原本设定的人生梦想、目标、财富？

怎么说呢？

首先，我们既然还没有到非常成功的阶段，表示我们现在的"结果"，无论是财富、位阶、权力、知名度……肯定还没有到一生的"最高峰"。

但在此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自己的一些"初步假成果"，它们好像诱导弹一样，让我们不断地产生"笨钱效应"。

比方说，A君进入一家公司之前，原本豪气干云，只想"学学就走"。没想到，他进入公司后，却一直不敢离开。因为他进入那家公司之后，很快得到升迁。由于这个"初步假成果"让他认为自己做了对的决定，所以他将原本的豪气与人生大计抛在脑后，暂时偏安于此，不去管曾经的计划了。

B君原本对爱情充满憧憬，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结果竟被爱人抛弃，受了伤。此后他就一直被这个"初步假成果"影响，再也不敢轻易相信人，再也无法好好地爱人，甚至很难再找到更好的伴侣。

以上的A君和B君，都是聪明人，原本对人生有很棒的规划，但都因为碰到"初步假成果"，引发了一连串的"笨钱效应"，改变了自己。

可怕的是，这是一个循环。想想，如果我们对现状还不够满意，还继续被目前的"初步假成果"影响，而去继续支持眼前的决定，就永远都翻不了身。

所以，莫忘初衷，越聪明，越要牢记在心。别被眼前的小成就所迷惑，要一直要求自己再去听一遍，心中最初的那个声音。

（**林冬冬**摘自《读书文摘》2015年第3期，**喻　梁**图）

康有为

最有钱的民国文人

◉吴安宁

民国年间，康有为在文坛上的地位显然不比在晚清那会儿。虽然后起之秀们对这位顽固的保皇派精神领袖多有批判，却也丝毫影响不了他发大财。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被慈禧软禁，康有为流亡海外，组织“保皇党”。当时康有为怀着一腔热血，声称奉有光绪帝的“衣带诏”，外结强援，内交豪杰，伺机助皇帝再掌大权。其时“六君子”被弑，全国有识之士无不扼腕，海外华侨对维新志士多有同情，故而康有为筹措经费，收获颇丰。

手中握着大把资金，康老夫子的个人生活过得丰富多彩。1906年春，康有为访问墨西哥，向华侨宣传他的政治理念。当时墨西哥城正筹款修建有轨电车，他发现商机，买下电车轨道经过之处的大片房产。不久之后，这些房产价格上扬好几倍，他赚了10多万墨西哥鹰洋。1907年，49岁的康有为在美国西部演讲，既发展了一批党员，又募集了不少资金，还娶了第三房姨太太——年仅17岁的何旃理。何旃理是美国华侨，懂四国文字，熟悉中国文化。当时，何被康之演讲所迷，以为遇到了大英雄，不顾父母反对，执意以身相许。1911年6月，康有为移居日本。次年春，康又把一个家境贫寒的16岁神户少女市冈鹤子纳为四姨太。

保皇党本就组织涣散，党魁康有为怎么支出，有哪些支出，大家都不知道，故而这个账在清末绝对是糊涂的。

1913年，康有为刚一回国就发了笔横财——他的祖宅曾被清政府抄了，民国政府接收后，为了修建马路，又将其拆毁。精明的康有为，自然不依，联名十几个广东缙绅，找广东政府谈赔偿。当局无奈，将广州永汉路（今北京路）附近的一座深宅大院赔给了康有为，还补偿其一大笔钱。

1914年春，康有为携全家迁居上海，他预测到上海的地皮肯定会涨，就迅速变卖了广东的房产，在上海买了大片地皮。此后，上海地价连续飞涨，康有为一点儿一点儿地卖，大赚特赚。

到上海之初，康有为并没买房子，而是租了新闸路16号“辛家花园”。此处占地10亩，花木扶疏、曲径通幽、楼台交错、亭阁辉映，既有洋楼，又有平房，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有得一拼。此园的主人本是犹太人辛溪，他在破产后将房子卖给了清末大买办盛宣怀。康有为从盛家后人手上租来，每月租金120银圆，一住就是8年。每月的租金就相当于上海寻常人家一年的收入。

1921年，63岁的康有为在英租界内的愚园路购地10亩，建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园住宅，取名“游存庐”，后世称为“康公馆”。游存庐的装修可以用一个词概括：豪奢。几栋房子的装修姑且不谈，仅看庭院布置，就得花不少钱。一个曲折的大池塘，能在里面划船，上架两处木桥，池内放养了500条大金鱼。院内种有1200多株树，有从日本买来的樱花400株、从苏州买来的红梅数十株，还有开绿色花的梨树等。菊花、玫瑰、牡丹等花草更是不必说。更厉害的是，园内还养了孔雀、麋鹿、猴子等动物。

除了“游存庐”，康有为还修建了3处别墅——杭州西湖的“一天园”、上海杨树浦的“莹园”和青岛会泉的“天游园”。

“一天园”占地30余亩，位于西湖的丁家山，康有为到杭州时看中此处，花钱买了下来。从1920年起开始建设，前后分11期，4年后才完工。此处山花烂漫，能俯瞰整个西湖，水天一色、赏心悦目。康家直到抗战爆发后才将其出售。

杨树浦的“莹园”毗邻吴淞江，属于短期投资，筑成仅一年多时间，就卖给了日本人。

青岛的“天游园”原是德国在青岛设租界时建

微书摘

凡遇到好事的时光甭张狂，张狂过了头后边就有祸事；凡遇到祸事的时光也甭乱套，忍着受着，哪怕咬着牙也得忍着受着，忍过了受过了好事就跟着来了。

——陈忠实《白鹿原》

领袖的实际收获，并不由他自己掌握，而是受他的追随者的动机所左右，而从道德角度看，这些动机大都不堪闻问。

——韦伯《以政治为业》

最爱在晚饭过后，坐在爱人的身边。他看书或看电视，我则坐在一盏台灯下，身上堆着布料。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我将那份对家庭的情爱，一针一针细细地透过指尖，缝进不说一句话的帘子里。然后有一日，窗口飘出了帘子等他——家就成了。

——三毛《周末》

人类之所以需要别人与社会的认同，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想要与众不同。这一点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他代表一种虚假的解决方案，是要把人割裂，而不是促成他追求终极的一体性。

——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

筑的提督署，当地称之为“提督楼”。“一战”德国战败，撤出青岛，此提督署成为官产，1924年康有为将其买下，改名“天游园”并加以扩建，用于夏日避暑。

除了投资房地产，康有为一年卖字也能赚不少钱。康夫子的字，在中国书法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他并不忌讳将此当作生意，明码实价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上海、北京各大书店还放置“康南海先生鬻书润例告白”，中堂、楹联、条幅、横额、碑文等，有求必应、无所不写，官僚军阀、富商地主趋之若鹜。据有关统计，此项收入，每月就能为康夫子进账1000银圆。

康有为超级会赚钱，但是开支也惊人。此公好美人，六房妻妾生了12个子女（长大成人的有2子4女）。大小老婆的脂粉钱、公子小姐的零花钱，每月马马虎虎计都得上千。家中女佣男仆就有40多个，加上管家账房、司机厨子、园丁保镖，以及负责守门的几个印度人，雇人的工资又花去了好几百。

另外，康夫子颇有任侠之风，家中常驻的门生弟子、新朋故友，少则10余人，多则30余人，他们在康家都能享受到贵客般的款待。遇到囊中羞涩的青年才俊上门求助，康有为基本上是慷慨馈赠。

康有为喜欢大宴宾客，书画大师吴昌硕、诗人陈三立、教育家蔡元培等都是他常请之人。他也好收门徒，如画家徐悲鸿、刘海粟均是他的拜门弟子，得其襄助不少……梁启超曾称颂康有为：“爱才养士，广厦万间，绝食分甘，略无爱惜。”

据有关学者统计，康家最热闹的时候，平均每4天就要吃掉约160斤大米。仆役每天采购的日用品得用汽车拉。他在上海期间，每年花费不下1.2万银圆。

1927年3月，在上海过完七十大寿的康有为担心北伐军会对他不利，将家搬到青岛。当月29日，康有为在赴宴后腹痛难忍，先后请了两位医生来诊断，其中一位日本医生诊断他为食物中毒，并开了药。30日，康有为精神好了些，自以为毒素已清除。可到了31日凌晨5时，康有为却感觉非常不舒服，据其弟子、前清举人吕振文和其外甥李云光的记载，康临终前“七窍出血”。对于康有为意外身故的真相如何，已不可考，但康的去世，代表着一个文人时代的终结。

（**继续前进**摘自《看历史》2015年第4期）

平庸乏味才是人生最大不幸

◉闫　红

我爸有两个舅舅，我喊舅爷。受出身之累，他们都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老兄弟俩相依为命，他们一个特别能干，一个有点窝囊，很像《熊出没》里的熊大和熊二。

能干的是大舅爷，家里地里都是一把好手，当过货郎，进城给人看过大门，还有一手好厨艺，村里人办红白喜事都会请他去帮忙，他长得也庄重，眉目间不怒自威。

相形之下，小舅爷就太逊色了，笨嘴拙舌，笨手笨脚，稍稍复杂一点的事儿，到他那儿都成了高难度。有一个笑话在他们村流传了很多年，说是有次大舅爷让小舅爷赶集时买点红芋叶子，晌午，集散了，小舅爷拎着个口袋回来了，大舅爷一看到那口袋就觉得不妙，打开来，根本就是一包糠。大舅爷勃然大怒，脱了鞋子朝小舅爷扔去，小舅爷一边躲，一边嗫嚅着分辩："人家说了，这是好红芋叶子揉的糠。"

两个舅爷，强弱搭配，勤扒苦做，却因了早年极度困窘的阴影，一分钱也舍不得妄花。村里跟他们情况差不多的人，后来都踅摸个寡妇，或是托人从外面"带"个女人，白头偕老者有之，鸡飞蛋打者有之。他俩却只是冷眼旁观，转过头，依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长年累月以咸菜下饭，把我爸送的旧衣服，都穿到褴褛。

在我们看来，这两个舅爷，当然是很惨，很值得同情的，但是有一次，在我家，大舅爷说起小舅爷，叹了口气，说："唉，也算活了一辈子。"言语间很不以为然，还有点恨铁不成钢，这让我突然意识到，在比惨的世界里，小舅爷处于最末端。也是，大舅爷好歹还有份骄傲支撑着，小舅爷就少了这份自我认定，他似乎很容易就被他的命运整趴了。

即便这样，我还是觉得哪里不对劲。假如大舅爷的人生价值要由自己来定，小舅爷的不也同样如此？如果大舅爷没结婚，没孩子，没吃上好的、穿上好的，仍然觉得自己没白活，小舅爷可不可以把这辈子活得乐呵呵的当作他人生的价值所在？

我打小爱和奶奶去乡下，总见小舅爷愉快地出来进去，有时挎着篮子下地割草，有时像带着队伍似的领着羊群回家，更多的时候，他歪在床上看书。那会儿乡下还没通电，煤油灯的影子摇摇晃晃，他看得忘我。大舅爷没法使唤他干活，辄有烦言，他总是一笑了之。我有次凑过去看是本什么书，只见封面用旧报纸整整齐齐地包了，上面有四个毛笔字：封神演义。于是我跟他借，正看得入神的小舅爷舍不得，打开床头那个白茬箱子，让我另挑一本。整整一箱子书，有《三侠五义》《岳飞传》《水浒传》等，每一本都包了书皮，毫无破损，只是被摩挲出了一种包浆般的油润感。

我拿了一套《三侠五义》去看，看完再换别的。那个暑假，我掉进了各种演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还有一个熟人，就是我小舅爷。不管是在饭桌上，还是在他用铡刀铡猪草

不开罚单的理由

◎朱　思编译

一个男人正在路上以最高限速驾驶，突然，一辆警车出现在他的后方。条件反射，不想被超车，这个男人立刻踩了油门，每小时96公里、112公里……他的时速几乎到了极限。但他并没有甩掉那辆警车，男人如梦方醒，暗叫不妙，只得刹车，停靠在马路旁，等待被开超速罚单。警察熄火下车，走过来，弯腰看着车内的男人说道："听着，先生。我今天过得并不爽，现在只想早点回家。你可以试着给我一个好的理由，让我就这么放你一马。"

男人略一沉吟，说："3周前，我的老婆跟着一个警察跑了。当我在后视镜里看到你时，觉得你很像那个人。所以，我只是出于本能地想要摆脱你，就像要摆脱她一样，你懂的，警官。"

于是，没有罚单。

（继续前进摘自《新民晚报》2015年4月12日，Getty Images供图）

时，一聊起书里的人与事，一向寡言的他，眼睛不由得发亮，话也多了起来。

他见识不高，开口就是："武则天坏啊，女朝廷。"他对曹操、刘备的认识，也不超出《三国演义》提供的内容。但是他对那个世界非常认真，王侯将相、三教九流，仿佛都住在他家隔壁，他更熟谙那些刀枪剑戟，知道神通广大的人如疾火流星，与各自的命运狭路相逢……两者对照，很难说，他对哪个世界更投入一点。我猜，就是这种投入，让他不为现实中的不如意所伤。

我曾把小舅爷的故事写下来，投给一家报社，当时他们在搞一个征文，主题是"阅读改变人生"。最终我的文章没有入选，刊登出来的，都是各种励志故事。通过阅读，他们当上了老师，做起了生意，去了外面的世界，他们的人生被阅读切实地改变了。

这些当然都是非常重要的改变，但我不认为小舅爷的那种改变就没有意义，贫困固然是一种不幸，平庸乏味也是。毛姆说："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小型避难所。"这是个好比喻。阅读如同一束光，能够瞬间化平庸为神奇；像一根救命稻草，将你从各种不幸的泥潭里拯救出来；它还可以是一种外援，让你在风暴中站稳脚跟，安置好现在与未来。

几年前，我所在的那个行当，有两个高官相继落马。这俩人我都知之甚少，只知道一个是从最基层上来的，没上过什么学，气场强，气势足，名声不佳，但据说政绩不俗；另一个印象更浅，只听说是科班出身，不像前者那么有魄力。

在强大的证据面前，两人都选择了认罪，但认罪时的姿态大有不同。有人看过关于"霸道总裁"的忏悔视频后，说他非常失控，曾经那么威风的一个人，哭泣、畏缩、求饶，人也瘦了很多，满头白发，一看就处在崩溃的边缘。他后来被判了十几年，宣判结果一下来，他的精神就彻底失常了。

平时不愠不火的那位，则平静得多。新闻里曾很简短地放了一段庭审录像，他高度配合，但说话间依然字斟句酌，我甚至感到，正是字斟句酌的习惯帮了他，让他不用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恐惧上。此人后来被判得很重，有人去看他，谈起这场变故，他说，是他读过的那些书救了他。他过去也爱读书，但只是自以为读过，出事之后，他想起书中字句，才明白了其中真意。现在他在里面，倒能专心读几本书，要是还像过去那样，他起码要少活十年。

我对贪官并没好感，但这件事让我感到阅读的巨大力量。不管你是怎样的人，在怎样的处境中，只要你曾珍重地对待过它，它总会以某种特别的方式，给你以救赎。

至于我自己，我灵魂不强大，又非常情绪化，时刻准备怒从心头起，一不小心就万念俱灰。还好我有阅读这个爱好，它像一个最好的中间人，将我与纠缠得难分难解的生活拉开，片刻隔离之后，回头再看，什么都是浮云。

活到这把岁数，我渐渐不再羡慕别人的生活，唯一羡慕的是，站在公交车站牌下，也能读得进哲学书的人。周围喧嚣繁杂，人人都在翘首望向远方，公交车照例迟缓得让人绝望，唯有那个把自己放进白纸黑字的人，掌控着自己的节奏，时时刻刻都在天堂。

（**去日留痕**摘自腾讯网《大家》栏目，**戴晓明**图）

守法模范 安德鲁

◉文 扬

我的同事安德鲁来自德国，日耳曼民族遵纪守法的性格在他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一个周末，我坐上安德鲁的吉普车和他一起去双子湖钓鱼。高速公路上的白色牌上写着每小时限速120公里，安德鲁的车速也固定在120公里。周围的车子，一辆接一辆地从我们身边超车而过。即便是目测，我也能断定他们的车速至少在128公里以上。但安德鲁似乎视而不见，我们的吉普车像一匹老马似的，不断被那些大大小小的车辆甩在后面。当一辆小巧玲珑、睁着骨碌碌两只大眼睛的甲壳虫车神气十足地从我们身边驶过时，我再也沉不住气了，提醒安德鲁："我们是不是开得太慢了？"安德鲁问我："这条公路限速是多少？"我说："120公里。"安德鲁说："那就对了，我的车速也是120公里。"我以为安德鲁怕超速被警察罚款，便说："我看过警察的罚款条项，车速超过限速9公里或者9公里以上才罚款，只要我们的车速不超过128公里，我敢保证，警察是不会罚款的。"我以为安德鲁被我说服了。可安德鲁说："这不是罚不罚款的问题，我们应该遵守交通规则。"我顿时哑口无言，在心里叹气，可惜了这辆大吉普。难怪人们说德国的高速公路是世界上唯一没有限速路牌的公路，看看安德鲁，我不再觉得这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了。

我们钓鱼的湖泊靠近一个州立公园，两个同样大小的湖紧靠着，像一对双胞胎，名副其实的双子湖。湖边上都是岩石，偏西的太阳照得湖水波光闪闪、金光四射。只见安德鲁站在一块岩石上，"嗖"的一下，向前挥动鱼竿，抛出闪亮的渔线，然后迅速收回，再抛出，再收回，整套动作潇洒利索，一气呵成。第二竿甩出后，一条活蹦乱跳的鳟鱼上钩了！我在旁边看得发呆。我早就听说过飞钓，但这是我第一次看飞钓。安德鲁拿出一个塑料袋，往里面装满水，把鱼装进袋子里，然后把袋口缩小，放在岩石中间的水洼里。

在飞钓的过程中，安德鲁从一块石头上跳到另一块石头上，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到半个小时，安德鲁就钓了3条鱼。我也学着安德鲁的样，在湖边飞钓，到后来，甩得胳膊都酸得抬不起来了，也没有钓到一条鱼。安德鲁说我的鱼竿、渔线、鱼钩都不适合飞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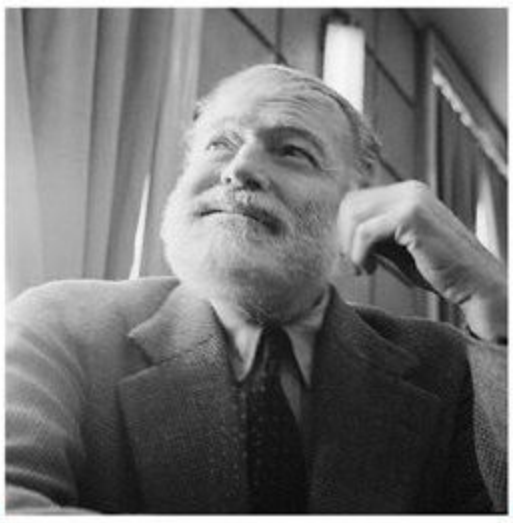
当安德鲁钓起第5条鱼时，我们听到身后有汽车刹车的声音。回头一看，一辆黑色吉普停在岸边，从车里走下来一个穿制服的男人，一看就知道是渔场的管理员。管理员看了我和安德鲁的驾驶执照和钓鱼执照后，问我们钓了多少鱼。安德鲁让他看了塑料袋里的鱼，5条鱼正在里面活泼地游动。管理员问塑料袋里的鱼是谁钓的，安德鲁说是他钓的。管理员又问我钓的鱼在哪儿，我耸耸肩说一条鱼还没有钓着。管理员向我们传达了此处钓

海明威替朋友还钱

◉秦　湖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作家海明威作为加拿大多伦多《星报》的记者常驻巴黎。在这里，海明威结识了许多文友，其中就包括作家乔伊斯。当时，海明威只是一个按稿计酬的编外记者，收入有限。尽管日子过得清贫，但只要稿费有节余，他就会约上朋友，去酒吧喝上一杯。海明威是丽兹酒吧的常客，因为这里的美酒香醇，而且老板为人也很厚道，对于经常光顾酒吧的熟客，他总是非常信任地允许他们赊账。

有一次，海明威正独自一人在丽兹酒吧喝酒，无意中听到了老板的抱怨："那家伙都已经到瑞士苏黎世定居了，可还欠着我50法郎没有给呢。"海明威细心听下去，才知道老板说的那个人，正是自己的好朋友乔伊斯。海明威当即就掏出钱来，准备替朋友还上，但他随后想了想，又觉得现在不怎么合适，于是就结完自己的账离开了。



几天后，海明威再次来到丽兹酒吧，他刚进门，就把攥在手里的50法郎递给老板："我的朋友乔伊斯走得太急了，没有及时结清账款，他特意从苏黎世寄了钱过来，让我替他还上。"老板接过钱，脸上露出舒心的笑容。

后来，乔伊斯听说了这件事，他在感激海明威的同时，又觉得有些不理解："为什么你要等第二次去酒吧时，才替我还呢？"海明威微笑着回答："如果我当时就把钱还上，老板不一定会相信。虽然老板知道我是在做好事，但你会在他的心里留下阴影。"乔伊斯听了，感动地和海明威拥抱在一起。

（**张建中**摘自《通辽日报》2015年4月2日）

鱼的规定："你们每人只能带4条鱼回去，并且你们各自只能带自己钓的4条鱼回去，不能拿别人钓的鱼，其余的鱼必须放回湖里。"管理员说完之后，转过脸对我说："你现在还没有钓到鱼，就算今天你没有钓到4条鱼，你也不能拿他（指安德鲁）钓的鱼来凑数。"听了他的话，我简直都想笑了，心里想，每人带4条鱼回去不就得了，还管得了这4条鱼是谁钓的不成？我觉得管理员后面的话就等于白说。

太阳落山时，我们准备打道回府了。大约钓了两个小时吧，安德鲁一共钓了16条鱼，清一色的鳟鱼，个头也差不多，一条有七八两。而我依然是两手空空，一条鱼也没钓着。

看着安德鲁把塑料袋里活蹦乱跳的鳟鱼一条条扔回湖里时，我心里有些惋惜，市面上根本买不到新鲜鳟鱼，即便冷冻鳟鱼也要十几美元一条。如果安德鲁想把这些鳟鱼都带回去的话，不会有别的人知道。这时候管理员也已经下班了。即便就是管理员在，他也只是问问，不会真查的。可这些话，我不能对安德鲁说，因为我不能丢中国人的脸。

眼看着塑料袋里只剩下8条鱼了，我以为安德鲁会到此为止，这样，我和安德鲁每人可以带4条鱼回去。可是，安德鲁并没有停手。当他提起一条鱼又要往湖里放时，我忍不住提醒他："我们有两个人，可以带8条鱼回去。"安德鲁弯腰把手中的鱼放到湖里后，抬起头来对我说："你没有钓到鱼，按规定，我们只能带4条鱼回去。"为了强调他没做错，他又补充道，"刚才那个管理员说，我们每人只能带4条自己钓的鱼回去。"

我不再说什么了，眼睁睁地看着安德鲁继续往湖里扔鱼，心里自叹达不到安德鲁那样高的境界。最后，塑料袋里只剩4条鱼了，安德鲁从随身带的包里拿出另一个塑料袋，将4条鱼一分为二，装在两个塑料袋里。安德鲁把一个塑料袋递给我，说："这是给你的。"我没好意思接，对安德鲁说："一共才4条鱼，你还是拿回去自己吃吧。"

安德鲁看我不接，问我："你吃过新鲜鳟鱼吗？"我说："没有吃过。"

安德鲁听后，不由分说地把塑料袋塞给我，说："你一定要尝尝新鲜鳟鱼的味道，相当美味！"

（**慧　琴**摘自《海外文摘》2015年第4期，**李晓林**图）

尼古拉斯·温顿被授予捷克共和国的最高荣誉

“温顿列车”

◉陈　墨

除了一不小心活到了105岁，尼古拉斯·温顿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异于常人的地方。可在旁人看来，从纳粹手中救走669个孩子，这事好像没那么容易被忽视。

近70年过去了，这些“温顿儿童”及其子孙，约有6000人因温顿而得以存活于世。

这位“拯救了一代捷克犹太人”的英雄被誉为“英国辛德勒”，英国女王封他为爵士，捷克总统亲自为他授予了捷克共和国的最高荣誉“白狮勋章”，被他所救的“孩子们”把他视为亲生父亲，伦敦和布拉格车站立着他的雕像，太空中甚至游荡着一颗捷克发现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小行星。

1938年，当英国首相张伯伦兴高采烈地挥舞着《慕尼黑协定》“把和平带回英国”的时候，德国犹太裔移民温顿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比大多数人，特别是比那些政治家更清楚德国正在发生什么。”当时29岁的股票经纪人尼古拉斯·温顿受朋友之邀，新年前夕临时取消去瑞士滑雪度假的计划，改道前往布拉格。

25万刚从德军占领的苏台德地区逃出来的难民，挤在这座被战争阴云笼罩的城市里。很多犹太父母自知难逃厄运，想用最后一点力气把孩子送到安全的地方。

当历史的列车向着脱轨的方向一路疾驰时，“温顿列车”悄悄启动了。

温顿成立了专门负责救助儿童难民的办公室，从早到晚接待前来登记孩子信息的犹太家长们，而后马不停蹄地游说各国当局接收这些孩子。只有英国同意接收这些小难民，但要求温顿必须为每个犹太儿童在英国找到愿意收养他们的家庭后，政府才会同意颁发签证。

“这些犹太难民儿童是希特勒的眼中钉。我决定试着帮他们办理前往英国的通行证。我想，如果你所做的事本质上合理，就一定能办到。”温顿制作了一批印有孩子们信息的小卡片，假期结束回国后一个一个落实收养他们的家庭，最后他不仅办下了签证，还为每个孩子募集到了50英镑的旅费。

1939年3月14日，两名志愿者在捷克组织，温顿在英国接应，载着脖子上系着标明身份号码的犹太儿童的第一列火车悄悄从布拉格出发。次日，德军进入捷克首都。签证迟迟不到，温顿开始伪造入境文件，从3月到8月，8列火车先后载着669名犹太儿童逃出地狱。

然而第9列火车没能跑过德国的闪电战。1939年9月1日清晨4时40分，德军闪击入侵波兰，原定于当天出发的列车在边境被截下，直接改道去了索比堡集中营的毒气室。“那一天，250个家庭等候在利物浦街火车站上，结果等到的却只有失望。如果火车能够提前一天出发，结局将完全不同。”时隔多年再提及此事，温顿依然为没能再快一点而懊悔不已。

1.5万名捷克斯洛伐克儿童在“二战”中丧生，“温顿儿童”们基本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当身后的祖国变成人间地狱，这669个“勇敢的求生者”走下温顿列车，在异国他乡开始陌生的生活。

被温顿救出的孩子包括著名电影导演卡雷尔·赖兹、英国工党政治家阿尔弗·杜布斯勋爵以及正准备将温顿的事迹搬上银幕的加拿大著名记者乔·史莱辛格。

温顿列车

在一些获救孩子的心中，喷着蒸汽的火车成为他们最痛苦也最庆幸的回忆。

然而整整50年间，温顿没有对任何人提及此事。直到1988年，温顿的妻子格莱塔在整理阁楼时发现了一本已经发黄的剪贴簿。这本册子把79岁的温顿带进了BBC一档流行的周日晚间节目的演播室，他坐在了观众席的第一排。

主持人艾斯特·兰泽恩一边翻阅着那本剪贴簿，一边讲述那段历史，孩子们的照片和基本信息、筹资记录、英国政府表示不能再接收更多难民的信函……直到最后，主持人从一份列着获救孩子的名单上读出了一位现场观众的名字——维拉·迪亚曼特。兰泽恩对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说道："温顿先生就坐在你旁边。"

世界安静了两秒钟，带着全然不知如何是好的笑容，维拉伸出双臂拥抱温顿先生，"谢谢，谢谢。"她喃喃地说着，眼里的泪花在闪烁。主持人问："在场还有被温顿先生救过的孩子吗？"除了第一排的温顿先生，全场观众都默默地站了起来，注视着他，有人悄悄抹泪，但没人说一句话。

温顿和被他解救的孩子

78岁的温顿缓缓地站了起来，回过身望了望这些如今都已年过半百的"孩子"，又缓缓地坐下，什么都没说，只是把食指伸到镜片后抹了一下左眼，又抹了一下右眼，紧紧抿着嘴，强迫自己的脸保持平静。"和战争本身比起来，战前的一切都不值得一提。"温顿过后说道，"我不是故意保密……我只是没说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在失去父母半个世纪之后，当年获救的"温顿儿童"们发现自己的"再生父亲"尚在人世，当然，从此温顿也多了很多白发苍苍的"孩子"。

温顿100岁时，"孩子们"沿着当年的路线、坐着蒸汽火车来看他。温顿早早地等在车站，一如70年前一样。拉克索娃终于见到了自己的"老父亲"，可是人人都往温顿身边挤，她好不容易握到了他的手，吻了一下，可是她为温顿准备的礼物一直没有机会拿出来：那是一幅木雕的小版画，上面是一列正穿越欧洲的火车，从捷克到伦敦，从东到西。

捷克总统米洛什·泽曼在给温顿105岁生日的贺信中写道："你的生命因众多原因而非比寻常。但你不认为自己是个英雄，（你的义举）树立了一个人道主义、利他主义、个人勇气和谦虚低调的榜样。"

不久前，捷克派军用飞机专程将老人接到布拉格，在7位"温顿儿童"的陪同下，接受总统亲自授予的捷克最高荣誉"白狮勋章"。

温顿的获奖感言一点也不煽情："感谢那些愿意收留他们、接受他们的英国家庭，还有那时竭尽全力与德国人战斗的捷克人……我也只是提供了一点帮助而已，却得到了这个奖。"这位头发全白、牙齿已经全部掉光的老人一字一句地说着，极度克制和沉默寡言是战争留给他的烙印。但在场的"温顿儿童"阿萨夫·奥尔巴赫注意到，"连总统都在偷偷拭泪"。

他的故事感动了所有人，这个不苟言笑的倔老头却把如潮水般涌来的赞誉归结为自己活得太久了。他不喜欢被称为"英国辛德勒"，认为自己当时没遇到什么危险，在捷克避开盖世太保耳目的志愿者才是真正的英雄，只是其他人都已不在了。

温顿不愿人们用近80年前的火车为自己贴标签，更从没想过把那8列"温顿列车"连成通往名利的桥梁。他的女儿芭芭拉说自己的父亲没什么野心，也没什么自信，只是对不公正尤其愤怒，在纠正错事上特别一根筋。

当人们为"温顿列车"曾经的壮举喝彩时，这位世纪老人却一字一句地说："现在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只要存在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再也没有安全可言了……我认为我们没有吸取过去的教训，什么也没有学到。"

他最终同意女儿芭芭拉为自己写一本传记。芭芭拉在书中写道，父亲不希望被视为一个遥不可及的英雄，"如果读了他的故事让人觉得'那是个英雄，我永远做不到'，那绝非他所愿"。书名《如果并非不可能》来自温顿的座右铭："如果一件事并非不可能，那么一定有办法去做。"

（阿　美摘自《中国青年报》）

邵洵美

禅意行旅

◉钟立风

生活在都市，难免匆匆忙忙，凌乱了节奏与步伐。所以，我们看到大街上人来人往，个个表情紧绷，心里好像皆有提防和戒备。你要寻觅一个从容不迫、随人流漂荡、没有方向和目的的闲逸之人，还真是一件难事呢。然而正因如此，才会使更多人扪心自问：如此现实张皇和随波逐流，可是真实的自我？台面上声色款款、觥筹交错，内心是否早就失去了闲适安宁而木然不自知？

昨天与你谈及民国人士邵洵美，你说他就是那个年代的“不合时宜者”：悠闲、雅淡、从容不迫。时人说他和同类者如徐志摩等人犹如“激流边上的浮萍”，真乃生动、形象的比喻。时局动荡、光景变迁、人世险峻，皆不会扰乱时代大浪潮边上那片毫不起眼却悠然自得的浮萍。

说及他与徐志摩，谈资可真不少。他们都是翩翩俊才，风流倜傥，艳遇常眷顾。如此新潮人物，自然也极爱光顾各种派对和舞会，可他俩都不会跳舞，难免被朋友起哄推下舞池，朋友戏曰似“羊公之鹤”。与他们同时期的作家曹聚仁说，当时很多高级舞会，都要身着晚礼服进场，“燕尾青襟，雍容华贵”，着西装便服是绝对不可入内的，但是着中国长衫者可以昂首直进。一袭长衫成为当时风气，据说郁达夫、宋春舫等当时的文人雅士，一辈子都没穿过西装。如此飘逸脱俗、特立独行之品位，真叫我们遥想不已。

邵洵美在其文章《晃荡的回忆》里说，某年的一整个夏天，他都消磨在普陀山上。山上有座寺庙，庙里有些客房租给香客，他也住在里面。有天他去千步沙回来，听闻来了一些女香客。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推门进入一间后房……不得了！一位妙龄女香客正在洗澡。他慌得要命，腿脚麻木抬不动。女香客急忙用手捂住眼睛：“去，快些去！”他连说“对不起”，狼狈逃离。后来有一个细节令邵洵美百思不得其解，何故这位浴盆里的女香客没有捂住别的，而只是捂住了眼睛。是不愿意认识这个冒失的闯入者，还是只是不想让闯入者看见她的双眼？最后，他说自己明白了，这里面有一份禅意在：眼不见为净……类似离开城市发生在未知行途中的故事，除了拥有一份奇遇的滋味，似乎还有一种心灵的幡然醒悟。

邵洵美漫画像（墨西哥漫画家珂佛罗皮斯绘）

法国导演特吕弗的一部电影里，有一位骨感、迷人而成熟的女子对一位痴迷于她的男孩说：一位绅士错误地推开一间浴室的门，发现了一个裸体女士，他连忙关上门道：“对不起，女士。”这是优雅。一位绅士错误地推开一间浴室的门，发现了一个裸体女士，他连忙关上门道：“对不起，先生。”这是机智。

优雅也好，机智也罢，重要的是要在凌乱了的都市步伐节拍里找回一份笃定和从容，如此才会寻觅着人生的趣味，从而获得心灵的智慧。好比我们读到一篇好文章，归根到底其风格也是趣味的表现，里面有着情感、思想和境界的高度。因此，趣味即品位。因为城市生活忙碌机械，稍不留神就会被现实的浪潮裹挟而去，不知所终。所以我们都要试着以各自的方式守住自身。一段旅程、一行诗句、一个影像、一缕情丝、一点禅意……都可以变作我们行路时候的安慰和依托，然后进入其中，萃取最珍贵美好的部分，抵达自我。

（清　影摘自《杭州日报》2015年4月1日）

面试前，你应该知道的数据

面试中常犯的九大错误

21% 经常撩拨头发或者触碰脸颊

47% 对面试公司不了解，或者了解得不够深入

67% 不敢与面试官进行眼神交流

38% 缺少微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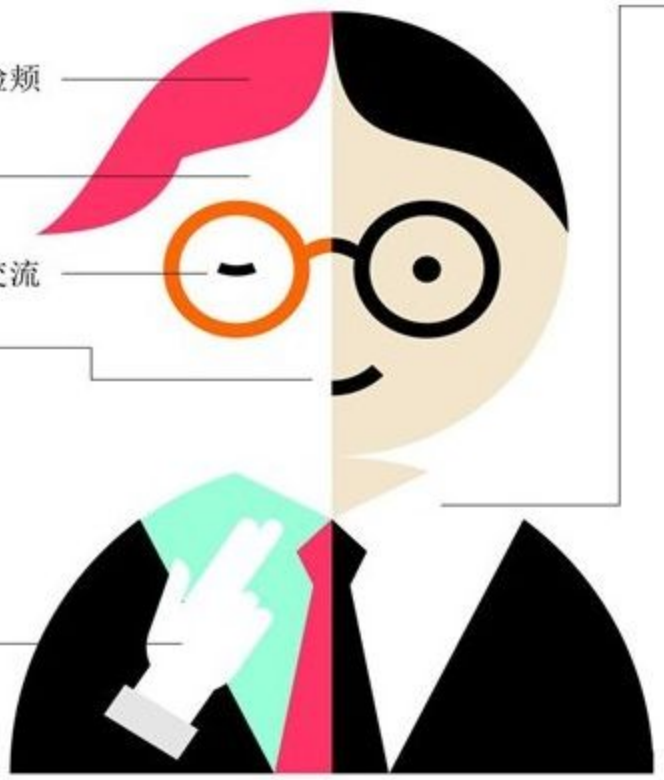
33% 姿势不当

21% 双手交叉置于胸前

9% 使用过多的手势

26% 握手时不够用力

33% 小动作太多



服装

避免亮色

雇主不希望面试者穿得过于时尚

雇主认为穿着可能成为挑选两个相似面试者时的决定性因素

当老板初次见到你，最能留下印象的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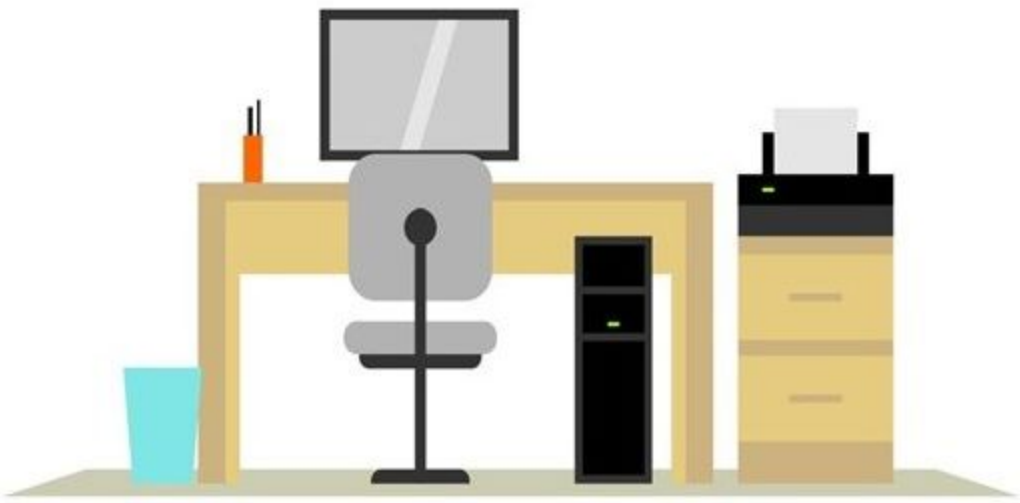
面试者真正说的内容 — 7%

面试者的嗓音、词汇、语法的质量以及整体的自信程度 — 38%

面试者的穿着、打扮、举止以及进出门时的行为 — 55%

这是一份来自对 2000 位雇主的调查，一次面试的平均时长为 **40分钟**

33%的雇主在面试开始 90 秒内就知道他们是否会雇用这个人 **90秒**



面试中常见的五个问题

（辛　惠摘自《格言》2015年4月下）

减 肥

有跑步减肥的朋友吗？有的话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以为你跑跑步、走走路、做做运动就能减肥了吗？你看过《西游记》吗？知道猪八戒吗？人家走了十万八千里都没瘦下来，而且还吃素！

闯 祸

今天去学校接儿子放学，他十分委屈地跟我说，今天他把女老师弄哭了。我问他又闯了什么祸。他说，上课玩吸铁石被发现了，女老师一把抢过去，可惜没拿住，吸到她的金项链上面去了，结果女老师哭着去找校长，还跟校长打了一架……

分 手

和女朋友在一起三年，她突然要离开我，我决定去找她问问清楚。她伸出左手的手表给我看，还说："看这秒针动得多快，绝对没有一丝误差。"我突然明白了一些什么，失落地说："你的意思是钟表可以回到起点，但已不是昨天吗？"她把手缩回去鄙夷地说："这是百达翡丽，你永远也买不起。"

买东西

去小卖部买东西，买完了，我喊了一声："大姐，结账。"那大姐扑哧笑了，指了指一个二十多岁的美女说："我女儿都这么大了，你该叫我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叫："妈。"

人生的意义

男："大师，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大师："你是做什么的？"

男："我是个浪子，每天开着车，从东城到西城，从南郊到北郊，疲惫地周旋于众多女人之间，偶尔累了想休息一下，她们就会像疯了一样打电话给我。"

大师："小伙子，你不就是个快递小哥吗，有必要说得这么牛吗？"

看 看

"老公，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老公递给我一张地图："嗯，看吧，看完把它叠起来。"

苹 果

媳妇和我吵架，这几天一直不和我说话。我下班回家，见茶几上整整齐齐地摆着6个苹果，每个苹果都被咬了一小口，我顿时明白了，她这是想要苹果6啊！心想："这次毕竟是我的错，就当补偿她吧！"于是我用辛辛苦苦攒了一年的私房钱给她买了一部苹果6，老婆先是一愣，但还是满心欢喜地收下了。

这时，女儿从房间里跑出来说道："爸，你昨天买的苹果一点也不甜。我咬了一个，不甜！又咬了一个，也不甜……""孩子，别说了，老爸想静静……"

猜不到结局

考试前，小红对小明说："如果你这次能考全班第一，我就做你女朋友。"全班同学都听到了。试卷发下来后，大家都默默地把笔放下了，打算交白卷。小明见此眼泛泪花。他看了一眼虎背熊腰的小红，默默地把试卷撕碎吃了……小红微微一笑，在自己的试卷上写下了小明的名字……

相 亲

我是女生，前几天和哥哥一起去相亲，同一天但不同地点。逛街时，我们相遇了，然后四个人一起吃了饭，看了电影。几天后被告知，和我相亲的那男的与和我哥相亲的那女的看对眼了，我们兄妹究竟有多悲催啊！

卖烧饼

下班回家路上，我看到一个20多岁的高个子，大概有190cm的样子。我过去问他："嘿，兄弟，会打篮球不？"他说："不会打。"我奇怪："长这么高篮球都不会打？"他居高临下地看了我一眼说："你会卖烧饼吗？"

股 市

老周看了股市，担心地说道："今天大跌，再这样下去，咱们的床位怕是不够用啊。"院长："不会，照这样下去，不够用的只能是天台。"

（潘光贤、周广清等摘）

智能手机

（周　五摘自微信之窗）

我将死去，但仍前行

◉保罗·卡兰斯

2013年，作为医生的他被确诊患了肺癌。于是，他写下了这篇感受生死的文章。遗憾的是，保罗·卡兰斯已于2015年3月9日去世，享年37岁。

当CT扫描完成后，我立刻开始看片子，诊断结果随即出来：双肺大片包块，脊椎变形。癌症。

我在神经外科的行医生涯中，曾和其他医生共同会诊过上千张片子，确认手术是否能带来希望。面对这张片子，我会在病历上匆匆写下几笔：癌症广泛转移——无手术指征。接着就继续干别的事情了。但是，这张片子不一样——它是我自己的CT扫描片。

我曾与无数病人和他们的家属坐在一起，讨论他们冷酷的前景——这就是医生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如果病人是94岁，患有终末期的失忆症，出现严重脑出血，谈话要容易些。可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人——36岁，并且确诊是癌症，能说的话就没有多少了。

我的标准说法包括，“这是场马拉松，不是冲刺，所以你每天得休息好”，以及“疾病可以让一家人四分五裂，也可以让大家团结起来——你们要了解身边人的需求，并且寻求外界支持”。

我从中学到了几条最基本的规则。谈到病情预后时需要坦诚，但又要留下希望的空间。说话时既要含糊又要准确：“从几天到几周”“从几周到几个月”“从几个月到几年”“从几年到十年或者更久”。我们从不引用具体的数据，通常也建议病人和家属不要在网上搜索关于存活期的数字，因为我们认为普通病人无法细致入微地理解数据。

在听到“X疗法的生存率为70%”和“Y疗法的死亡率为30%”时，人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听到这样的表述，大家通常会蜂拥选择X疗法，哪怕这两种疗法的实际效果一样。

我的一个好友得了胰腺癌，结果我就成了他亲友团的医学顾问。尽管他们都是非常资深的统计学家，我仍然劝他们不要查找数据，跟他们说现在能找到的5年生存曲线至少落伍了5年。不知怎的，我总觉得光是这些数字还是太干巴巴了，或者说，医生在每天与疾病打交道的过程中，还需要根据当时的情况进行判断。更重要的是，我有这样一种冲动：保持希望。

你可能会以为，当我的肿瘤医生坐在我的病床边与我会面时，我不会立刻请她告诉我有关生存期的数据。但现在，我已经从医生的角色转到了病人那一头，我也和所有病人一样，渴望了解具体的数字。我希望她能认识到，我既了解数据，同时也知道关于疾病的医学真相，因此她应该能为我提供准确的、直截了当的结论。我能接受得了。

她干脆地拒绝：“不，绝对不行。”她知道我会查找关于这种疾病的所有研究——我确实这样做了。但肺癌不是我的专长，而她是这个领域的国际权威。在每次看病时，我们都要进行一场角力比赛，而她总是闪躲着，不提及任何一个数字。

现在，我不再为一些病人执意追问数字而感到困惑了，我反而开始想，为什么医生在掌握了这么多知识，有这么多经验的情况下，还要把问题弄得这么云山雾罩。我刚看到自己的CT片子时，认为自己只有几个月好活了。片子看起来很糟糕，我看起来也很糟糕。我瘦了30磅（约等于27斤），出现了严重的背痛，一天比一天虚弱。

几个月来，我一直怀疑自己得了癌症，我看过很多年轻的癌症病人，所以得知结果时我一点也不吃惊。事实上，我还感觉有些如释重负。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很明显：准备去死。我大哭。告诉妻子她应该再嫁，然后为房贷筹钱。我开始给好朋友写迟寄的信。

可是，在我与我的肿瘤医生第一次见面时，她谈到了有朝一日我将重返工作岗位。那时我会是游魂吗？不会。可是，我能有多长时间？沉默。

当然，她不能阻止我大量阅读文献。在查找资料时，我总是想找到一份报告，能告诉我一个准确的数字。大量研究显示，70%～80%的肺癌病人将在两年内死亡。这没有给我带来多少希望。可是话说回来了，大部分病人年纪都更大，而且大量吸烟。有没有一份研究针对的是不吸烟的36岁神经外科医生？我年纪轻、身体好，也许这会有帮助？又或者，因为我的病发现得太晚，又扩散到别处，我的情况远比那些65岁的吸烟人士更糟糕？

我的很多亲友对我讲述了种种故事，比如朋友的朋友的妈妈的朋友，或者叔叔的理发师的儿子的网球搭档得了和我一样的肺癌，现在已经活了10年。刚开始时，我寻思着这些故事的主角是不是同一个人，可以通过众所周知的六度分隔理论将他们联系在一起。我觉得这些故事无非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和毫无根据的幻想。可是最后，这些故事渐渐渗入了我精通的现实主义的缝隙中。

接着，我的身体状况开始慢慢好转，这得归功于一种靶向药，专门针对跟我的癌症有关的某种特定的基因突变。我可以不用拄拐杖走路了，也可以说这样的话："嗯，我能幸运地活10年，这对我真的不大可能，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我还抱有一丁点的希望。

如果我知道等待自己的是几个月还是几年，前路或许会明朗很多。如果我还有3个月，我会去陪伴家人；如果我还有一年，我可以制订一个计划写完那本书；如果我还有10年，我可以回医院治病救人。"活在当下"的老一套说辞没什么意义：我应当拿当下怎么办呢？我的肿瘤医生只是这样说："我没法给你一个具体时间，你需要去发现对你最重要的事物。"

在癌症被确诊前，我知道有一天自己会死，但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在确诊后，我知道有一天自己会死，但仍然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而现在我已经深切地知道了，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科学的问题。有关死亡的事实令人坐立不安。

医生们之所以不能向病人提供确切的预后，是因为他们做不到。有些病人的预期完全超过了合理范围——有些人希望自己能活到130岁，也有些人看到身上的一粒小痣就觉得死期将至——医生们有义务将对方的预期拉回到合理的可能范围内。

可是，合理的可能范围仍然十分宽泛。根据现在的治疗方案，我有可能在两年内死亡，也有可能再撑10年。如果你再将今后两三年可能出现的新治疗方案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考虑进来，这个范围可能又会完全不一样。

病人想寻找的并不是医生们遮遮掩掩的科学知识，而是每个人都必须通过自己的力量找到已经存在着的真实性。

我清楚地记得一个时刻，那一刻快要将我吞噬的不安突然慢慢消退。那时，我想起了塞缪尔·贝克特写过的9个字，我在多年前上大学时读他的书，不过一直都没好好读，但在那个瞬间，这句话清晰地在我脑海中重现："我无法前行。我将前行。"我往前走了一步，反复咀嚼着这句话："我无法前行。我将前行。"接着，在某一个节点，我顿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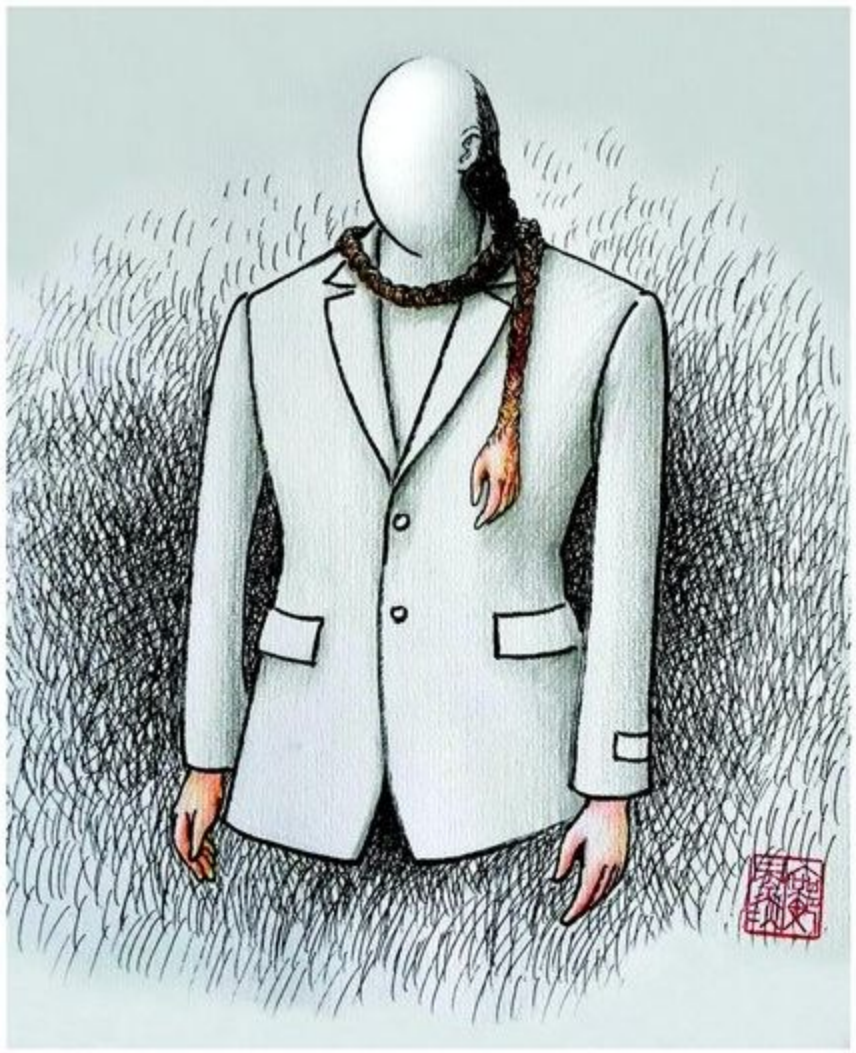
现在，距离确诊已经过去了8个月。我的体力显著恢复了。经过治疗，癌症暂时蛰伏。我开始重返工作岗位。我拂去了研究手稿上的浮尘。我写得更多、看得更多、感受得更多。每天早上5点30分，当我按下闹铃，僵死的身体苏醒，而妻子仍在我身边酣睡时，我会又一次对自己说："我无法前行。"过了几分钟，我已经穿上了刷手衣，走在去手术室的路上。我仍然活着，我对自己说："我将前行。"

（丘　扬摘自《斯坦福医学》）

保罗·卡兰斯

中国式的聪明

◉庄佩璋



在美国，你去商场买东西，事后不论任何理由，都可去退货。因此，有一些中国人假如过几天要出席重要宴会，就去“买”一套名牌衣服，穿去赴宴之后，再去商场退货。

美国商店还有一桩好事：买贵了，可退差价。于是有些中国人就趁平时不打折，但尺寸、颜色较齐全的时候，把货品买回来，等到大减价的时候，再把收据拿去退差价。这些人对自己的行为洋洋得意，还到处宣扬自己的聪明，甚至纳闷为何别人都那么“愚蠢”，不会利用这个“漏洞”。

把占人家便宜看成“聪明”，把奸巧看成“能力强”，把挑拨族群看成“和解共生”，真的是价值错乱。许多股友在讨论巴菲特的选股标准时，却往往忽略了他一再强调的：他非常重视一家公司CEO的诚信，不够正派的公司他绝不考虑。

今天你会钻法律的漏洞，明天你掌权了，就会去修改法律，让自己的违法变合法。这几年来，我们看了太多这种例子。

10年前，我带3岁多的儿子到美国旅行，寄宿亲戚家。亲戚拿出一个全新的儿童汽车安全座椅给我，说：“这里规定，儿童一定要坐汽车安全座椅。这个给你用，因为是借来的，请尽量不要弄脏，我还要还给人家。”

两周后，我不再开车，他拿着半新不旧的安全座椅到量贩店办理退货。店员一声不吭，将钱全数奉还。

亲戚得意地对我说：“美国的商店，两周内都可凭发票退货，所以我们常来这里‘借’东西。有些中国人甚至连电视机都‘借’呢！你说，美国人笨不笨？无条件退货机制的漏洞这么大，他们竟然都不知道！”

来年，我到日本，在当地做事的台湾朋友招待我，出入都开车。我问：“东京地狭人稠，不是很难停车吗？”“没那么严重啦！政府规定要有停车位才准买车，所以车子并不像你想得那么多。”他说。

“哇！那你有停车位喽？一定贵得吓死人对不对？”“你怎么跟日本人一样笨！先租个停车位，等车子挂牌后，再把停车位退掉，不就解决了？”

几天后，换成日本朋友招待我，待遇沦为两条腿加地铁。他客气地说：“东京养车容易，养停车位难，所以只好委屈你挤地铁了。”我马上向他传授“破解之道”。

没想到他没有“悟道”后的狂喜，只淡然地说：“真要钻漏洞，其实到处都是，比如家母住在乡下，我把户籍迁过去再买车就可以了。但是，我实际上就住东京，没停车位却买车，左邻右舍会怎么看我？开车上班，我怎么面对同事？正派的人都不会这样做。”

美国商店无条件退货的机制与日本到处存在漏洞的法规，都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当信任瓦解，社会也会崩溃。因此，他们可以容忍政客做错事，却不容许政客说谎。

我们则是“假到真时真亦假”，每个人都虚虚实实。思维影响行为，而个人行为又可扩及影响企业服务、社会运作。

记得去罗马搭乘地铁时，发现有售票机却没有验票机。我当场起了疑心，到底要如何确认乘客有没有买票？如果有很多人逃票，那地铁不就铁定亏钱吗？这是我们的习惯思维，总是想要替

为什么你就是忍不住发朋友圈

◉王　璞

也许现在朋友圈是你闲着没事打开手机最重要的理由吧，请好好体会这种中枪感。

相信你一定有在朋友圈围观、被围观或者转发分享文章的经历。但是，请认真想想，当你点击“分享”按钮时，是什么原因让你想要转发文章、视频或照片？

只是因为好看吗？答案似乎没这么简单。

其实，分享信息本身就能让人产生愉悦。哈佛大学神经学家简森·米歇尔和戴安娜·塔米尔用实验证明了这一点。两人给被试者装上脑电波扫描仪器，随后向他们发问：“是不是愿意分享自己对喜欢的滑雪板或者喜欢的小狗的态度？”

结果，那些“有话要说”的被试者在滔滔不绝地自由表达和分享信息时，他们的脑电波和获得金钱与美食时的一模一样。

甚至有人为了“说”个痛快，竟然放弃到手的金钱。

两位科学家在上述实验的基础上，将被试者分成两组，每组成员都可以自由选择——是闲待一会儿，还是告诉别人自己喜欢吃什么三明治。每种选择面对的奖励方式不同。在第一组成员中，选择什么都不做获得的奖励多一些，第二组刚好相反。

然而结果却出奇的一致。无论哪一组被试者，都是选择分享观点的人多。人们分享观点、自由表达的欲望并不能被金钱“收买”，即便闲着可以拿到更多的钱，人们也更倾向于把话说出来。

（**小　鸽**摘自《读者报》2015年4月11日，**小黑孩**图）

自以为是的小聪明或贪小便宜的心理寻求应对之道。

对意大利人而言，我们会问这种问题才奇怪。搭车为啥不买票？乘车怎么可以不买票呢？两方的想法当下有了差异。

如果你真想知道不买票是不是也可以搭车？可以，的确可以入站搭车，但是你要确保不会被富有正义感的意大利人发现，因为他八成会去告发你。到时候罚款可就是票价的数倍，而且丢脸还丢到国外去，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在纽约，有一次参观有名的大都会博物馆。付了钱，柜台员工给我们一个约10元台币大小的金属片门票，上面附有有两条夹子，方便我们别在衣领上。友人告诉我，参观中途可以随时出来，如果还要再进去，门票就不用缴回，可以凭原本的门票再进入。确定不再进去参观，就把门票丢入门口的玻璃柜中。

我问：“门票的形式、颜色每天换吗？”朋友回答：“不换。”“那会不会有人把门票带回家，过几天再来呢？或是10人进去只买5张门票，其中一人再把门票带出来给其他人？”

朋友大笑：“只有中国人会这么想！美国人的想法单纯多了，进去就是要买门票，不再进去，就缴回门票。基本上美国人相信大家都是守法的好人，所以门口的工作人员很少。”

刹那间让我觉得很惭愧，防弊多于兴利的观念、钻漏洞的念头竟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

最近给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上课，发现台积电的餐厅跟科学园区的其他厂商一样，采用外包模式，一样干净整洁明亮。所不同的是，餐厅没有人帮你打菜，要吃什么一切自便，发水果的地方贴了一张纸条——每人限拿一袋（洗好切好的）。连入口处也很少有人在管，进餐厅时自己用识别证刷卡，餐费月底自动从薪水中扣除。

一位台积电副经理告诉我：“一位员工被抓到吃饭没刷卡，第一次警告，第二次就开除。”

当彼此信任度越高，管理就越少，彼此方便，成本自然下降，工作也越愉快。相反的，彼此猜忌、防范、围堵、监督，不但降低生产力，工作也被动，不愉快。所以从现在开始，就将心胸打开，用开放的心胸、信任的态度，来对待每一位伙伴。

建立信任，不容易，却非常重要！路，走对了，就不怕遥远。

（**从　容**摘自《心理医生》2015年第3期，**邝　飚**图）

最珍贵的遗产是什么

◉三 月

家庭教育究竟会对人的一生产生多大的影响？美国学者A.E.温西普做了一项研究，他追踪尤克斯和爱德华兹这两大家族百年来的繁衍发展史，并进行比较，以此来了解一个人的行为会怎样深远地影响其子孙，结果让人震惊……

文雅青年与狂野小子

马克·尤克斯生于1900年，乔纳森·爱德华兹生于1903年，两个人共同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温莎小镇度过童年。马克生性狂傲，行事不羁；乔纳森则完全相反，他生性平和，乖巧懂事，对万物心怀一种与生俱来的博爱。

马克摸准了乔纳森的性格特点，并大加利用。比如，每当马克需要用钱时，他就会捉来一只小鸟或小松鼠，然后当着乔纳森的面虐待它们，并扬言要将它们“处决”。这时，乔纳森就会眼泪汪汪地为这些小动物求情。马克当然不会妥协，于是乔纳森会拿出身上所有的钱交给马克，来换取这只可怜的小动物的生命。在很多年里，马克利用这个方法将乔纳森大部分的零用钱据为己有，并且屡试不爽。

上学后，乔纳森认真刻苦，成绩一直在全校名列前茅；马克虽然有聪慧的头脑，却不喜欢读书，经常逃学，最后干脆放弃了学业。

乔纳森好心劝说马克继续读书，马克却满不在乎地说：“学习好有什么用？看着吧，将来我一定比你有钱，比你过得好。”自此之后，两个人开始走上迥异的人生道路。

乔纳森一直保持着优异的成绩，最终考取了耶鲁大学。1924年毕业时，乔纳森应耶鲁之邀回校出任助教。1927年，乔纳森迎娶了同样有着博爱胸怀的美丽少女撒拉。婚后，他们共生育了11名子女，家庭生活幸福而美满。

而马克在辍学后，就过着一种类似于拓荒者的生活。后来因为厌倦了小镇平淡的生活，他就跑到了纽约，一直辗转着到处打工。年过30，马克才娶了年轻漂亮的艾达为妻。

35岁那年，马克遇到了一个难得的发财机会。尽管涉嫌违法，但他毫不犹豫地抓住了它。赚了第一桶金的马克没有就此满足，他骨子里有一种不甘平庸的冒险精神。他用这笔钱孤注一掷地盘下了一家濒临破产的小五金厂，然后当起了老板。在经营上，马克同样不走寻常路，敢于尝试各种别人不敢尝试的旁门左道。幸运的是，短短几年时间，他的资产就翻了几倍。

1941年，志得意满的马克偶遇了童年的玩伴乔纳森，得知学习优异的他目前只是耶鲁大学的一名助教后，马克轻蔑地说：“怎么样？还记不记得当年我说过的话？学习好并不会为你带来金钱与财富。”

乔纳森却坦然地表示，自己现在过得很幸福，再多的金钱对他来说都没有意义。

马克气急败坏地说：“你可以不为自己考虑，但你的后代们将来会埋怨你这个没用的祖先，你死后能给他们留下什么呢？”

乔纳森用平静而肯定的语气回答道：“我能给他们留下的财富一定比你多得多。”马克狂妄地大笑起来，完全不清楚乔纳森所说的“财富”指的是什么。

宽容与大爱 缔造百年传奇

乔纳森与撒拉共育有8个女儿和3个儿子。如此众多的子女，不要说教育，就是把他

们养大也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工作。但乔纳森从来没有觉得孩子们是个负担，总是不遗余力地将爱的理念传授给他们。

乔纳森与妻子都认为，要想学会爱，首先就要懂得感恩。所以从每个孩子出生起，乔纳森夫妇就不厌其烦地告诉他们，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无论是阳光、空气、水，还是鲜花、绿树，都是大自然的恩赐，对此人类应该心怀感激，而不是坦然接受。

乔纳森会让孩子们亲手制作小鸟屋，然后挂在门前的树上，每天放一点水和鸟食。这样既能观察到小鸟休憩、觅食的场景，也会慢慢爱上小鸟、爱上大自然的一切。

乔纳森家的后院有一片空地，他们本来规划好要为孩子们建一个游乐场。可是，还没来得及开工，一只雌锦鸡就在空地中的杂草丛里做了窝，并孵出一窝漂亮的锦鸡宝宝。

尽管孩子们盼望这个游乐场已经好多年，但他们还是一致决定不打扰锦鸡一家的安宁。甚至大家生怕它们有朝一日会搬走，每次从那里经过时，都会尽量放慢脚步。

乔纳森就是这样通过日常点点滴滴的小事，让孩子们懂得爱和如何正确地爱。

等孩子们长大一些，乔纳森夫妇就鼓励他们去社区做义工，比如亲身体会自闭症儿童的生活，了解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和其他孩子不一样，以此培养孩子们的同情心、同理心。

养育11个孩子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但乔纳森夫妇都是亲力亲为，从未请过一个保姆。为了节省开支，他们在生活中精打细算，经常到便利店、旧货店、典当店以及美国常见的“跳蚤市场”购买需要的物品。父母的以身作则让孩子们从小就懂得了勤俭是一种美德。

为了培养孩子们的责任感，乔纳森夫妇会根据孩子的年龄让他们分担一定的家务劳动，并且给予一定的报酬。由于从小受到感恩教育，孩子们从来不乱花钱，总是将赚到的零用钱为父母和兄弟姐妹买礼物，或是捐给慈善机构来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

乔纳森家的11个孩子在爱的氛围里快乐地成长着，虽然后来他们之中并没有出现一个大富翁，但他们都选择了自己所热爱的事业，拥有和谐美满的家庭。

1957年，乔纳森应普林斯顿大学之聘，出任校长。他1958年1月到任，不幸因注射疫苗而染病，于3月22日与世长辞。乔纳森去世前，所有子女都守候在他身边，为他祈祷，送上祝福。乔纳森带着满足的笑容静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至于乔纳森的子女们，因为从小深受父母爱与宽容的教育，在对自己子女的教育上也始终能保持一颗仁爱之心，所以这种爱的光辉也被一代代传承了下来。

在温西普的统计中，乔纳森所在的爱德华兹家族的1394人中出了100位大学教授，14位大学校长，70位律师，30位法官，60位医生，60位作家，300位牧师、神学家，3位议员，1位副总统。

自私与冷酷造就流氓家族

马克与艾达共生育了5个孩子。马克平时很少关心孩子的成长，但为数不多的几次管教让孩子们记忆深刻。

当马克心情好的时候，他也会将孩子们叫到身边给他们讲故事。他讲的全是自己从前的那些得意事，比如自己像他们这样大时，如何利用聪明的头脑从一个叫乔纳森的傻孩子手里骗取零用钱。孩子们都听得很入神，只有奥尔登不安地问了句：“如果乔纳森不给你钱，你真的会杀了那只小鸟吗?”

奥尔登是马克最小的儿子，生来就内向胆小。听奥尔登这样问，马克决定好好给他上一课。于是，他招手将孩子们叫到院子里，从鸡群里抓起一只小鸡递给奥尔登说：“儿子，扭断它的脖子!”

奥尔登吓得连连后退，大哭起来。马克皱着眉将目光转向另外几个孩子，说如果有谁敢杀掉这只小鸡，就奖励他1美元。几个孩子脸上都流露出恐惧的神情，但金钱的诱惑和讨好父亲的心理让二儿子杰米勇敢地站了出来，他哆嗦着手，迟疑了好久，才在父亲的不断鼓励下扭断了小鸡的脖子，并因此获得了1美元和父亲的赞扬。

除了自认为的“勇敢”，马克还希望子女们能继承他的聪慧头脑。在发了横财之后，马克大度地给了每个正在上小学的孩子一笔“启动资金”，告诉他们在整个上学期间将不再为他们提供零用钱。孩子大都表现得不知所措，只有杰米拿出一部分钱在一家糖果店里买了一大堆五颜六色的糖果，因为买得多，所以额外获赠了10枚糖果。杰米将这些糖果带到学校来诱惑那些嘴馋的孩子购买，最终他赚到了10枚糖果的利润。

文明与野蛮

◉〔美〕罗伯特·路威
◎吕叔湘　译

文　化

◉倘若你看见谁向人吐唾沫，你一定会以为他不喜欢那个人。对的，在法国确实如此，可是对东非的查加兰黑人来说，你就猜错了。在他们那儿，吐唾沫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祝福方式，新生的孩子、生病的人，全要法师来吐四口唾沫。换句话说，用唾沫来表示厌恶，并不是人类的“天性”。

◉喀麦隆判戚族黑人对儿子的训诲是：“听你爸爸的话，因为你长大成人时，爸爸会为你出钱买个女子……待你姐姐好些，她骂你，你别回骂，更不要打她，因为她嫁人时可以得一笔钱，你娶媳妇要靠这笔钱。倘若你打她，她也许会去寻死，你就得不到钱，也娶不到媳妇，人家都瞧不起你。”

居　住

◉“地理解说论”是对人类天性的误解。照他们的意思，把人放在任何环境里，他自然会抓住那里面所有的机会，让自己过得舒服。事实恰恰相反，甚至在衣服、住宅这些事情上，人类也不总是这样讲理。南美洲极南的地方6月也飞雪，在1769年一个夏天的晚上，科克船长的两个部下被冻死在那儿。冬天树林积雪，旷野里到处都是大片的冰。然而居住在那儿的佛伊哥人到现在还没发明衣服，男男女女都赤身裸体，至多也只披上一件齐腰长的海豹皮或水獭皮。说来也奇怪，住在北边的部落只有寒碜得不成样的帐幕，极南的部落却住着暖和的地下室，不知道地理学怎么解释这些事。

◉1302年，伦敦市民多玛巴特盖房子不守规定，依旧用草不用瓦，被人在市长面前告发。他说，倘若因为他的草屋闹出火灾来，烧多少家他赔多少家。那位市长和市议会真是幼稚，居然相信了他的话。1496年，丹麦国王命令维堡居民用瓦换掉屋顶的草，维堡人嗤之以鼻，等到1569年维堡城化为灰烬后，他们依旧兴高采烈地重新造草屋。“费了350年的工夫、13位国王的政治权威，才把草屋顶从丹麦城市里赶了出去。”然而偏有人相信人类有进步的天性，并且相信北欧人的这种天性最强。

（林冬冬摘自三联书店《文明与野蛮》一书，王　原图）

马克告诉杰米，还有很多技巧可以学习。他拿出两支看起来差不多的钢笔，让杰米分辨哪个更贵。杰米看了半天，摇了摇头。马克告诉他，这两支笔尽管外貌相似，但所用材料和品牌都不同，所以价格差异很大。杰米的顾客都是些没见识的孩子，所以杰米完全可以购买低廉的产品，然后以优质产品的价格将它们卖出去。杰米听了受益匪浅，果然赚到了更多的钱。

其他几个孩子虽然没有杰米这种经商天分，但也亦步亦趋地仿效着杰米的做法，成功地让手里的钱生出新的钱来。

不过，马克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1951年，马克非法经商东窗事发，被罚了一大笔钱，从此元气大伤，没几年就宣布破产了。破产后的马克整天酗酒，喝醉了就打老婆。终于，艾达不堪忍受他的打骂，悄然离开了。而他的孩子们继承了马克的冷酷和精明，尽管个个事业做得风生水起，但兄弟间的关系却显得比陌生人还要冷漠，当然更没有一个人想着要回报他们的老爸。马克一天天衰老，穷困潦倒的他靠着政府微薄的救济金勉强过活。最后，他在孤独与贫病中凄惨地死去，死的时候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

而深植于孩子们骨子里的自私与冷酷很顽固地被传承了下去，从第三代开始，尤克斯家族走上下坡路，流氓、恶棍层出不穷。据温西普的统计，马克的903名后代中，有310名流氓（130名坐牢13年以上），7名杀人犯，100名酒鬼，60名小偷，190名妓女，20名商人（其中有10名是在监狱学会经商的），被人称为“流氓家族”。直到现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似乎还在继续着。马克可能永远也想不到，他的个人行为会为整个家族带来如此深远而又毁灭性的影响。

（青　果摘自《知音·海外版》2015年5月上，冯　煌图）

不是人人靠“拼爹”

◉白岩松

我一直在讲两个笑话。

第一个，我说我很小就失去了“拼爹”的机会。别人“拼爹”，他首先得有爹。父亲在我8岁的时候——1976年，就去世了。母亲把我们哥俩养大。我哥哥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我是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的。我考大学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广播学院，第二志愿是武汉大学，第三志愿是北京大学。考上北京广播学院以后，我妈的一个同事问她：“孩子考哪儿了？”“北京广播学院。”那个同事略微有些尴尬地说：“念电大也得去北京吗？”

我是1989年毕业的。那一年开始我很幸福，因为我之前几个月的实习已经结出了硕果。我在国际电台华侨部实习，到进入1989年的1月份，老师就告诉我：“你没问题了，我们要你，留下吧。”那时候看着其他还在找工作的同学，我就觉得我定了，幸福啊。

我回家过了一个很圆满的春节，回来了。3月份，我突然接到国际台的通知，广电部下了政策，今年国际台不招中文编辑，我的工作吹了。于是，到手的幸福破灭了。没隔两天，我就买了去广州的硬座火车票，一个人去广州的珠江广播电台应聘。

但是，莫名其妙的是，出发头一天下午，系里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话，说你们还有没有没来我们这儿实习的实习生，我们想见一见。系里知道我在国际台的工作已经吹了，但失败挫折孕育了新的机会。当初我没有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实习的原因是，我评估了一下，我去国际台留下的可能性较高，所以，我选择了国际台，但是没有想到最后国际台这儿也告吹了。我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谈了不到两个小时，我谁都不认识，他们也不认识我。回去第2天我就接到了电话，“我们要你了”。

大家可能说那是你怀念的20世纪80年代，现在不可能了。生活中不要去相信大家都在那儿“拼爹”，要去相信更多的正向的东西。我就是一个例子：从大学毕业一直到今天，一路走来，我没有为求职和工作的变动送过一分钱的礼。我遇到了很多贵人，要去相信生活当中这样的人更多，大家不是都在那儿“拼爹”。

第二个是我曾经拥有一次当“富二代”的机会，但是我父亲没有珍惜，因此，我觉得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是“富一代”，当“富二代”有什么意思？那天我去广播学院捐款。每年捐款资助新生的时候，我就跟那些新生说：“恭喜你们，你们拥有了别的同学所没有的一份履历，表面上是由挫折、痛苦、贫穷造成的，但是将来它会成为你的亮点。你可以在简历里写你是某某基金资助的，我相信很多老总看到这个都会眼前一亮。因为现在很多单位招人都要招家境贫寒的，他们觉得这样的孩子韧性更强。”

因此，反过来说，我为我经历过这样的青春感到骄傲，它能让我今天在面对任何事的时候都心平气和。“富二代”可以继承大笔财产，一进社会可以不租房子，也有女孩追你，我祝福你。有人说我夫人怎么怎么样，我说：“那是！人家买的原始股，她认识我的时候，是我最悲惨的时候。”但是人生如果没有一些落差做比较，就没有那么多趣味了。

（**暖　冰**摘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中国，再启动》一书，**勾　犇**图）

比贫穷更可怕的是不体面

◉陈思呈

我有几个特别要好的朋友，都有强悍的金钱观。吾友许多多，推崇亦舒金句“没有爱，有许多许多的钱也好”。她说人生的大部分事情都是用钱就可以解决的，而钱解决不了的则属于命运的范畴，操心不了。吾友金山山，她的代表言论是：“事实上挣钱多少往往能看出一个人素质和能力的高低，你看在任何行业里凡是收入高的职位，肯定吸引了绝大部分的聪明人。”

我觉得她们的言论既稳准狠又真实大气，自然是比虚与委蛇的假清高者强。但我心里总有一点不安，起因是我很穷，按金山山的标准，属于能力不足的人群。但她要是看不起我倒也罢了，问题是她和许多多一样，对我有一种对自己人才有的担心，比如有时候我和许多多谈人生，说到兴起，她抽口烟：“纸媒都不行了，你有没有想办法？”她在烟圈后面忧虑地看着我。

“我有办法多赚点钱的！”我指天画地地保证，内心感到很温暖。自从我妈去世之后，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类似的眼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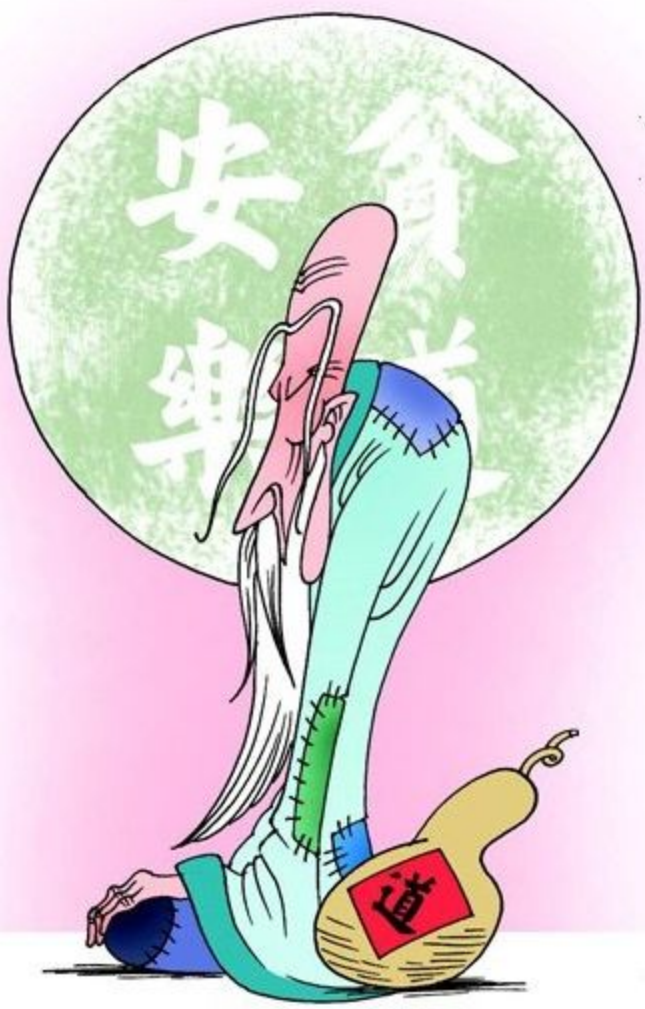
金山山呢，有时候会聊到谁谁生活状态窘迫，推人及己，一副后怕不已的样子，仿佛庆幸我们不至于此。我都不忍心把真相告诉她：其实我觉得我和她也差不多。

时代变了，谈钱不可耻，不谈钱才可耻，因为这有可能是自欺欺人，有可能是无能，更有可能是虚伪。

不过我最近认识了一个比我还穷，比我还寒酸的朋友。这件事，我认为值得写写，值得写的不是她的穷，而是她的寒酸。穷是一种客观处境，而寒酸则是一种生活态度。不，我想说，寒酸，这个表面看来被赋予贬义色彩的词，其实，可以富有一种美学意义。

我们是在一个会议上认识的，暂且称她为宋勇气吧。会议开了几天，昏昏欲睡，刚好手机信息一响，发工资了。我一看，“您尾号××××的储蓄卡账户于×月×日收到工资3560元，活期余额4850.24元。”（请不要纠缠于金额这个细节，因为我还有稿费，所以也不至于每月真的就只有这么点收入。）因为我们几天来常常谈论纸媒快死的话题，所以我顺便把这条信息递给旁边的宋勇气看，以作佐证。她看了后很有同感地说，她的情况与我不相上下。为配合这窘迫的收入，我们进而比赛谁的生活状态更寒酸。我说我现如今几乎不买东西，因为我发现购物欲是越买越旺盛，而越不买则越不想买，都各有惯性。我告诉她，我穿我妹淘汰的衣服就可以了，因为我妹瘦身之后，衣服的码数对我也完全合适，要不然的话，为了成功地穿上她的衣服，我说不定得去增肥。

她表示羡慕，然后开始陈述她的寒酸境界。除了和我一样，用按键手机、出门尽量步行、不上淘宝、不参加饭局之外，她说她不打算买房。多少件衣服才能换一套房？于是我被打败了。40岁、拖家带口的中国人，如你所知，几乎都把买房当成某种生活教义，没房的都处于焦虑之中，事实上一套房都没有的人极少，而宋勇气显然对此深感坦然。瞬间，我感到自己变成了许多多和金山山，也开始在廉价茶水的蒸气后面，忧虑而费解地看着她。



缺乏热情的年代

◉〔丹麦〕齐克果

有一颗每个人都想拥有的宝石，被放置在远方一个结了冰的湖上。湖上的冰很薄，由死神监视着，但走近看，冰面显得十分安全。

如果在一个热情的年代，有人冒险去拿那颗宝石，那么群众会为他的勇气喝彩。他们看到他的决定性行动很危险，会为他战栗，且跟他一起战栗。如果他溺死了，他们会为他悲伤；如果他拿到了，他们会流露出羡慕赞叹的眼神。

但在一个没有热情的年代，情况就不同了，人们会认为冒险去那么远的地方是非理性，甚至是不值得的行为。他们会互相嘉许共同的想法及观点，把一些非常规的行为，例如“热心”“冒险”“忘我”变成“技艺”，在安全网中表演一下，一个充其量在安全网边缘看似危险的动作，就能让人们屏息说：“天啊！多么疯狂！他正冒着生命危险。”

我们基本上是生活在一个没有同伴的年代，因为每个人都很独立，独立得看不见别人，容不下别人。

（小　珊摘自《读天下》2015年第4期）

我问她：“你觉得自己是穷人吗？你怕不怕贫穷？”这个话题和刚相识的人说有点不礼貌，考虑到我们谈话至此，已是同一条绳上的蚂蚱，另当别论。

她说：“谁真的不怕穷呢？如果家里人吃不饱，孩子读不上书，老无所养，还叫他不要怕穷，那肯定不现实。但像我们这类人，生活是有基础品质的，有工作、闲暇、阅读、交际，孩子能读书，生病能治疗，只是衣食住行都要节俭一点，只能买必需品，不能买奢侈品，我们这种不是绝对贫穷，而是相对贫穷。所以，不害怕。”

“房子不是必需品吗？”我跟她确认。

“不是。”她说，“房子是这个时代的‘必需品’，不是真正的必需品，也许只是中国经济的阴谋。”

她咋能比我更不怕寒酸呢？她对贫穷的定义的底线，咋能比我还低呢？但我又隐隐觉得她有道理。事实上我们对钱的态度不但与欲望纠结在一起，还与体面纠结在一起，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表面上害怕的是贫穷，事实上是害怕不体面。这是多数人不能欣赏寒酸的原因。

于是宋勇气还跟我说，有纪录片讲到，法国有一批人专门捡超市扔掉的食物吃，并计划就这样过一生。这批人肯定不是乞丐，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有很多种，有可能是反对社会浪费，还有可能是，对“体面”这种东西给出的一种嘲讽的定义。

大师和圣人，属于例外人群，他们得到异于常人的标准，寒酸也好，贫穷也好，都天然地拥有了美学价值。然而普通人的勇气，比如那群遥远的法国年轻人，比如身边的宋勇气，他们对物质的低欲，对寒酸的坦然，则令人起敬，也更值得玩味。我能猜出他们的后盾：那是物质无法否定的其他追求，而这就是生而为人最奇妙的所在。在物质带来的匮乏感之外，他们早从别的途径，可以获得更多的生活乐趣，像加缪所说的那样去“生活得最多”。这个途径，也许是艺术，也许是孔子说的“道”，更可能是超出我们想象力的，总之必定是人世间最有力量的事物——这些骄傲地寒酸着的人，他们拥有这种事物。

孔子和子贡交流金钱观，子贡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说，这样固然不错，但还不如“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你会发现，子贡说的是行为修养的问题，是怎么对人；孔子的回答比他更进了一步，重点从“行为”转到了“内心”，从“怎么对人”转为“怎么对自己”。

而孔子的话中，最令人感动的是那个“乐”字。“贫而乐”之所以被强调，正是因为多数时候贫穷容易让人不快乐。而“贫而乐”的可能性，无非来自两种：一种是他们得到关于幸福的更好的想象力，独辟蹊径，轻巧地绕过了物质的关卡；另一种是他们无感于约定俗成的标准，不恐惧尚未到来、或许永不到来的贫穷，不预支尚未到来、也或许永不到来的艰难。

我很担心被读者误会为我不爱钱。其实，我完全认可钱越多越好的宇宙真理，并且也摩拳擦掌地准备多赚点。归根到底，千言万语，我只是害怕我们还没有穷死，就先被贫穷吓死了。

（飘　雪摘自腾讯网《大家》栏目，喻　梁图）

第15页和第16页之间

◉刘荒田

从61岁回望17岁的学生时代，饥寒交迫的乡村生活、破败的乡村中学、蠢蠢欲动的青春情愫，百味杂陈。说它尽是不堪，却是此生最鲜美的年华；说它美妙，但从一起步就遭遇一次次碰壁。那天，我和年龄相近的友人这般评价那一段岁月。其实，无论哪一个年龄段，我们都难以干脆地加上单一的标签。

说说恋爱吧！两人都认为，尚未性启蒙的年龄，男女的爱说简单也简单，表达好感而已。以结婚为目标的约会、相亲，以性为核心的纠葛，是几年以后的事。对上中学的女孩子来说尤其如此，无非是“过家家”“跳房子”的升级版。

友人说，那一年，同班的一位女同学，给他送来第一封“情书”，把它夹在数学课本的第15页和第16页之间。这一招绝了！因为之前的数学课，老师讲到第14页。15页，是今天要学的。女孩在信上写了什么？友人没说。不可能是山盟海誓，也不会是当今流行的心灵鸡汤，该是“昨天你对着我眨眼坏笑，是什么意思？”“你这个星期写的作文，我喜欢”之类，若是出格些的，该是“不准再和××说话，她是我的仇家”。这种传送方式，略近于古人把信塞进鱼的肚子里。

我没有追问后来怎样？只知道和他结婚30多年的妻子，并不是这个慧黠的女孩。颇值得玩味的是，友人从漫长岁月的累积中，单单挑出这两个“页码”，一如潮退以后，在无边无际的海滩拾起并不起眼的小小贝壳。页码所联系的，至少有这样的情节：上数学课时，他拿起“情书”，以书桌为掩护，打开来时惊奇、激动；他抬头，环顾四周，终于逮到始作俑者，报以一个微笑，或者鬼脸；她伏在课桌上，把脸上的红霞藏起来。下课后，在教室外说没说悄悄话？他有没有回信？回了，是不是藏进她的数学课本的17页和18页之间？只知后来的结局千篇一律，连手指也没碰过。

马上记起类似的情节，是我从一本名人传记中读到的。英国有一家书店，在面向大街的橱窗里放上一本名作家的新书，为了说明它“来头不小”，书店老板将书打开，展示序言。有一天，书店老板注意到一个穿破旧衣服的孩子，背着书包，贴近橱窗，细细地读。然后，不舍地离开。第二天，老板把书翻到内文第一页。穷孩子又来了，细读，走了。老板看在眼里，每天依次序打开页码，让孩子一天天地接着读，直到末尾。孩子长大以后，成为伦敦一家大报社的总编辑。总编辑深情地回忆，正是这本陆续翻页的书，让他窥见知识的神秘世界。

数学课本里面的“情书”的故事，说到这里，本该完了。不

深入人心的一秒广告

◉张珠容

2009年2月1日的“超级碗”（美国国家美式足球联盟年度冠军赛）中，美国最大的啤酒制造商安海斯·布希是唯一的啤酒广告商。为了赚足观众的眼球，安海斯·布希公司在赛前订下了4分多钟的广告时段。他们的广告，时长仅30秒，却要花费300万美元。

为一天赛事就砸上2000多万美元的广告费，安海斯·布希公司的大手笔令人咋舌。2月1日那天，这个公司的所有成员都认为产品会大卖。没想到的是，他们斥巨资打造的广告居然反应平平。原来，另一家啤酒制造商巨头米勒康胜公司打出的广告几乎吸引了所有消费者的眼球。

早在“超级碗”开赛前一个月，米勒康胜公司的营销总监鲍德温就策划好了一则“一秒广告”。一秒广告，顾名思义就是指广告的长度只有一秒钟。刚开始，老板和同事一致认为只播放一秒的广告太不靠谱，他们问鲍德温是不是想省钱想疯了。鲍德温这样分析：“我记得一篇科学研究文章里写着，只要情境对，广告只要播放一秒钟就可以入脑。每年举行‘超级碗’的那一天，全美国不知有多少人守在电视机前，连广告也盯着看。对于广告，大家讨论最多的话题，无非就是‘某某厂商又砸了多少钱打广告’，观众听都听腻了。如果我们反其道而行之，打出巨短的一秒广告，那一定噱头十足。最关键的是，它能凸显出我们公司和最大竞争者安海斯·布希公司之间的差异。”

鲍德温的一番分析最终说服了大家，老板答应把一秒广告的策划和制作全权交给他。

一秒时间何其短，为了传达出广告的重点，鲍德温将广告拍摄的场景选在堆满米勒康胜啤酒的仓库。广告的主角也只是米勒康胜公司内部一个高大的黑人员工。在一秒钟的广告里，仓库内的几个员工在一旁忙碌着，广告主角则一边摊开双手一边快速大喊：“欢迎进入一秒广告！”与此同时，屏幕显现了一个网站地址：1secondad.com。

一秒钟的广告就这样结束了。但万千消费者看过之后产生了好奇心：1secondad.com里会有什么更新奇的东西？

其实，这个网址是鲍德温特地为一秒广告打造的，它是米勒康胜公司的行销活动网站。消费者在看过一秒广告之后，十有八九都会搜索“1secondad.com”，然后点进去。这个网站的内容并不复杂，上面除了米勒康胜啤酒的标志，就是几行显眼的字：“某厂支付300万美元去买一则30秒的广告，根本没道理！我们情愿把广告费让利出来，以‘可口’的低价位，送给你‘诚实’的啤酒！”

打出高趣味的广告，卖的却是低价位的啤酒，对消费者而言，这极富吸引力。另外，因为一秒广告的费用低，鲍德温从1月6日开始就将它放在美国25个地区电视台轮番播放。这样一来，一秒广告更加深入人心。因此，“超级碗”举行的那天，米勒康胜公司大获全胜，而安海斯·布希公司则败下阵来。

（**张照有**摘自《科学大观园》2015年第7期，**小黑孩**图）

料友人发现重大破绽：15页和16页，是一张纸的两面，没有之间。他来电，要我也做检验。这倒容易，我逐本打开咖啡桌上的一摞书，无论中英文，果然无一例外。我以前以为，页码的编排有较大随意性，然而一页纸，单数在前，双数在后，是必定的。读了60年书，我居然没注意到。

友人在电话里说，看来记忆不可靠。女孩子那封“情书”是被夹在14页和15页之间，还是16页和17页之间？难说了。我差点笑起来，旋即对他心思的细密佩服至极。这位友人，接到“情书”数年后，进公社机械厂当木模工，移民后和妻子白手起家，打拼30年，身价达数千万，他的禀赋由此可见。

（**白　鸾**摘自新浪网作者的博客，**刘程民**图）

和我们的预期相比，和平总是姗姗来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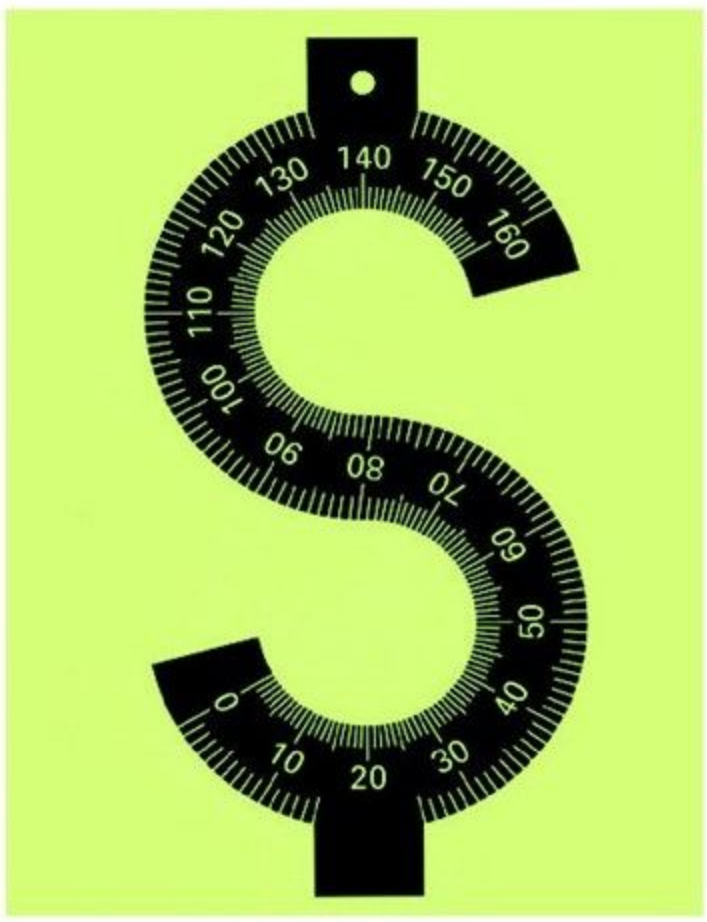
思想是这样一把双刃剑：它是社会进步之源，却也可能成为破坏的力量

漫画与设计的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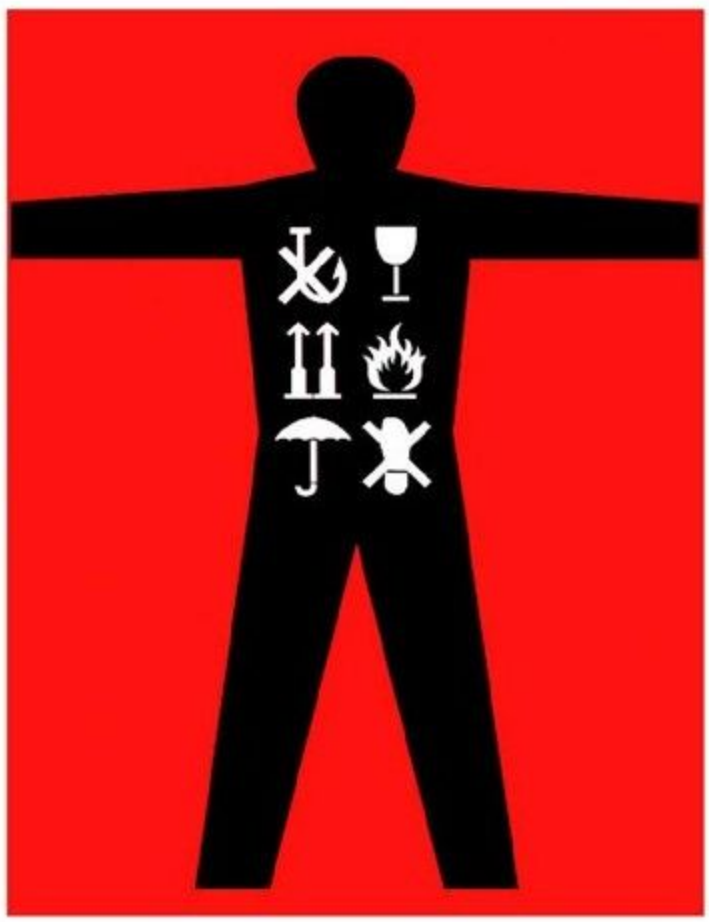
◉〔德〕莱克斯·德文斯基

夏大川供稿

莱克斯·德文斯基是当代世界漫画和设计界的顶尖人物之一。1951年，他出生在一个波兰的德国裔家庭，在波兰波兹南大学师从著名艺术家斯维斯基教授。1983年至1985年，德文斯基成为波兹南大学动画电影工作室艺术总监。1985年，德文斯基举家离开波兰，定居在当时



物质世界是以金钱为标尺进行度量的，哪怕这个度量单位本身是扭曲的



做一个身心健全、人格完整的人

足球更喜欢激情而非理智

人性化服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的西柏林，在那里他成为专业设计师，同时为德国希姆达特动画公司设计动画造型并撰写剧本。1992年，德文斯基成为德国波兹南大学艺术教授，在那里他参与了多项国际漫画大展，并融合漫画艺术与设计艺术形成了所谓德文斯基流派的设计学派，广为世界各国关注。他应邀在柏林、巴塞罗那、马德里和纽约举办了多场个人艺术展览。2000年，德文斯基入选20世纪最具世界影响的世界设计艺术大师之列，在巴黎接受了授予他的终身艺术成就奖。2004年，德文斯基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第六届世界漫画高峰论坛。

对于金钱的态度决定一个人的人生

战争使人类付出的代价不是战争本身可以承载的

（慕　雪摘自《新民晚报》2015年4月25日）

婚礼进行曲

◉顾以宁

婚礼不是自己的事儿

婚礼前半个月，我和大力去办婚礼的酒店见司仪，非常有默契地把所有“做戏”似的场面都从婚礼中删除了。父亲把新娘送上舞台，眼泪汪汪地交给新郎？不要！新郎单膝跪地向新娘求婚？拜托，我们就是成功了才来结婚的好吗！在舞台上设计个恋爱桥段重演？谢谢，真不用跟满场不认识的人聊那么私人的事情。一言以蔽之，我觉得自己像个侠女，带着十二分的气魄，大刀阔斧，删删删，一边心里乐得很：这总不会再有问题了吧？

其实我一开始就放弃了很多浪漫的幻想。我觉得自己已经够女汉子了，什么“婚礼的那天一定要完美”“每一个细节都不能出错”，这些偶像剧女主角的心愿在我这儿一个都没有。

相反，从一开始，我就在本地各家婚庆公司展示的录像里，看到了各种悲剧：

一个从法国留学回来，“希望婚礼是单纯白色”的新娘，被本地婚庆公司操办出了一个满场马蹄莲，让乡亲们一看见就问“是葱吗”的婚礼现场；一个婆媳共办、各有主意的婚礼，因为婆婆要红色，媳妇要白色，最后变成红白相间的。

简单、简单、再简单——我和大力对婚礼的要求在一次次观看婚礼录像的历练中迅速统一：千万别整那些有的没的！

对新人来说，婚礼现场的大多数宾客是不认识的，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我的婚礼现场排位表最直接地呈现了这一点：孤零零的一桌“新娘同学”，被各种的“新娘母亲中学同学”“新娘

父亲大学同学”“新娘父亲进修班同学”团团围住。

不需要长辈耳提面命，我已充分认识到一点：这婚礼不是我自己的事儿。

比较悲催但也非常幸运的是，与婚庆公司的接触由大力和我一手包办，婚礼上的所有细节我们都能自己决定。

我们没有挑播音腔严重的司仪，没有要花枝招展的喜庆风格布置，没有保留仪式中任何一点乱煽情的桥段。

我们对司仪说：“大气、简洁，你懂的。”

我们不知道，各种麻烦正排着队，等在命运的下一个转角。

婚礼似乎不应该那么麻烦

还依稀记得，20年前三姨结婚，我妈提前一天带着刚上小学的我回外婆家，姐妹们聚在屋子里说着笑着，轻轻松松地把该准备的都准备好。

第二天，三姨出嫁，大家又跟到姨夫家里，热热闹闹地吃了顿饭，参观了他们的新房，就算完了。

那时候，婚宴的难点都在“自家操办”上。乡下有场院，倒是不担心场地，可是要找到能烧十几桌菜的师傅就不容易了，加上那么多的菜、点心、板凳圆桌、筷子餐具，样样都需要邻近的乡亲们支援。大人们关于婚礼的谈话，几乎都集中在如何能确保婚礼在那一天良好运转上。

如今，这些原本麻烦人的地方，成了属于某个历史阶段的回忆，甚至有些温馨起来。

不过，尽管我妈为她婚礼的“不讲究”自豪了多年，但事情到我身上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

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从前文学常识里背过的“六礼”，基本上换了个土名在现实中上演了一遍。

有时候也不免与时俱进些：比如一辈子没算过命的我娘亲，在知情人的指引下，于本城最大的安置房小区中找到了一位大师，掐指算了好多回，终于订出一个我和大力都方便回来办婚礼的日期。

迎亲礼即将到来前的半个月，就在我和大力愉快地告别司仪、离开酒店时，一场盛大的采购正拉开帷幕。

我妈和大力他妈充满热情地要为我们“布置新房”。现场基本上是这样的：两人欢快地走到市场，我妈拿起一块米色的小地毯细细打量，他妈一把按住：“别，要买红色的。”我妈一下茅塞顿开：“哎，原来还有这讲究啊，说得对！婚房嘛。那啥，大力他妈妈，还有啥需要讲究的？”地毯要买红色的，扫把要买红色的，漱口杯也要红色的……两位妈妈一拍即合，一路走一路逛，沉浸在布置一个吉祥的婚房的喜悦中。

我和大力都在北京生活，却得为了婚礼在老家设置一个“新房”。由于记忆中“参观婚房”是每一场本地婚礼最重头的秀幸福栏目之一，我愉快地接受了家长的这条建议。反正三线城市嘛，房子是现成的。

没想到接下来会遇到这样的局面：婚房变成了两位妈妈的情感寄托处。

从锅碗瓢盆到被套床单，充满喜庆色彩的物品一件件被运到了新房里。通过它们，两位妈妈憧憬的生活被勾勒出了样子。婆婆希望生活是红彤彤的、吉利的，充满喜气并且价廉物美的；我娘亲的理想生活水准则在一次次购物后水涨船高，买了蚕丝被，过两天再去抱一条澳毛毛毯，等下回再去抓一对乳胶枕。并且不知为什么，两边家长都不觉得需要问问我和大力的意见。

我犹如跌入了另一个世界

有那么一个晚上，我婆婆、我妈、我三姨都在新房里劝我要把彩条挂上。我被左一个“喜庆”右一个“老规矩”折腾得毫无招架之力，唯有连连点头。最后一看手机，爸爸偷偷给我发短信汇报自己的发现：“七大姑八大姨在劝你布置新房的时候，你老公一直在旁边摇头，哈哈哈。”

我犹如跌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我以为早已随着时间逝去的世界。那些多年不见的规则，原来在长辈们的心中依然坚守着：红色的摆设、10床被子、一屋子的彩带……隐约听到后面的家人们已经开始讨论，结婚那天新郎得一手抓着5颗鸡蛋来迎亲，寓意好，是五子登科。

到举行婚礼那天，大力手里真的抓了一包煮的鸡蛋。

很快我就发现，当一个木偶新娘，正是仪式所需要的。

早上5点起床，坐着让化妆师打扮到8点，间或配合摄影师拍两个镜头，然后等着种种仪式的进行。不管是在家还是在酒店里，随时有人指挥新人做事。

只是比起在酒店里的舞台上跟着司仪的步子走，在家里的场面会显得更突兀一些：

新郎上门接亲，找出了婚鞋，正要给新娘穿上，摄影师发

意◉林

一等优雅

◉苏　芩

优雅也分等次：三等优雅靠努力训练得来，二等优雅随尊贵出身而来，一等优雅被委屈历练出来。曾经遭遇的百般凌辱，后来，低头一笑，释然了。它生长得最为坚固，沉静而安谧，时间深处，愈发动人。

（**安格尔**摘自《感悟》2015年4期）

不肯红

◉知知堂

褚人获《坚瓠集》有“退红”一则。《老学庵笔记》云：“唐有一种色，谓之退红。王建《牡丹》诗云：‘粉光深紫腻，肉色退红娇。’王贞白《娼楼行》云：‘龙脑香调水，教人染退红。’《花间集·乐府》：‘床上小熏笼，韶州新退红。’盖退红若今之粉红。绍兴末，缣帛有一等似皂而浅者，谓之不肯红，亦退红类耶。”

最后这“不肯红”三个字，叫人惊喜。如今我们看得最多的是拼命地要红，唱歌的要红、演戏的要红、写书的要红、做学者的要红。“似皂而浅者”，颜色一定很好看吧。若是人，淡淡的，不肯红，怕更好看。

（**惜　茹**摘自《今晚报》2015年4月9日，〔波兰〕**伦格仑**图）

话“新郎先得意地举一下婚鞋，然后亲一口鞋子”，于是新郎直起身子吻婚鞋；出了闺房，又是摄影师说“给父母敬茶”，“新郎说一句‘妈妈请喝茶’，再说一句‘爸爸请喝茶’”，“给改口钱”，“好，来，一对新人坐到父母身边，对，再亲一下爸爸妈妈……”

伴着“咔嚓咔嚓”的快门声，我实心眼儿地在老妈的太阳穴边留下了一大块红唇印，却听客厅那头传来亲戚的嘀咕：“女婿也要亲老丈人？”

“哎哟，不要不要。”要不是摄像机镜头还对着，我爸简直要从沙发上弹起来，落荒而逃了。

这只是一个小插曲。很快我们又跟着摄影师的指挥开始一个个过礼节。等终于接好了亲到酒店时，眼前的画面就更生动了：新人在迎宾区前面站着，大多数宾客则追着我妈或我婆婆要给随礼，大堂里此起彼伏的“不要不要真不要”和“拿好拿好快拿好”。

总之，婚礼的主角与其说是我们，不如说是我们的妈。

婚礼结束后，有好一阵，两家的亲戚见了面，都要感叹一句“拣日”拣得好：婚礼的前几天和后几天都是阴雨绵绵，唯独婚礼当天和回门宴那天是晴空万里，这不是上天庇佑是什么？

那认真虔诚的样子，就好像我们真的碰上了神算子。

与婚礼有关的重要的事情，并不是这些显而易见的内容。有一件事情，在婚礼那天，我婆婆至少给她儿子叮嘱了3次：明天早饭记得要把那5个鸡蛋吃掉，知道吗？这是规矩。

观赏自己的婚礼

上个星期，我终于从婚庆公司那里拿到了婚礼的录像。于是，仿佛是一种义务，全家人都聚到屏幕前，再回顾一遍我们都曾亲历的那一天。

看着看着，我爸妈不断有新发现：“什么？迎亲的时候家里这么热闹？我当时在哪儿？”“什么？婚宴上司仪还吹了萨克斯？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在我的婚礼上，司仪愉快地唱了好几首歌，还用萨克斯吹了两首曲子。这些，我都是在看录像的时候才知道。

所以，是为谁而办的这场婚礼呢？

“全是做戏。”看着视频，奶奶突然有些唏嘘地总结道，但她旋即又稳稳地补充了一句，“做得挺好，热闹。”

几天后，我和大力回到北京，重新在狭小的出租屋里开始朝九晚五的日子。唯一的改变，就是在遥远的家乡，多了一间上锁的新房。

（**芹　子**摘自《中国青年报》2015年4月1日，**王　青**图）

谁住贵宾房

◉寇士奇

一个国际哲学研讨会上，在与会者居住的饭店里，一天，某位著名的哲学家找到会议组织者说："我不能在那个普通房间里住了，你们得为我另找一个贵宾房，因为和我同住的那个人是个痴呆！"

会议组织者一怔，问："您有什么根据吗？"

哲学家说："60多岁的人，像个3岁的孩子，见到什么都惊喜万分。早上招待生送来鲜花，就是街头花店摆放的价值不超过3美元的鲜花，他每次都像第一次看见似的，把脸贴上去又亲又吻，大呼小叫！"

"真的吗？就这些吗？"

"他有时在房间吃东西，不论吃什么都跟在品尝天下少有的美味似的，就是一片面包也吃得津津有味、咂咂有声。叫人难以忍受！"

"太少见了，请接着说！"

"好色。见到一个奇丑无比的女人，眼睛也奇亮无比！"

"不可思议！"

"一天到晚兴奋得跟条狗似的，到处摇着尾巴撒欢！"

"啊！"

"我是世界一流的哲学家，世界各地都有我的热心读者，我不能让来访者看见我和这种痴呆在一起，这会降低我的身份！"

"完全正确！"

过了一会儿，会议组织者来到那位哲学家居住的房间，说："请这位尊敬的先生跟我走，搬到贵宾套房去。以您的学问和修养，住在这种普通房间的确不太适合。"

"好，我马上就走。"哲学家说。

"对不起，我说的不是您，而是这位先生。"会议组织者伸出手臂，恭敬地把手心对准了被哲学家称为"痴呆"的与会者。

"咦！为什么？"哲学家问。

"在我们的印象中，从没有人像这位先生这样，具有抛开过去一切经验的能力，把'活在当下'这一人生哲学理念表现得如此真切圆满。"

（**余　娟**摘自作者的博客，Getty Images供图）

顾客等待心理的十条原则

◉〔美〕David Maister

1.无所事事的等待比有事可干的等待感觉要长。

2.过程前、过程后的等待时间比过程中的等待时间感觉要长。

3.焦虑使等待感觉上比实际时间更长。

4.不确定的等待比已知的、有限的等待时间感觉更长。

5.没有说明理由的等待比说明了理由的等待时间感觉更长。

6.不公平的等待比公平的等待时间感觉要长。

7.服务的价值越高，人们愿意等待的时间就越长。

8.单个人等待比许多人一起等待感觉时间要长。

9.令人身体不舒适的等待比舒适的等待感觉时间要长。

10.熟悉的等待比不熟悉的等待感觉时间要长。

（**晓　宇**摘自《周末画报》2015年4月11日）

美国人对奢侈品的另类追求

◉范　琪

美国一项权威统计数据表明，2013年，中国人的奢侈品消费总额高达1020亿美元。换句话说，全球约一半的奢侈品被中国人买回家了。相比于慷慨大方的中国人，为什么美国人对奢侈品并不那么热衷？

圈子和阶层

住在街对面的卡梅隆一家是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男主人安东尼是一家金融机构的中层管理者，太太梅丽尔是一位小学教师，家庭收入属于上层中产之列。可每次见到这对夫妇，我发现两个人的衣着打扮都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2008年年底，我所在的社区要举办新年派对。这也是我第一次出席正式的社交活动，所以特意花300美元租下了一件老款普拉达礼服，希望它能帮忙撑撑场面。我想梅丽尔也会在这种场合亮出自己隐藏很深的“实力”。可在当晚，她只穿了一件湖蓝色的CK礼服，让我大跌眼镜。而梅丽尔对此的解释是，选择CK符合她的中产阶级身份。

梅丽尔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山鸡不会因为背上插了几根五彩斑斓的羽毛就变成孔雀。其实，美国人也不是不喜欢高端品牌，但奢侈品的消费者大多只限定在固定人群，比如企业金领、时尚界人士、演艺明星、职业运动员，等等。

美国人没有“面子”的说法，人们不会因为虚荣心而花几个月的薪水去买一双LV的鞋子。不仅成年人如此，年轻人也完全不会打肿脸充胖子。

我有一次在超市遇到梅丽尔的儿子马克，看他正在认真地挑选李维斯牛仔裤的打折款。我问他为什么不去专卖店购买刚上市的主打新款，马克的回答让我印象深刻：“我父母并不是什么有钱人，即便我穿上李维斯的新款，也变不成‘富二代’。再说18岁之后，我还要赚钱养活自己，那时就更没有什么钱买名牌货，所以现在这样挺好。”

看着一脸满足的马克，我开始心疼当初为了租那件普拉达礼服而用掉的300美元了，爱面子可真能害死人。

个性与品位

慢慢地，我发现美国人之所以对奢侈品不那么感冒，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在美国能够买到的品牌实在太多，人们的选择面很宽。

有一年圣诞节前，我和同事珍妮去逛梅西百货。因为我早就听说珍妮从祖父母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她平时的消费水准也和普通的打工族不一样，所以我很好奇她会给老公和儿子买什么贵重的礼物。她很快选中了两条男士围巾。我拿过价签看了一眼，天哪，还真是不便宜呢，和临近柜台的巴宝利简直不相上下。我问珍妮：“既然价位都差不多，怎么不给你老公买那条巴宝利的格子围巾？”珍妮用不解的眼光看着我，拿出围巾，从花色到样式，从设计到质地，说得头头是道。最后，她问我：“价格相差不多，性价比却不一样，如果换成你，会选哪个？当然是品质好的那个呀。我为什么要为那些大牌的天价广告费买单呢？”几句话说得我哑口无言，美国人注重现实，不玩虚的，这点我算是领教了。

其实，美国人不愿意用大牌来包装自己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他们从生下来的那一刻就把个体看得高于一切，喜欢彰显个性，标新立异，把自己搞得越小众越好。选择那几个所谓的大牌，显然并不能帮助他们达到这个目的。

在电影《琼斯一家》中，镇上所有人都羡慕突然搬来的琼斯一家，不仅因为他们富有，还因为他们幸福。女人们羡慕琼斯太太，因为她的丈夫总是那么爱她；男人们羡慕琼斯先生，因为他的太太不仅性感，而且经常公开对丈夫“真情流露”。事实上，他们并不是一家人，而是一家售卖奢侈品的公司请来的演员。他们住豪宅，用奢侈品，成为小镇人的榜样。人们争相和他们攀比，他们用的手机、穿的运动鞋、看的电视，甚至使用的马桶都迅速热销。同时，他们也毁掉了这个小镇原本的宁静：他们的邻居感觉幸福感越来越低，因为无论怎么努力，他们总也赶不上“琼斯一家”。

电影《琼斯一家》海报

酸甜苦辣才是人生正餐

◉青　莲

为共同利益而绑到一起的“样板间”家庭，其实更容易比真实的家庭显得“幸福”。就像我们买房子看到的样板间，怎么摆都舒服，那是因为很多家具都是专门定制的。等自己的家具搬进去，就发现边边角角难免磕磕碰碰。婚姻如此，生活也是如此。

在你羡慕别人的同时，不妨看看你自己。别人总说你的生活真好啊。看你的照片，你过得很滋润啊，其实根本没有人知道你加班到半夜三点，第二天一早又得爬起来上班，可发微博时照样是一张卖萌的笑脸。幸福只是人生的冰激凌，酸甜苦辣才是人生的正餐。

（**田龙华**摘自《发明与创新》2015年第3期）

2012年6月，老公所在的证券公司要举办一场慈善晚会，我也在受邀之列。因为听说大名鼎鼎的“股神”巴菲特和比尔·盖茨都在嘉宾名单里，当晚，我利用两次近距离的机会仔细观察了两位“领衔主演”的衣着。我发现无论是巴菲特还是盖茨，都选择了小众品牌的正装。我拉住老公同事的太太索菲，问她巴菲特和盖茨的正装是什么品牌，结果这位时尚杂志的资深编辑居然也一头雾水，找不到出处。不过，索菲对此也作出了极有道理的一番分析和解释：“像巴菲特和盖茨这种人物，完全不需要用一套杰尼亚来验明正身，他们都是热衷于慈善事业的低调之人，如果真是穿了杰尼亚，反倒显得流于庸俗了。”

个人与家庭

越深入美国人的生活，我就越觉得他们的金钱观与众不同。相较于用奢侈品来往自己身上贴金的中国人，美国人则更愿意把钱投入维系家人情感以及家庭基础建设上。蒂芙妮，是我常去的那家健身会所的瑜伽教练。日常生活中，她总穿着很休闲的平价衣服进进出出，所以当她告诉我为了去看一场丹佛野马队的比赛，她居然给全家每个人都买了一套400美元起价的标准橄榄球套装后，我半天都没有合拢嘴。

我问：“蒂芙妮，你难道不想用这些钱给自己添置一些上档次的新衣服和鞋子吗？”她眨着一双湛蓝的大眼睛微笑着说：“和装扮我自己相比，我更愿意花钱为家人做一些事情。”很多人都认为美国人的亲情观念淡薄，家庭概念也不太强，可事实上，美国人是十分重视与家人的感情联络的。

后来我发现，即便是收入有限、生活节俭的中下层美国人，也不会积攒一笔钱用来给自己买大牌货，而是为家中添置、更新大件的用品。有一次，给我们家做固定小时工的露西跟我请假，说她给家里买了一台双开门的冰箱，我问她冰箱是什么牌子的，露西一脸骄傲地答道：“肯摩尔。”这个牌子的冰箱可不便宜。“对于我来说，能让老公在下班后痛快地喝上冰镇啤酒，让放学的孩子们吃到可口的冰淇淋，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看着露西那朴实憨厚的笑容，我打定主意：过几天也给家人换一台超级好用的大冰箱。

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有些人倾尽金钱把大牌穿在身上，美国人却用金钱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为家人和家庭谋利，两者相比，哪个更有价值？

（**梅　里**摘自《炎黄世界》2015年第3期，**黎　青**图）

穿长衫的老裁缝

◉禹正平

昨夜，我又梦见了老裁缝。

老裁缝是我妻子家隔壁的屋主，60来岁，精精瘦瘦，蓄一撮黄白相杂的山羊胡须，一年四季总套着那件罩过脚背的青色长衫。他生性喜欢凑热闹，偏偏又闲不住嘴，缺了两颗牙的牙门像老鼠打的小洞，显得既幽默又滑稽。

记得那是一个细雨绵绵的春日，我初次去妻子家相亲，凳子还没坐热，门外就沁进一句乐乐呵呵的问候，紧接着青色长衫裹进一个瘦老头。妻子和岳父叫“老裁缝”的口气泾渭分明，一个揶揄，一个尊敬。我恭敬地站起身，递过一根过滤嘴香烟，他却如躲瘟疫般避开了。待我尴尬地坐下，他将长衫一撩，随意地坐在我对面，直瞪瞪地拿眼睛挑剔着我。正当我想在心里诅咒他时，他却有眉有眼地夸奖了我一番，什么眉清目秀状元郎呀，手长指尖真秀才呀，云云。

从那以后，只要我去未婚妻家串门，老裁缝总要过来露露脸，凑一番热闹，或三言两语，或喋喋不休。一日，我在不经意间从门口瞥见老裁缝一手提一个鼎罐，不疾不徐地朝镇上那条通往水井的麻石路走去。未婚妻见我好奇、疑惑，就瞭了我一眼，露出像扇贝一样白灿灿的牙齿，道出了原委。

原来，老裁缝迷信，认为人一生用多了水，去阴间是要坐水牢的。于是，他视水如命。他每天只提两鼎罐水，清晨从不洗脸，晚上倒小半盆水抹抹嘴，又拿来洗脚，牙是从不刷的。他的屋后有一个菜园，他浇起菜来却很大方，别人十天半月浇一次园，他却三五天浇一次。因此，他的菜园一年四季郁郁葱葱，种下了他对生活的美好向往。他膝下没儿没女，身边无娘无妻，每当他颤颤巍巍地挑着尿桶进园，人们都担心他会不会被压垮。其实，浇菜是他的乐趣。他端着弓步，两手握着舀勺，眼睛炯炯有神，盖过脚背的长衫在菜中扫来扫去。他一边浇菜，一边情不自禁地哼着一曲古朴的歌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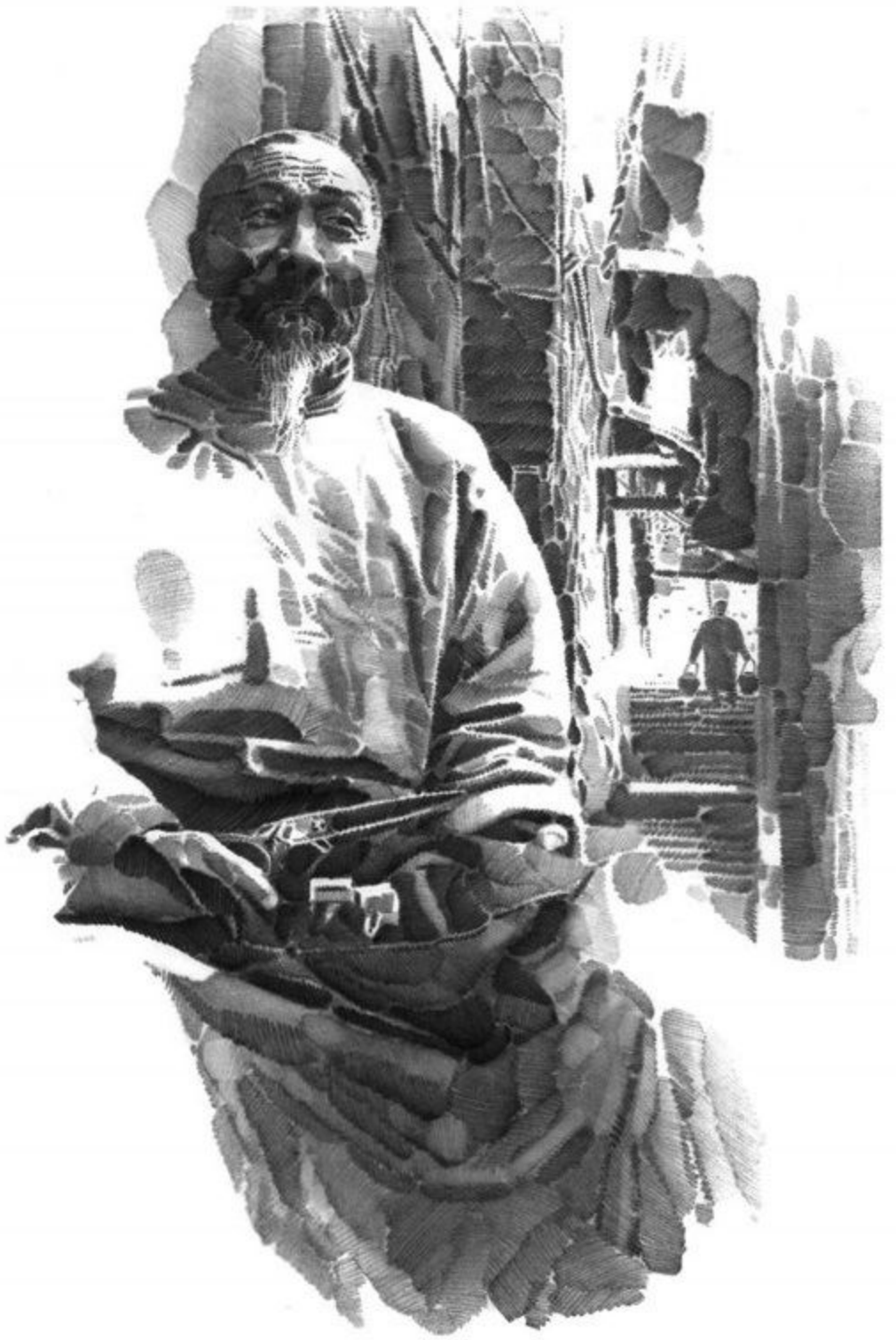
单身公呀是人仙，

一斤米饭三碗堆尖，

一碗肉左边翻到右边，

呷只鸡来四把周全……

唱归唱，他却很吝啬，每每卖完一担菜，熬到日头偏西，他也从不进镇上的馆子，每餐也从



不吃饱。正月里的一块腊肉，他会攒到秋收。偶尔买一回肉，也要吃上半个月。假如久不吃荤菜，又怕人笑话，于是吃完饭后，他就往嘴上抹点油，一边走一边拿根火柴棍剔牙齿。一堆人正在开玩笑，见他来了，就停住笑，一齐围了上去，七嘴八舌地问："老裁缝，看你走路有气无力的，一定没吃饱吧？"老裁缝稳住脚，抹抹山羊须，举着刚剔过牙的火柴棍，一板一眼地说："每个人吃的粮食有个总量，粮吃满了人会死的。"尽管他生活清贫，却不想死。

老裁缝落到这步田地，他自己做梦都想不到。公允地说，他最拿手的还是裁缝手艺，方圆百十里的裁缝师傅，还没有哪个人的技艺能超越他。他缝制的对襟衫，上点年纪的人穿上显得年轻、精神；他缝制的小棉袄，新媳妇穿上更加妩媚、窈窕。遗憾的是，随着缝纫机的出现，他的手艺被慢慢淘汰了。也有人找上门来，那是旧时的老顾主，他们照旧打发自己的儿孙前来邀请。碰上这种场合，老裁缝便掩饰不住脸上的兴奋，用手一遍又一遍地摸着山羊须，然后有条不紊地打开一个小包袱，里面装着久违了的剪刀、竹尺和针线盒。尔后，很考究地套上那件自己的得意之作——只有逢年过节时才穿的蓝的确良长袍，右手挽着那个小包袱，迈着方步跟在晚辈的后面，既庄重又滑稽地走着。

老裁缝是这样古怪，之前，我认定他一直是个孤寡老头。中秋节那天晚上，他照例过来凑热闹，出门时，却霸蛮地请我去他家吃顿晚饭。盛情难却，我硬着头皮去了。一墙之隔，竟是另一个世界。他那低矮简陋的房舍里，贴满了五花八门的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画"，有漂亮的烟盒、火花、剪报和糖纸等；就连房间的空间也利用上了，交叉着两根绳索，上面挂得红红绿绿的东西。他见我诧异、惊愕，就歉意地用手摸着山羊须，憨厚地"嘿嘿"笑着。当我静下心来，才发现房里唯一的四方桌上摆着一个镜框，里面是一张女人的相片：30来岁、瓜子脸、细高挑儿，穿一身水红色碎花衣裤，模样儿齐齐整整。在我一再地追问下，老裁缝凄凄道出那是他已过世的女人。屋内的空气刹那间凝固了，我后悔自己触动这些带泪的陈年旧事，只想尽快结束这顿突兀的晚餐。老裁缝仿佛猜着了我的心事，风一样地端出早已准备好的几大碗菜。一时间桌上热气腾腾，有鲜鸡、鲜鱼、月饼和腊肉。我默坐着，心里问，这就是我记忆中的老裁缝吗？要不是他端来家酿的米酒，连连催我喝，我还以为这是窗外初升的月光下迷离的幻境。几杯浊酒下肚，老裁缝的话匣子打开了，原来那晚是他死去20年的女人的忌日。说到动情处，他的双眼蒙上了一层浑浊的老泪。我被他的一往情深打动了，怎么也咽不下这桌丰盛的酒菜。望着几乎没有动的一桌菜，我想，这一餐，老裁缝恐怕要吃上半年呢。临出门时，老裁缝要走了我的空烟盒。

回到妻家，我将这一切原原本本地跟她说了。不料，她脸上的笑容渐渐凝固起来，仿佛是经过漫长的旅途，她重重地叹了口气，然后娓娓道出老裁缝的身世。老裁缝6岁时，他的父亲给地主捡瓦，又累又饿，从房顶摔了下来，第二天便死了。还没过头七，他的母亲就寻了短见。才几天时间，老裁缝就成了孤儿。一天，又脏又瘦的老裁缝穿着开裆裤在镇上乞讨，被裁缝店的狼狗咬去了一只睾丸，痛昏了过去。后来店主见他可怜，便收他当了学徒。经过无数苦难，老裁缝长成了一个响铮铮的男子汉，一餐能吃半升米、5斤肉。农忙时，两百来斤的湿稻子撂在肩上飞走；腊月里店里忙，他三天三宿不合眼，照样精神抖擞、一刻不停地赶制衣裤。

30岁出头，他娶了个女人，小他整整10岁。两口子恩恩爱爱，从没红过一回脸。可惜苍天无情，他女人跟了他20年都没有怀孕，偏偏得了癌症，就在她40岁生日那天，在医院病逝了。从此，老裁缝瘦了一圈，像换了个人，满身的力气渐渐枯竭，一天比一天吝啬、古怪，但有一点没有变——喜欢凑热闹，有人说那是他太孤单的缘故。

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与妻成了亲，老裁缝不动声色地送来一床被单，我俩珍惜地将它压在箱底。也就在这年冬天，老裁缝得了重病，当我和妻子去医院探望他时，他正颤抖着双手，将自己一生积蓄下来的1万块钱捐给医院，并叮嘱医生将这些钱用在和他女人一样得癌症的人身上。

老裁缝走的那天，镇上的人都来为他送行，回来的路上，有人说他这辈子不值，无儿无女，无娘无妻，呷没有呷好，穿没有穿好。我并不赞同他们的说法，可是，每当我想起他，心里就哀哀的，总想为他说些什么。

（李　晨图）

电影《东京家族》剧照

淡，也许才是最深

◉爱　永

看完《东京家族》有段时间了，在夜深人静之际，不时想起远从濑户到东京探视子女的平山老夫妇在偌大东京的寂寞身影：他们有时轻描淡写地交谈，有时只是沉默相依，他们像多数老一辈懂礼数的人一样不愿麻烦子女，却难掩生活在陌生城市中的不知所措。那些不言而喻的无奈看得我颇感心酸，但在深切感受时间的残酷之余，我仍为这对感情甚笃的老夫妇感到庆幸：在意外来临之前，至少他们还拥有彼此。

在以为是“家”的地方无家可归

电影的开始，老夫妇开心地到东京探望子女。起初，老夫妇也确实受到子女们的热烈欢迎。然而，几日过后，工作忙碌的子女们再无闲暇陪伴老夫妇，他们甚至想让父母去住温泉旅馆。表面看来是子女的一片孝心，实际上此举是为省去照顾父母的麻烦。印象最深的画面是老夫妇被送至旅馆后，一起呆望着玻璃窗外缤纷璀璨的摩天轮。

老太太：“你不换睡衣吗?”

老先生：“旅馆不能穿着睡衣下去吃饭啊。”

一句话，就道尽了两人想待在家，却无法待在家的无奈。

次日早晨，一夜无法安睡的老夫妇坐在海边，像平日一样闲聊，老先生笑老太太夜里打呼，老太太说她腰酸背痛根本没睡好。尽管两人内心五味杂陈，却因为一份如常的陪伴，逐渐释怀。两人相视而笑道：“我们回家吧!”我本以为他们要回濑户老家，后来才知他们回的是女儿的家。但女儿的家是他们的家吗？看到老夫妇在被女儿拒绝后，拖着蹒跚的脚步，各自想办法在外过夜的场景，除了心酸，我想不到其他更贴切的形容词。

从小到大，只要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子女的“家”，但为什么子女长大以后，他们所在的城市却给了父母无家可归之感？就好像许多老人虽有多个子女照顾，却被迫两三个月就得迁移到另一个子女家，老人无可奈何，子女们也各有难处。但谁都知道，无法安定的感觉不是回家，而是不断流浪与持续漂泊。难怪，老先生后来说：“我再也不去东京了。”这也说明，东京虽有让他牵挂的3个子女，但永远不是他的家。

《东京家族》与其说讲述的是家族，不如说这是一个让人清楚认识到伴侣有多重要的故事。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片名不是《东京家庭》而是《东京家族》？后来明白了，只有在濑户老家子女们尚未离家时，老夫妇与3个子女们组成的家才是“家庭”。待子女离家后，各自在东京成家立业，濑户家真正的成员就仅剩平山夫妇。“家庭”与“家族”仅一字之差，但这当中的距离足以让平山夫妇在子女居住的城市深切地感到无家可归的凄凉。

时光无常，爱与孤独同在

《东京家族》翻拍自小津安二郎导演的60年前的经典名作《东京物语》。在原有的剧情上略作改编，加入之前重创日本的“3·11”大海啸情节，紧贴着时代的脉动，使观众看起来特别真实。但《东京家族》的剧情与结局更残酷一些，似乎在提醒我们，不断流逝的时光中只有无常不会消失，当它毫无预警地出现在眼前时，即便再难接受，人生还要继续。

当爱与孤独同在，一个人将

不再是一个人。面对世事的无常，这也许仍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自我安慰。但在写下这些文字的同时，我想起的是属于自己的爱。一如电影中老夫妻平淡的对话、相视而笑的瞬间、相依离去的背影，甚至是大吵大闹后仍不愿放手的深深拥抱，那么平常，却那么深刻地烙在我的心底，让我知道有爱的孤独其实并不孤单。

淡，也许才是最深

整部电影以老夫妇的视角为主，让子女们能清楚看到以往因以自我为中心所看不到的父母的心情。同时又不忘提醒父母，要换个角度看待既定印象中的子女。电影中的父母与我父母极为相似：严肃传统、不易亲近的父亲，笑容可掬、体贴细腻的母亲。最让老夫妇放心不下的小儿子昌次，每每遇到父亲询问工作情况时，总是迫不及待地想逃，这时就需要乐观的母亲在一旁打圆场。父亲认为儿子是因偷懒不肯吃苦，才找到收入稳定的工作；但儿子在大城市努力生存，自有他的理想与难言之苦。父亲想表达的明明是关心，儿子感受到的却只有责备与压迫；儿子明明是纯真良善之人，父亲却因过于担忧儿子的未来，而忽略了其最宝贵的本性。

这样的情节，看起来一点都不陌生，仿佛镜面一下就照出了许多亲子关系的无奈与遗憾。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大部分父母长久以来对子女的深切期待。因此，当长大成人的子女不能如其所愿时，父母内心深处那份无处排遣的失落，不知不觉就会变成对子女的严厉苛责。但苛责与数落并不会让子女成龙成凤，只会将子女推得更远。也许，父母要开始学习接受子女未必如自己的想象，并试着转化失望的心情，才有机会看见子女在自己想象之外的美好之处；也许，子女也要试着体会父母叨念背后的用心良苦。那些因过于执着而看不到的盲点，除了父母，也不会有人愿再提醒你。

电影中的父亲几乎不曾在子女们面前表露任何情绪：与子女谈及年迈好友逐一离世时，说的明明是生死大事，语气却平淡得像是在说日常小事；得知相伴了一生的老伴可能不会再醒，他喃喃自语道：“已经走到尽头了呀。”在老伴死后，子女们商量该怎么安排他的去处，他倔强地说：“我不需要子女的照顾。”这样好强的父亲形象，也是我熟悉的父亲形象。

记忆中几次与父亲的严重冲突，我几乎都是转身就逃，用逃离表达对父亲咄咄逼人的愤怒，而父亲总在一段时间过后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和颜悦色地试图越过彼此的鸿沟。而我曾经以为爱面子胜过一切的父亲其实没那么爱我，否则怎会一不顺他的意，就完全与他无法沟通。直到有一次，无意中经过父母的房门前，听到父亲在电话中对朋友感叹3个女儿都和自己不亲，他不想啰唆，只是担心我们以后过得不好……我惊讶地发现父亲的语气竟有一种我从来不明了的寂寞的情绪。

父母与子女，都需要从不同角度看待与对待，如此才有更亲近的可能。我不断想着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脑中浮现的却是曾为刘若英演的爱情电影《生日快乐》写下的标题：“淡，也许才是最深。”一辈子爱着一个人，那是比男女之爱更长久的情感，表面上淡淡牵系，实际上却是深深相连，看似平淡却日益深刻的爱，不也是父母与子女关系的最佳写照吗？

（**昌　硕**摘自《风流一代》2015年4月上）

一种孤独酿两种酒

◉朱成玉

有一天，和一位画者探讨起孤独的话题。我问他，如果让他来画一幅关于孤独的画，他会怎样去画？他想了一会儿，简单勾勒了两幅画给我看。

第一幅，他没有画星空，没有画寒鸦，而是画了一群吸毒的人，满地狼藉。第二幅，闹市中有一座房子，房檐上的一只鸟，正呆望着熙熙攘攘的人世。我觉得这只鸟有了禅的味道，得道高僧一般，在离尘世不远不近的地方，驻足观望，品读冷暖。

他问我：“这两个，你觉得哪一种孤独更让人心仪？”

“当然是第二个，”我说，“因为它更贴近孤独者的灵魂。”

他说：“是的，同样是孤独，前者是堕落和放纵，后者是沉淀和升华。”

（**岸芷汀兰**摘自《文苑》2015年第4期）

拉什么马，用什么炮

◉阎京生

2015年3月25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灵柩被送往国会大厦供公众瞻仰。与东方国家常见的灵车不同，李光耀的灵柩是被放在一门25磅礼炮的炮架车上拉往国会大厦的。这是一种带有西方色彩的葬礼礼仪，有浓厚的军事渊源。

拿破仑的遗产

用炮车运送灵柩的做法始于18世纪末的法国革命战争，在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中被广泛采用。当时交战军队使用空的弹药车或炮架车把阵亡者遗体从战场上拉回后方，成为参战国军队的惯例。后来，这个习俗便被保留下来。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一些欧洲国家在为去世的军事将领举行葬礼时也沿用了这一传统，用炮架车运送灵柩，上面覆盖旗帜。

灵柩炮车有特殊的形制——通常由6匹马牵曳，左侧的3匹马背上有3名骑手，右侧的3匹马只装空鞍。这也是炮兵的传统：过去的马牵炮车只有左侧的3匹马配备骑手，右侧的3匹马用来驮运弹药、给养和粮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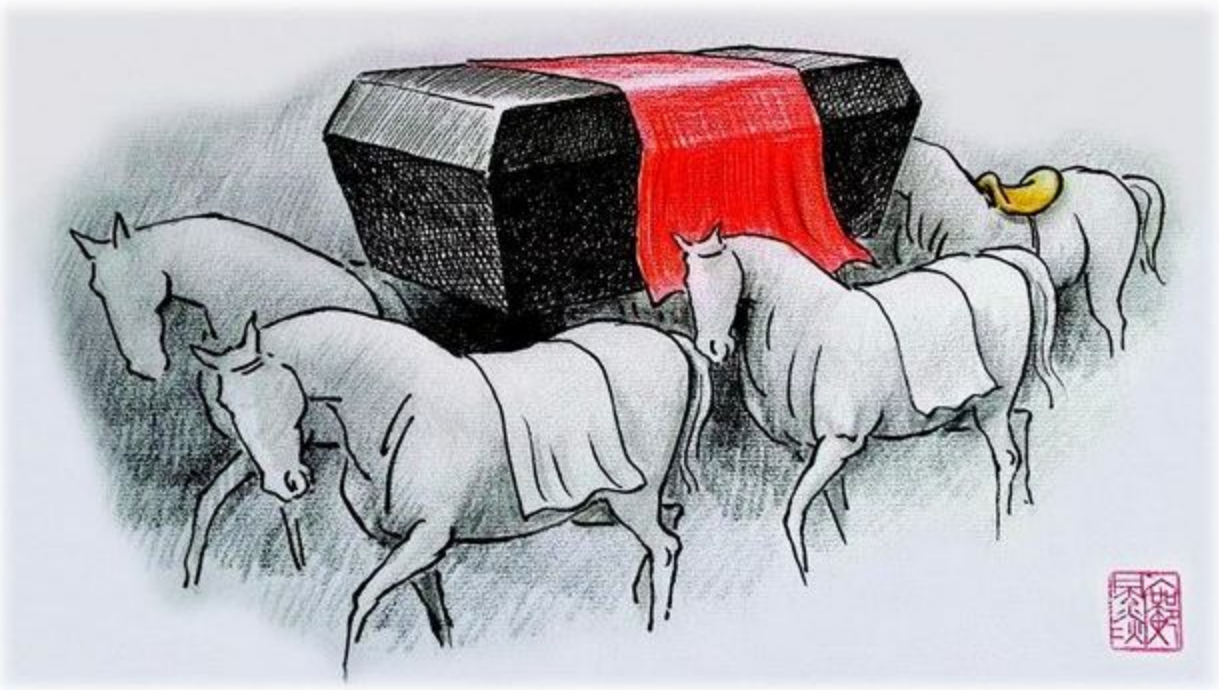
但是贵族葬礼则使用马拉的豪华灵车。在1824年法王路易十八的葬礼和1840年拿破仑的迁葬典礼上，法国人都专门建造了豪华的灵车。这一传统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没改变，1932年保罗·杜美总统在任内去世后，法国政府仍然动用了帝王规格的豪华灵车为其送葬。同一时期为法国总统普恩加莱和法军统帅福煦元帅举行国葬时则只动用了炮车。戴高乐将军的葬礼则另辟蹊径，用一辆拆掉了炮塔的EBR-11装甲侦察车来运送灵柩。

总统的馈赠

美国举行国葬时拉马的习俗要感谢林肯。1865年遇刺的美国总统林肯的葬礼上，首次出现了空鞍马，之后在罗斯福、肯尼迪、里根等已故总统兼三军统帅的葬礼上也出现了空鞍马。按照西方的说法，这个传统可以上溯到成吉思汗时期，当时在葬礼结束之后这匹马将被杀掉殉葬，以在阴间继续陪伴阵亡武士的英灵。

在美国，为军衔高于上校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军官举行葬礼时，其灵柩车后面还要跟随一匹乘马，叫作“空鞍马”，也叫“美服马”。其马背上披有一块毛毯（通常是黑色的），马镫倒悬，挂着一双军靴和一把指挥刀，象征阵亡将士英灵永存。

驻扎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迈耶堡的美国陆军第3步兵团炮车排，专门负责饲养拉灵柩用的马匹，以及在军事葬礼中执行护送灵柩的任务。美国陆军一共有60匹葬礼用马，其中40匹在这里饲养。按照美军的规定，现役或退役军官、准尉、军士长，以



及所有在军事行动中阵亡的士兵，都有资格享受炮架车运送灵柩的待遇。因此，炮车排每年参加的葬礼次数多达1700次，平均每天要前往阿灵顿国家公墓参加8次葬礼，最多的时候达16次。用于装运灵柩的炮架车是一门77毫米野战炮的弹药车，制造于1918年。

在美国，1901年在任内遇刺的威廉·麦金莱总统的灵柩是用一辆黑色灵车运送的。在他之后，无论是任内或卸任后去世的总统，其灵柩都由炮车运送。这一传统始自1923年在任期内去世的沃伦·哈定总统，使用炮车是为了强调其陆海军统帅的身份，这也与“一战”当中膨胀起来的美国军事爱国主义情怀有关。

在炮车排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匹马叫“黑杰克”，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远征军司令约翰·潘兴的绰号命名。它曾先后在约翰·肯尼迪、赫伯特·胡佛、林登·约翰逊总统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元帅的国葬典礼上充当空鞍马。1976年，“黑杰克”以29岁高龄去世后，美国军方以全套军事礼仪将其安葬于迈耶堡。

女王的偏好

有趣的是，尽管用炮车运送灵柩的传统滥觞于拿破仑战争时期，但1852年英国为在滑铁卢击败拿破仑的滑铁卢名将威灵顿公爵举行国葬时，并没有使用炮车，而是为其举行了盛大的纹章国葬仪式（参加葬礼的贵族全穿戴黑色的长袍和头罩以示哀悼，长袍外面披有绣着家族纹章的斗篷），这也是在英国举行的最后一次纹章国葬。

维多利亚女王生前对自己的葬礼细节下达了诸多指示，从而形成了今日的英国国葬礼仪和程序。女王陛下十分厌恶贵族们在参加纹章国葬时所穿的黑罩袍，因此下令不得再采用延续了几个世纪的纹章国葬形式。她还希望自己作为“士兵的女儿”来举行葬礼，因此其灵柩不再采用乔治三世或威灵顿公爵葬礼上的那种豪华灵车，而是改由炮架车运送，扶送灵柩的随行人员也由公爵们改成了骑兵军官。维多利亚女王定下的这些规矩被此后的爱德华七世、乔治五世、乔治六世等君主沿用，并影响到其他欧洲国家的王室葬礼和国葬仪式。

装有英国皇室成员灵柩的炮车由海军士兵牵曳。这个传统也始于维多利亚女王的国葬。当时女王的灵柩从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抬出来后，准备装在炮车上运往帕丁顿火车站，在那里装上皇家专列驶往温莎城堡。但原本用于牵曳炮车的马突然因受惊而狂奔，只好由参加葬礼的海军士兵把装有灵柩的炮车拉到帕丁顿车站。此后，这一做法成为英国国葬仪式的传统。

东方的效仿

在“一战”前的俄国，沙皇葬礼一般使用专门的豪华灵车来运送灵柩。俄国革命后，斯维尔德洛夫、古比雪夫、列宁、捷尔任斯基、奥尔忠尼启则等革命领袖的灵柩由党的领导人从瞻仰大厅扛着前往安葬地。1936年去世的作家高尔基也享受了这一高规格的待遇。1934年谢尔盖·基洛夫遇刺后，联共（布）在为其举行葬礼时使用了炮车来运送灵柩。此后的苏联国家领导人的葬礼都采用了这种形式。与西方国家把灵柩放在炮架车或弹药车上的做法不同，苏联是将灵柩直接放在火炮的炮尾或驻炮锄上。

但是这些西方仪式在东方往往有水土不服的问题，并未得到广泛使用。

炮车的使用在东方国家中以越南为先驱，越南百余年来深受西方（法、美、苏）影响，因此也吸纳了这一富有西方军事色彩的形式。2013年，“越南人民军之父”武元甲元帅的灵柩也被放在一门105毫米榴弹炮上，从河内运往其家乡广平省安葬。不过这并不合乎东方国家的传统礼仪，1969年胡志明去世时就没有举行这样的炮车送葬仪式（也与其遗体永久保存有关）。

中国的国葬似乎更注重遗体告别仪式，在出殡时并没有炮车出现，而是选择了最普通的面包灵车，十里长街相送。

朝鲜1994年为金日成举行国葬、2013年为金正日举行国葬时，也没有动用炮车，而是将灵柩安放在黑色豪华轿车的车顶上。金正日的葬礼选用的是一辆1976年美国生产的林肯牌豪华轿车。

（留　痕摘自大象公会，邝飚图）

本刊2015年第5期《老海糊辣煲》一文作者应为余华松，误署名为汪曾祺，特此更正，并向原作者、汪曾祺家人及读者致歉。

《读者》编辑部

小鸟离巢

◉琦 君

邻居房子的侧面木板墙，正对着我家餐室的窗户。木板墙上有个小小的洞，每年春天，总有好多只麻雀飞来，从那洞里进进出出、叽叽喳喳的，似商量又似争吵，显然它们是在木板墙的夹缝中做窝。想来那里面的天地一定相当开阔，筑巢其中，倒是风雨不动安如山呢。

屋主人经过墙外的走道，从不抬头望一眼，对于鸟儿们的聒噪，也充耳不闻。坐在餐室里的我，却是常常望得出神，对邻居的“有凤来仪”，甚是羡慕。也盼望有鸟儿能来我窗外的香柏树上做窝孵小鸟，让我沾点喜气。

盼望竟然没有落空。有一天，一对肚子呈金黄色的漂亮鸟儿，飞来停在我窗外的栏杆上，软语商量了好半天，看中了那株香柏树，就在上面筑起巢来。我真是大喜过望。香柏树离窗子只1米多远，它的枝丫是一层一层有规则地向上生长的。这对鸟夫妻，聪明地选择了最最隐秘、不高不低的第二层。左边是栏杆，可供它们飞来时歇脚；右边另有一株较高大的树，茂密的浓荫覆盖，道路上来往的车辆行人，不会打扰到它们。真正可以说是“良禽择木而栖”。

我只要有空，就坐在窗前看它们工作。母鸟时常停在栏杆上休息，大部分是公鸟任重道远地，不知从哪儿衔来像藤蔓似的长草，在两个枝丫之间，先搭起栋梁，然后衔来深褐色的细枝，纵横编织，很快就把一个窝筑好了。因为离树很近，我可以平视丫杈，直窥堂奥。看那窝的细密精致，真是巧夺天工。我第一次亲眼看鸟儿衔枝筑巢，以至吉屋落成，内心的那一份喜悦，无可名状。同时也体会到童年时代，双亲晓谕我们，不可破坏鸟巢的深意。

这对鸟夫妻，飞来时总在栏杆上停留下来，观察四周，侧耳倾听一番，然后飞到窝里休息片刻，又从另一面的树荫下飞出去，进出的方向有定，一丝不乱。它们对于自己辛苦经营的房屋，似颇踌躇满志。对我这个守着窗儿、与它们相看两不厌的人，也颇表欢迎。

我偶然开门走出去，靠近栏杆，它们也并不飞走，但对我撒在栏杆上款待它们的南瓜子仁，却毫无兴趣。可见它们并不是因为食物才亲近我，而是因为对我由衷的信任。

有一天，看见母鸟从窝里出来，停在栏杆上东张西望，我一看巢里已经有三枚小小的蛋，碧绿如翡翠。原来公鸟急急筑窝，是因为妻子即将生产。一会儿它飞回来，衔了一条虫喂给爱妻，给她产后进补，其体贴负责，令人感动。

从此以后，母鸟大部分时间都在窝里孵蛋。公鸟偶然飞回来，站在窝边，母鸟立刻就飞走，大概是出去舒展一下筋骨吧！它们的分工明确，配合密切。

约莫半个月（可惜我没有记录时间），三只小鸟孵出来了。

我看见三个大头摇摇晃晃地，伸着细长的脖子，闭着眼睛，黄黄的嘴巴张得像三个漏斗一般，等待父母喂它们，真正是嗷嗷待哺的黄口小儿。它们吃饱了就挤在一起睡觉，一听父母的羽翼在空中振动的声音，自远而近，三张嘴巴就马上张得大大的，等待美味落入口中。轻风吹

堕 落

◉欧 南

1919年，帕德列夫斯基参加巴黎的凡尔赛会议，当时的法国总理克莱蒙梭接见他，问道："您是那位著名钢琴家的堂弟吗？"帕德列夫斯基答："不，我就是那位著名的钢琴家。"克莱蒙梭故作遗憾地摇头说："您是一位著名的艺术家，居然成了波兰的总理，多么堕落啊！"

（**天 问**摘自《北京青年报》2015年4月3日）

意 ◉ 林

耳朵掌控故事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

忽必烈问马可："回到西方后，你还会把讲给我的故事再讲给你们那里的人听吗？"

"我讲啊，"马可回答，"但是听的人只记着他希望听到的东西。你以慈悲侧耳倾听我描述的是一个世界；我回家后，第二天在搬运工和贡多拉船夫中流传的却是另外一个世界；而我晚年如果成了热那亚海盗的俘虏，跟一位传奇小说家同囚一室，口述一次，那又将是另外一个世界。掌控故事的不是声音，而是耳朵。"

（**如 花**摘自译林出版社《看不见的城市》一书）

来，它们头上纤细的绒毛微微飘动，煞是可爱。令人惊叹的是，父母亲喂三个儿女，都非常公平。食物的分量，也是逐渐增加的。起初是细细小小的一条条小虫，渐渐地衔来较大的，不知是什么山珍海味，反正小雏吃得愈来愈健壮了。

如天气变化，母鸟就立刻飞回蹲在窝中，张开翅膀覆盖小鸟。有一次，大雨倾盆，香柏树东摇西摆，我好担心窝会被吹落，禁不住连声念佛，保佑它们平安无事。不一会儿，雨过天晴，母鸟飞到栏杆上，拍拍翅膀，抖落了全身雨水，一边侧头向我看，仿佛告诉我："你放心好了。任何狂风暴雨，我都能适应，因为我们是在风雨阴晴、瞬息万变的气候中长大的。"此时，窝中小雏，又在伸长脖子，向母亲讨吃的了。

这一段辛苦的哺喂抚育过程，我在窗前看得清清楚楚，和电视荧幕的特写镜头一般无二。

小雏渐渐长大了，头上白白纤细的胎毛逐渐脱去，浑身羽毛丰满起来。母鸟不在时，它们争着站起来，张开小小的翅膀，拍拍身子，或是你踩我、我踩你，彼此顽皮地对啄着。看来，巢已经显得太小了，母亲回来时，就站在边上爱怜地看着儿女们，不时啄啄它们的头，梳理一下它们的羽毛。此时，公鸟的喂食，愈来愈勤，因为孩子们的食量增加了。有趣的是公鸟一来与母鸟打个照面，母鸟就马上飞走，它们的合作劳逸均匀，看来自有默契。

一只比较强壮的小鸟，忽然跳出窝来，站在窝边的树枝上，摇摇晃晃。另外两个较胆小的小鸟撑起脖子愣愣地望着它。这时，母亲回来了，向它头上一啄，它马上跳回窝里。不听话，挨骂了。

可是儿女们长大了，终究是留不住的，尽管父母亲轮流地继续喂它们、守着它们，它们却时时刻刻地振翅欲飞。这一天，我真是茶饭不思，一刻也不愿离开窗口，心情十分沉重。因为才半天时间，三只小鸟都先后跳出窝，停在旁边大树的枝叶浓密之处了。我费了好长时间才发现它们。它们定定地站着，似在观察周围的环境，对自己出生长大的窝却似一无留恋。母鸟停在栏杆上，喉中发出"咕咕咕"的声音，应该是对离巢儿女的反复叮咛吧！它一定是说："今后海阔天空，父母手足都不再相逢，不再相认，一切都要自己小心啊！"我自恨没有公冶长的本领，能通鸟语。但骨肉分离的悲苦，凡是动物，何能有异呢？

才转瞬间，三只小鸟都倏然而逝，飞得无影无踪了。我亦怅然若有所失。抬头看它们的父母，正双双停在对面屋脊上。是在目送远走高飞、不复反顾的儿女呢？还是在俯望空空的旧巢，夫妻相互慰藉呢？

从此它们再没有回来，窗外一月多来欣欣向荣的热闹，顿归寂静。而我呢？眼看它们辛苦筑巢孵蛋，辛苦抚育儿女长大，终至离巢而去，心中的怅惘，有如亲身经历了一场人世的离合悲欢。

一阵风雨过后，空巢终被吹落在泥土里。外子怜惜地把它捡进来，收在一个纸匣里，叹息地说："留作纪念吧！"

（**辛 子**摘自湖北人民出版社《母心·佛心》一书，**赵希岗**图）

回家

◉李 娟

我回家了。我从乌鲁木齐坐夜班车到镇上，再从镇上坐中巴车到永红公社。永红公社，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此处已被现实世界抛弃多年。

同车有个人第一次去那里，一路上不停感慨：“怎么这么远？怎么还没到？怎么一路上都没有一棵树？”略带惊惶。

中巴车在公路上漂泊，公路在戈壁中起伏。我疲惫不堪。那人还在旁边惊叹：“老一辈人咋想的？咋跑到这里来？这种地方咋过日子？”像是多年前的自己。我非常熟悉车窗外的情景，虽然我也是第一次走这条路，第一次去那个地方。

到地方了。在中巴车停靠的地方，我妈已经等待很久。她的摩托车停在一家菜店门口，后座上已经绑了一堆东西。她说：“要不要逛逛？”我朝东边看看，又扭头朝西边看看。这个永红公社，只有一条马路，只有两排店面。我说：“算了。”我妈说：“那咱赶紧回家吧，赛虎一个人在家。”我挤进她和那堆菜蔬、粮油之间，摩托车发动，我们猛地冲了出去。

一路上她不停夸耀自己的车技：“看到前面那两个小坑没有？中间就一拃宽。看好了啊——看！过去了吧？你知道哪儿有摩托车比赛的？咱不跟人比快慢，咱就比技术！不信你看，前面那块小石头，看到没有？这技术！”

大约走了十公里后，摩托车下了柏油路的路基，驶上一条延伸进南面荒野的土路。又过了一条宽阔的排碱渠后，开始爬一段陡坡。她停下，扭头说：“你先下去，自己从那边抄近道。”

我啧啧：“这技术！”

登上这段陡坡的顶端后，视野突然空阔了。戈壁茫茫，天空一蓝到底。回头居高临下俯瞰整条河谷，乌伦古寂静西逝，两岸丛林单薄而坚定。突然想起不久前那同车的异乡人，若此刻他也在此地俯瞰，就会明白老辈人的心意了吧……这条野道尘土飞扬，几公里后，开始有远远近近的田野一片接一片地涌进视野，辽阔、缠绵、梦幻。我们的摩托车在天地间唯一的道路上飞驰，那片绿色是唯一的港湾。

土路越走越窄，经过几个岔路口后，便只剩不到一尺宽。

我妈说：“这条路是我的。”

又说：“本来这里没路，我天天骑车打水，来来回回抄近道，就走出了一条路。看，直吧？这条路只有我一个人在使用。”

路的尽头就是我家的葵花地，葵花已有半人高。没有风，田野静得像封在旧照片里。远远地，我一眼看到了田边空地上的蒙古包。我妈说：“到家了。”

大狗丑丑飞奔着前来迎接，向摩托车前轮猛扑，似乎想要拥

抱我妈。我妈大斥：“不要命了？”连连减速。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丑丑。我妈骄傲地介绍：“我的狗，大吧？丑丑，这是你娟姐，快叫姐姐！”丑丑闻了一下我的鞋子，犹豫了两秒钟便接受了我。

这时，我听到了赛虎的声音……似乎突然从漫漫长夜中醒来，这声音揭开我对“家”的全面记忆。

锁开了，铁皮门刚拉开一道缝，赛虎就挤了出来。它直扑过来，激动得像快要哭泣一般，我蹲下来拥抱它。抬起头一眼认出床板上的旧花毡，接下来又认出床前漆面斑驳的天蓝色圆矮桌，认出桌上一个绿色的搪瓷盆。没错，这是我的家。又记起之前有过好几次，和此时一样，独自去向一个陌生的地方，找到一座陌生的院落。和此时一样，若不是我的赛虎，若不是几样旧物，我根本不知那些地方与我有什么关系。

我妈急着拆解车上的包裹，她一面在包里翻找，一面和丑丑过招。后者似乎有了预感，兴奋又焦躁，扯着她的胳膊不放。果然，我妈最后取出了两根火腿肠。

分完礼物，我妈又赶紧去放鸡。我尾随而去，又认出鸡笼上几块涂着蓝漆的木板。多年前它们曾是我家商店柜台的一部分。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到这个家已经在我心里悄然生根。我问我妈柴在哪里，然后劈柴生火，烧水做饭。

稻草人

回家后，我妈给我安排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做个假人立在葵花田里，用以吓唬鹅喉羚。

此类道具俗称“稻草人”，可戈壁滩上哪来的稻草？连普通的草都没几根。我沿着地边的水渠上上下下找寻了很远，只拾回一只从上游冲下来的破塑料桶和两只装过化肥的包装袋，以及几只空农药瓶。

在野地里做饭大多烧煤，天气热了才烧柴。柴是搬家时随车拉来的，已经不多了。我在柴堆里翻了翻，取用了其中几根最粗最长的，绑成一人多高的十字架，再把那两只白色包装袋撕开胡乱缠上去，最后将破桶顶在架子上端。但这个东西怎么看都没个人形，我便翻出我妈的一条旧围裙和一件起满毛球的旧毛衣，给它穿了起来。这回体面多了，但左看右看，未免太平易近人了，能吓唬得了谁？又把那几只农药瓶用绳子系成两串挂在它胳膊两边。

我把这个寒碜的稻草人平放在门口空地上，等我妈回来验收。我家的鸡好奇地围上来，啄来啄去，议论纷纷。后来丑丑径直走过去，就地一趴，枕着它的臂弯睡了——我妈的旧毛衣真温暖。

我妈回来后看了一眼，没有发表评论。她房前房后忙乎了一阵，没一会儿，这位假人先生的脖子上就挂了一长串花花绿绿的项链——她用塑料包装纸拧的。然后又毁了狗窝的门帘，给它围了面披肩。最后我妈把这位先生竖起来靠着蒙古包站立。它看上去无奈极了，像是为了哄孩子不得不这身装扮然而又被外人迎面撞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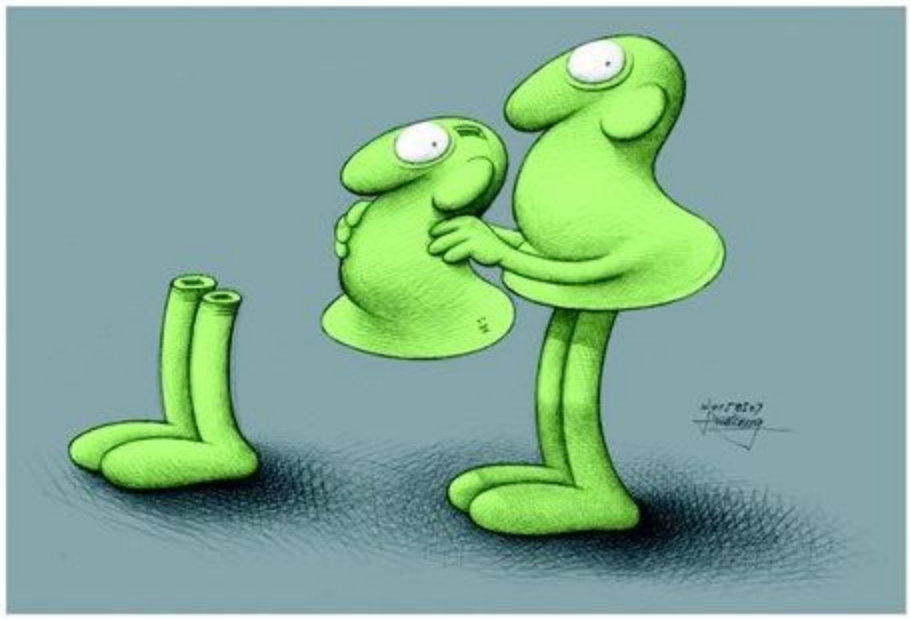
第二天，我俩抬着它走进葵花地，将它稳稳当当地栽在大地上。我妈理理它的衣服，冲天边的鹅喉羚念叨：“再别来我家了，饿了就去别人家吧，东面刘老板最有钱了！”

有了假人先生，且不说在对付鹅喉羚方面是否有效，当夜我们总算是稳稳睡了个好觉。神奇的是，这一夜丑丑也没再神经兮兮地大喊大叫了。

清晨我去看它。朝阳从地平线升起，光芒从背后推来，身不由己地向前走啊走啊。假人先生越来越近，纹丝不动，迎光而立，孑然一身。昨天夜里它经历了些什么呢？明明昨天才诞生，但此生已经比我漫长。我掏出手机拍摄，它正面迎向镜头，瞬间撑起蓝天。

我拍的那张照片美丽极了。为此我要感激我的手机，它还不到四百块，居然有这么棒的拍摄效果。可是后来手机丢了，幸亏之前把照片转存进了移动硬盘，我感激我的移动硬盘。但是后来硬盘摔坏了，被高高放置在书架顶端。我仍然感激，假人先生仍在其中静静站立，就在硬盘的某枚碎片里，仍伸展双臂，守护着脚下的无边绿浪……无人见证。奇迹发生时，我妈正在蒙古包里忙碌，小狗背朝我晒着太阳。唯一通向我们的土路只有一尺多宽。最近的人间，永红公社，可能比我们消失得还快。奇迹发生时，强大的希望叠加强大的孤独，不能承受，想放声大哭……人生统统由之前从未曾有过，之后也绝不再发生的事情组成。奇迹结束后，只有假人先生仍陪伴着我，温柔地俯视我。只有葵花向四面八方静静生长，铺陈着我们眼下生活里仅有的希望。

（**巧　巧**摘自《文汇报》2015年3月27日，**李晓林**图）



私房钱效应

◉〔德〕罗尔夫·多贝里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多风秋日，被雨水濡湿的树叶在人行道上随风翻转，念高中的我骑着自行车去上课。上山途中，我瞥见脚下有一张纸，大大的，赤褐色。当我弯下腰时，赫然发现是张五百瑞士法郎纸钞。对一个学生来说，当时的五百瑞士法郎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即使旧自行车的一切功能良好，我仍趁着钱在口袋里都还没放热，就跑去买了一辆高级自行车。

当然，那时我自己也存了好几百瑞士法郎，但我绝不会把这笔储蓄花在一辆不必要的自行车上，我顶多偶尔从中拿一点钱看场电影。日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多么不理性。钱就是钱，这点毋庸置疑，但我们往往不这么想，反而依据钱的来源不同而有不同的处置。所以钱不只是钱，它披着一件情感的外衣。

问你两个问题。首先，你努力工作，年底时账户多出两万欧元，你会如何处置呢？A. 安心地存在银行里；B. 投资；C. 进行必要的采购，例如整修发霉的厨房；D. 搭乘豪华游轮。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就会选择A、B或C。第二个问题：你是两万欧元的乐透得主，你会拿这些钱做什么？再看一次刚才的选项。A、B、C或是D？现在，大多数人会选择C或D。当然，他们又犯了思考错误，两万欧元其实就是两万欧元。

类似的思考错误也出现在赌场中。我有个朋友下注轮盘一千欧元，结果全输光了。当被问及此事时，他回答："我其实没有输掉一千元，这一千元是我之前赢来的。""但都是一千元呀。""对我来说并不是。"他笑着说。

相较于赚来的钱，我们会更轻率地使用赢来、捡到、继承来的钱。经济学家泰勒将此称为"私房钱效应"，指人们更敢将投机赢来的获利花在高风险的地方。这就是乐透得主在多年后往往比中奖前更贫穷的原因。当然，谚语也不能免俗地提到私房钱效应："怎么来，就怎么去。"这堪称此现象最真实的诠释。

市场营销策略家十分清楚私房钱效应的价值：如果加入空中飞人俱乐部，航空公司就"赠送"数千英里里程；电信公司在申请时"赠送"的通话优惠，使你打了许多不必要的电话。大部分的优惠券文化，都是建立在私房钱效应的基础上。当你赢钱或企业"赠送"你某些东西时，请留意，你可能因为不知节制，很快就会损失更多。你最好撕开金钱的诱人外衣，把它塞入工作服，直接存进银行账户里。

（**赵世英**摘自《讲义》，**刘宏**图）

微语录

教养就是于迷茫痛苦之中，仍能坚持窗明几净，仍能保持自我反省，仍能力求每天学习与进步，仍能对他人表示尊重、怀有亲善。教养不是空礼貌，它能让一个人拥有自信、获得他人尊重，坚持一生并成为一种习惯，化为性格，最后立于不败的命运。

——教养是什么

一位哲人说：评价一个社会的好坏，无须从政治、经济、体制的深奥烦琐处去分析研究，有一个很简单实用的方法，就是观察你的周围。假如那些极端自私的人、道德败坏的人、品性邪恶的人，过得很富有、很开心，这就是一个坏社会。反之，这三种人过得很落魄、很郁闷，这就是一个好社会。

——评判社会的标准

十岁受诱于饼干，二十岁受诱于情人，三十岁受诱于快乐，四十岁受诱于野心，五十岁受诱于贪婪。人，到底何年何月才会只追求睿智？

——卢梭

《民国记忆——〈读者〉插图版画精品》

《民国记忆——〈读者〉插图版画精品》是从鲁迅美术学院李晨教授多年来为《读者》创作的百余幅民国人物插图中，精选出30幅制作成的版画艺术品。成品尺寸：320mm×450mm；版种：石版；数量：限量发行80套。版画基材采用法国进口的康颂版画专用纸，制作精良考究，装帧大气沉稳，由作者亲自签名、编号，由读者杂志社颁发收藏证书，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和收藏价值。

户名：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兰州广场支行

账号：6200 1750 1010 5150 5588　　咨询电话：0931-8773243、8773350

定价：30000元

“《读者》光明行动”（26）

——用心看世界，用爱传光明

初夏时节，“《读者》光明行动”专家医疗队来到了河南兰考。

兰考是焦裕禄生前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也是焦裕禄精神的发源地。当年，焦裕禄曾带领兰考人民在这里治理风沙、内涝、盐碱地；今天，“《读者》光明行动”来到兰考，与特为“《读者》光明行动”捐赠25万元的华侨集团联合发起“华侨集团为河南兰考弱视儿童送光明”专项活动。华侨集团是一家集现代物流、环保能源、金融服务、钢铁终端服务为一体，全产业链经营、专业化管理的集团化企业。自成立以来，华侨集团始终坚持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公益活动。此次义诊，为兰考县16个乡镇的666名儿童进行了免费筛查，其中41个孩子符合救助条件，将赴京接受免费治疗。

华侨集团张总与接受救助的儿童及其家长进行交流

湖南湘西永顺县与保靖县均为国家扶贫开发县，因深处大山，耕地面积少，年轻人多到沿海地区打工，所以这里85%以上的孩子都是留守儿童。4月底，“《读者》光明行动”第15批免费筛查确定在这里进行。眼科专家为大山里的484名儿童进行了视力检查，并确诊100人患有弱视。依照就近治疗原则，5月底，第一批30名贫困家庭弱视儿童将赴武汉光彩明天儿童眼科医院接受免费治疗。

5月18日，“《读者》光明行动”专家医疗队将赴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普安县、晴隆县展开第16批弱视儿童免费筛查行动。腾讯乐捐通道已开通——“为贵州30名贫困弱视患儿筹集治疗费”，微信扫一扫即可捐款，数额不限，还可领取捐款箱，发起爱心筹款，邀请朋友“一起捐”。

“《读者》光明行动”两周年特别公益活动(一)
——“读茶 321”

随着全国爱眼日（6 月 6 日）的临近，“《读者》光明行动”马上就要两岁了！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力，让更多的人关注、帮助弱视儿童，读者杂志社携手读茶会，推出了“《读者》光明行动”两周年特别公益系列活动——“读茶 321”，邀请广州、上海、北京三地的艺术家，在可以体验黑暗与光影变化的特定空间，以吟诵、演奏、现场创作、行为艺术等形式，融合茶事、装置艺术与高新技术元素，传达公益主张。所有到场者不仅是参与者，也是演出者、互动者与传播者。

读茶会是由读者杂志社和北京墨飞荷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发起创建的互联网主题社交平台，旨在汇集优秀艺术家、作家、茶人，组成强大的主题社交资源阵列，通过组织、引导会员自主发起、参与线下主题活动的方式，打通线上和线下的沟通瓶颈，打破艺术与生活的疆界，以创造、发现、分享为主旨，为会员提供全面的社交生活新体验，让你在社交中找到同好、在平凡中找到乐趣、在生活中找到自己。

“读茶 321”特别公益活动，将在广州、上海、北京连续举办 3 场。读茶会做活动的理念可用 3 句话来概括，就是“我在的现场最好玩”“有你的生活最好玩”“做好事儿最好玩”，而读茶会的口号更简单直接——要你好玩！

2015 年 5 月 16 日，“读茶 321”第一场“万物生音乐诗会”在广州茂德公草堂成功举行。来自北上广三地的数十位音乐人、艺术家、诗人齐聚一堂，用灵性音乐演奏和诗歌朗诵的方式，为“光明行动”加油！

来自上海的著名音乐人石磊以家乡内蒙古的传统乐器冒顿潮尔（胡笳）开启了音乐诗会的序幕。黑暗中，悠远苍劲的胡笳声骤然响起，众人的思绪便飞到了大青山下、草原深处；接着出场的是来自北京的音乐人王星、雨岑，随后是广东著名音乐人田志林和民谣歌手钟志刚联袂出场，空鼓、呜嘟、口弦、印第安笛子、手指琴、吉他轮番上阵……5 位音乐人以“万物生”为主题，即兴发挥，与现场观众一起神游天外，感受天地空明、万物生发。

音乐告一段落，现场开始了一个特别的环节。广州著名茶人童童一袭素衣惊艳出场，现场表演唐代行茶艺术，并向到场的嘉宾奉茶。与此同时，由广东著名电视主持人、跨界艺术家马志海和青年雕塑家陈俊共同创作的装置艺术作品《读茶一号：万物生》出现在茶席旁，引起现场观众围观。这件装置作品如同一个闪闪发亮的宝塔，上面悬挂着数十张“光明行动”受助儿童的照片和许多芭比娃娃，以及风铃。它要表达什么？有何寓意？创作者并没有给出解释，而是希望观众自己去体会、去解读。

且吟且唱，且品且读，之后就是诗歌的时间了。马志海率先出场，朗诵唐诗《春江花月夜》。不愧是金话筒奖得主，全场观众都被他富有磁性的声音紧紧抓住，沉醉其中。著名国画家孙金龙同时表演“倒书”绝活儿，一时间，诗韵与乐韵齐飞，书香共茶香一色……

这是一场“诗由心，乐从灵”的心灵音乐会，是以诗歌和音乐来关注公益的艺术现场，是每一个参与者用心聆听的光明之夜。就像“读茶 321”一样，让我们一起倒数 3、2、1，为帮助更多贫困家庭弱视儿童而共同努力！

更多活动详情请关注读茶会微信账号：ducha798，或扫描下方二维码

读茶会，要你好玩！